

遠處隱約可見群山矗立。  
汽車又向前走了幾公里停了下來，學生們開始了他們的功課。人們靜靜地一聲不響，學生們象在課堂上一一樣記着筆記。各專業教員給他們講授該地的地質形成及地形。這就是莫拉也什蒂一維爾比格



一路上，地質學家是顯微鏡不離手的

# 煙

屠格涅夫

248



譯文叢書

荻源編

屠格涅夫著

陸蠡譯

煙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一日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四日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南京路一八八號  
重慶國民路四一五號  
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譯文選書  
煙  
屠格涅夫著  
陸龜編譯

定價十元

## 本書人物表

格里哥利·密哈洛未奇·里維諾夫（格里夏）

泰雅娜·彼得羅夫娜·薛斯宅夫（泰雅·泰悌安娜）

格利哥利的未婚妻

客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薛斯宅夫

泰雅娜的姑母

伊麗娜·巴夫洛夫娜·鄂西寧

維萊琴·弗拉迪米羅維奇·賴米羅夫

伊麗娜之夫

蘇崇·伊凡尼奇·坡圖茲

伊麗娜之友

羅斯蒂斯拉夫·巴倍夫

熱情家

塞蒙·揚科夫列未奇·伏羅希洛夫

軍官學校頭名畢業生

斯丹賈·尼哥拉伊奇·谷柏塞夫

假斯拉夫主義者

瑪得羅娜·塞斐諾夫娜·蘇亨威阿夫

好心腸的寡婦

底提·萃達舍夫

賭棍

比須察金

農事調停局局長

## 英譯本序

「煙」初刊於一八六七年，在屠格涅夫和維爾鐸一家朋友們定居巴登數載之後。當時的巴登是俄羅斯各種社會團體常聚集的地方，屠格涅夫得於逸暇中從容觀察在異邦人品評的眼中所見的本國人。所以這本小說是屠格涅夫的作品中最富世界性的。在曠曠的歐羅巴上流人物的大社會背景中，小輩的典型俄羅斯人，青年俄羅斯團的會員，是以爽利明快的手法雕鏤了出來。「煙」作為歷史的習作，雖則不及父與子和處女地重要，但對於俄羅斯人言，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這稱之為「過渡時期」，也不為虛，因為書中所描繪的世代，正介於六十年代的早期哲理虛無主義和七十年代的訴諸實際行動的政治性質的虛無主義之間。

雖則「煙」的時代俄羅斯的思潮顯然是過渡性質的，屠格涅夫憑着那種使第一流

藝術家有別於第二流藝術家的才能，憑着那種能從撲朔迷離捉摸不定的動態中抉擇精要的才能，一語破的地把斯拉夫的劣根性，意志薄弱的劣根性暴露了出來。「煙」是一種非難，一種正當的非難，不獨對於青年俄羅斯團，而是對任何團體；不獨對於新的或舊的理想，而是對那種頹唐軟弱，昏沉呆滯，無端着惱的卑屈的斯拉夫性格，那種論人論事則談吐風生光芒萬丈，而終局則往往一事無成的斯拉夫性格的非難。「煙」是一種非難，辛辣而同情的非難，對於一個目睹同胞們的弱點因而日趨失望，同時爲了同胞們的罪孽深重而對國家益發眷懷的男子的非難。「煙」是徒尚清談的世輩的針砭，一個痛心疾首於社會改革家和反動分子的叨諜，從孩子輩的身上省配起了父輩的罪孽，不禁對斯拉夫血液中的遺傳罪惡起了鄙夷之心的男子所下的針砭。這一回是不容妄事批評者來責備作者的偏頗了。「時日易喪」這嗟怨之聲是對貴族官僚和革命家雙方而發的。作者的鞭笞使用得那麼巧妙，每一打擊都落在雙方的背上。「煙」是彌可珍貴的政治諷刺作品，單就爲了這一點，在小說界中也是出類拔萃的。

「煙」的聲名是喧噪一時的，但是攻擊牠的叫罵怒罵聲更來得喧噪。本書的出版劃定了屠格涅夫和青年俄羅斯團最後一次感情破裂的鴻溝。下輩青年人永遠也不會原諒

他爲了他描寫了古柏廖夫，巴倍夫，伏羅錫洛夫，和蘇亨威阿夫夫人——這些典型，在當時任何革命團體和非宗教團體中間是不可勝數的。也許，在屠格涅夫進了墳墓——那兒寬恕展開完美之花——之後，會被人們原諒。這可不是屠格涅夫的過錯。在他的最後一本小說處女地中有了極佳的證明，證明了青年俄羅斯是偏見的。

把事情的原委說個明白罷。「煙」不是當時青年俄羅斯團的全部寫照（還不到時候）；因此，屠格涅夫降而求其次，頂好是從事駁擊那些吹牛大家，招搖撞騙者，和一羣附和他們的淺薄無聊的清談者流，連同那放任派的空洞公式。這種駁擊無可避免地招致了「爲不朽的事業」而工作的青年熱情家們的情怒；而俄羅斯的「不朽事業」又無可避免的老是和古柏廖夫之流糾纏在一起，正如不多年前，法蘭西的改革和布爾若等糾纏在一起的一樣；屠格涅夫晚景二十年中聲譽的衰落，都是由於他的坦白和對於俄羅斯自由主義的灼知。這也是無可避免的。被你曾經遭福過的人宣判死刑，是凡具有偉大單純的

◎放任派：Laissez-faire party 主張對人們的勞動，生產，採取放任，不受政府干涉。——譯者。

◎布爾若：George Bonlangar (1837-1891) 法國大革命時變法的將軍。——譯者。



心的人們的榮譽的十字章。

雖則「煙」裏面瀰漫着政治舞臺的酸辛氣味，雖則牠的開端和結尾都是籠罩在俄羅斯的黯黑的不能解決的問題的氛圍中，可是書中的兩位主角，里維諾夫和蒼麗娜，並不是政治人物。總算他們微幸，借古柏廖夫的話來說，他們是「屬於未成熟的一輩的」。里維諾夫這角色，只消一句話便可以把他交代。他是屠格涅夫所喜歡的典型男子，一個和他自己的性質相近的人物。溫和，沉靜，富有同情。屠格涅夫時常描寫這樣的人物；比方貴族之家裏面的拉夫列斯基，是里維諾夫的堂兄弟，一個年齡更大更陰鬱的男子。

但是蒼麗娜——蒼麗娜是無雙的；屠格涅夫在她的身上完成了她的典型，把她寫成了一個妖媚玲瓏的害人精。蒼麗娜將永遠地卓立在偉大藝術品的陳列館的長廊中，展開那種只消一顧盼便勾去里維諾夫半個靈魂和對泰憐安娜的愛的謎般的微笑。這作品的特殊成就便是她掙得了恰好等量的「善」和「惡」，使得善女人在她的身邊顯得平凡而壞女人則出落得不自然。尤其是爲了不可抗拒的天性，她徘徊取舍於里維諾夫和她自身之間的進退維谷之境，益令人們想像她是兼「善」「惡」於一身的。她熱烈地渴想做高貴一點，替女人的心獲得愛情真諦的理想；但是她只有把她所愛的男子弄得顛頭

倒倒的本領。她能夠做他的泰悌安娜麼？不，對任何男子都不。她生來便是叫人墮落，可是她自己却永遠不會墮落。當她第一脚踏進夙命無緣的歡樂，便替她自己種下禍根了。她永遠不會把她整個的心完全獻給她的戀人，她可是永遠被人迷惑的。

此外，她的才情，她的冷傲，她的美麗，使她保持清潔，不受那些出於無心的邪思的影響。這樣的女人是和托洛伊的海倫般的自古有之而又罕遇的。這樣的女人常見之於偉大的皇公世子的情婦們中間。而這被屠格涅夫取作荳麗娜的模特兒的，便是亞歷山大二世的情婦。

論到次要的脚色，泰悌安娜是屠格涅夫的筆的一個驚人的例子，只用半來打的筆觸，就把整個的性格描繪了出來。讀者就好像和她平生所熟識的：她的家庭生活，她的姑娘時代，她的溫良品質與特殊的生活方式，都底細地知道了；而她僅開口過兩次或三次。坡圖，厘只是里維諾夫的憂鬱的影子，但是很難說出這人物的描繪是一種多麼周至的藝術的精微。這位早衰的男子，假荳麗娜之手，事先把他的影子投在里維諾夫的前途上。如果屠格涅夫把坡圖也當作一個通常人物來描寫，就會使這小說流於平凡，失去微妙的勻稱，因為坡圖只是陪襯鮮明的人物的淡影而已。

就爐火純青的寫作技巧的傑作一例言，「煙」是經得起嚴格的檢查的。小說中明快秀麗的文采掩蓋了真實的力量，政治的辯難是毫不費力地穿插在戀愛故事中間，許多不利的批評得完全閃避開了；同時最錯綜複雜的步驟是當着憤怒的敵對者羣的面演出的，扮演者得安全地含着微笑退下舞台。這支筆，把蕭麗娜疊人的妖媚結果却寫成了並無其事，而里維諾夫追求赤誠的苦苦掙扎終歸團圓——這支筆，把這兩條線索交織着結纏着，直到本書中隱約的政治使命滯染上了言情的色彩，是纖細得如同只在森林的清朝閃爍了一回的銀色的蛛絲，成了記憶中的夢影，不留一絲痕迹。然而這本書，其中可以體味到風雨如晦的悲涼和秋風落葉的急驟，却是一個可恥的意志薄弱的熱情的故事，這熱情，正如屠格涅夫所說，斷送了生活，使之墮落，使之卑污。「煙」是文學作品中「熱情」的主觀的心理描寫的最佳模範，以法蘭西墓塚中的詞句，客觀地，清清楚楚地剖析了出來。牠的特點——我們不說是牠的優點——就在於牠的明澈，透徹，最隱昧的心裏現象，借着與日常生活的平凡意義的關連，被分析了出來。恰正在這一點心理分析上，託爾斯泰的筆尖滑走了，不能使讀者心折，也正在這一點心理描寫上，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分析似乎有點過火而澀，好像一個在霧中摸索的迷途者，屠格涅夫從外圍的世界給內在的世界投下一線輝光。

把這兩世界照得通明，顯出不濃不淡的本色。事實上，在近代的偉大藝術家們中間，要找出天生內心智慧和外表才華得到平衡的人們是不容易的。只有希臘人，給這世界帶來了個人創作的和鑒定的智力臻於完全諧和的偉觀，這是他人望塵莫及的地方。「煙」所表現的特殊的小說形式，（斯拉夫式的，藉着他們擅於心理描寫的天才）從頭到尾，在傳達思想和處理題材的方式上，都是古典的。屠格涅夫的魅力，平衡凌駕乎他的題材中勢所不免的病態之上，而有過之。

所以「煙」無論怎樣看法，是一本不朽的典藉。

一八九六年一月愛華德·加爾納序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日下午四時，巴登巴登著名的「塞喧廳」前面，聚集着很多人。連日天氣晴和，周圍的萬象——蔥蘢的林木，這歡樂的城市的明潔的舍宇，和蜿蜒起伏的羣山——一切，曬在煦和的陽光下，洋溢着沐浴日的喜氣；一切好像微笑着，帶着悠然自適的，迎人欲語的情態；人們的臉上也浮現着同樣的描畫不出的快樂的笑顏，不論老的，少的，俊的，醜的，都沒有兩樣。就是那些巴黎娼女們的塗滿了鉛華和脂粉的臉，也沒有使這生意欣欣的大千氣象減色，她們的玉顏六色的飄帶和羽飾，帽子上和面紗上閃爍着的金黃的鋼亮的星點，令人不禁連想起春雨汛中姹紫嫣紅的花朵和翔舞着彩虹般羽翼的羣鳥。但是那些從四面八方飄送過來的乾澀的，喉音的法蘭西語，可夠不上鳥兒的歌聲，連比也不能比。

一切無改當度地進行着。天幕底下的音樂隊，最先奏着托拉維亞泰。歌劇裏的一支雜曲，接着是史得勞斯的瓦爾茲。繼後是一首俄羅斯歌，歌名告訴她，是一位賣氣力的樂隊長把它譜入管絃的。賭廳裏圍繞着綠色的檯面，擁擠着老是同樣的幾個熟稔的面臉，帶着同樣愚鈍的，貪婪的，三分驚呆，四分着惱，完全貪得無厭的表情，他們都是賭得入了迷，各人弄成一副尷尬相，就是最貴族氣的也免不了。這裏坐着我們的老賭客，那位胖胖的服裝非常時新的從泰卜夫來的俄羅斯地主，圓睜着眼睛，胸口貼着在桌邊，以莫名其妙的癡癲似的忽邁，當收賭注者們高聲大喊說“rien ne va plus!”（「什麼也不行了」）的常見，也不顧他們的冷笑，用汗濕的手把金路易。一大堆一大堆的押在輪盤的四角上，這一來，

● 托拉維亞泰 *Traviata* (迷途者) 意大利三幕歌劇，F. M. *Puro* 編劇，G. *Vendi* 製譜。取材於小

仲馬之茶花女。一八五三年三月六日在威尼斯芬尼劇院 (*Teatro Fenice*) 處女上演。——譯者。

● 史得勞斯 (*Johann Strauss, 1804-1849*) 奧國作曲家。有「瓦爾茲之王」之稱。作品不下二百五十餘

首，以瓦爾茲 (一種舞曲) 占多數。——譯者。

● 金路易 (*Louis d'or*) 法國古金幣。始鑄於一六四〇年，路易十三在位時，一七九五年廢止。——譯者。

縱使他運氣頂好，也莫想贏錢的了。這樣的濫賭可並沒有絲毫妨礙他在當天晚上，以無獨有偶的激憤，極口奉承科珂親王的意見。這位科珂親王，是在野黨貴族著名領袖之一，他有一次，在巴黎瑪蒂爾特公主的客廳裏，很幸福地得能當着皇帝的面說：“*Maitre, le Prince de la propriété est profondément ébranlé en Russie.*”（「夫人，財產私有的原則在俄羅斯是連根動搖了。」）靠近俄羅斯樹，*à l'arbre russe*，我們親愛的俄羅斯男同胞們和女同胞們都照着往常的習慣聚集在那裏。他們傲岸地輕慢地風度翩翩地走攏來，大模大樣地溫文爾雅地互相招呼，儼然是當代文化最高層的人物。但是當他們碰面了，坐下來了，他們便完全不知所措，彼此找不着話說。他們只得拿一些可憐無聊的胡扯或者是從一位迂腐不堪的法蘭西沒落文人口裏聽來的一些極下流極平淡的笑話自足了。這位法蘭西佬會做過新聞記者，是一個多嘴的小丑角，不成樣的小腳版套着一雙猶太式的靴子，卑賤相的瘦臉上留了一抹可厭的老鼠鬍。他把查利梵里和丁泰曼黎的古老解題

● 查利梵里 (Charivari) 1833年法國 Charles Mathieu 等創辦之雜誌，原為政治諷刺，迨一八

三五年曾論及亞細亞，乃流傳於各國，其後歐美各報亦多有仿效者。

鏡當中的一些胡謔說給他們——à ces princes russes（說給這些俄羅斯公子皇孫們）——聽，而他們，*Ces princes russes*，（這些俄羅斯公子皇孫們，）軒然噴出感激的大笑，好像不由得他們不承認異國的談諧到底是高明得多多，而他們自己是絕對沒有本領創造出什麼有趣的笑話兒來的。可是這兒的人物幾乎都是我們社會的 *fine fleur*（名花，）「全是上流人物和時尚之鏡。」這一位是X伯爵，我們的舉世無雙的多才多藝者，一個深有音樂天稟的人，他常常像煞有介事地坐在鋼琴前面，「誦誦」着什麼歌曲，但是事實上沒有一次不是手指在鍵盤上瞎摸一通，連兩個不同的音符都分辨不清楚，他唱的調兒，有幾分像落泊的吉卜西人，又有幾分像巴黎的理髮匠。這一位是迷人的Z男爵，不論在那一方面，文學，政治，演說，偷牌，都是拿手。這一位，乃是Y親王，宗教與人民之友，他在酒精專賣的黃金時代，曾用頗茄汁攪和「服特卡」①冒冲上等酒出賣，因此趁機發了一注

① 丁泰曼察 (Tichmanetz) 一八五〇年法國 *Lary* 與 *Commerson* 在巴黎創辦的波賽羅劇酒房。  
——譯者。

② 服特卡 (Vodka) 一種烈性的酒。——譯者。



財；還有這位威聲赫赫的O·O·將軍，他曾經鎮壓過什麼亂子，又會和平過什麼案件，但是歸根結底仍是一無所長的傢伙，他自己不知道處理自己，還有一位非凡有趣的大胖子R·R·他把自己看作一個了不起的病人和了不起的聰明人，而實際，他壯健得像一匹公牛，而笨得像一段木頭……這位R·R·可說是當時碩果僅存的尚然保留着四十年代——「當代的英雄」的時代和伏羅亭斯基伯爵夫人的時代——執鞭子弟舊風習的唯一一人物。他仍舊保存着走路搖搖擺擺的特別步法和 *le cul de la pose*（舉止的信條）——這句話簡直不能用俄國話表示——以及那種不自然的對動作的講究，那種打瞌睡似的尊嚴的表情，那種不假言笑好像誰冒犯了他似的面色，那種張開大口打呵欠，攔斷別人說話，望望自己的指爪，從鼻孔裏哼出冷笑，突然把帽子從腦後扒到眉峯的習慣，如此等等，如此等等。這兒也有的是政府機關裏的官員，外交家，在歐洲負有時譽的要人，有計謀，有見識的人物，他們以為「金璽詔書」是教皇的教令，以為英國的「貧窮稅」是

① 當代的英雄 M. Y. Lermontoff 的散文小說——譯者。

② 金璽詔書 (Golden Bull) 十三五六年英國西世而下之勅令，規定機關事務之權限法者——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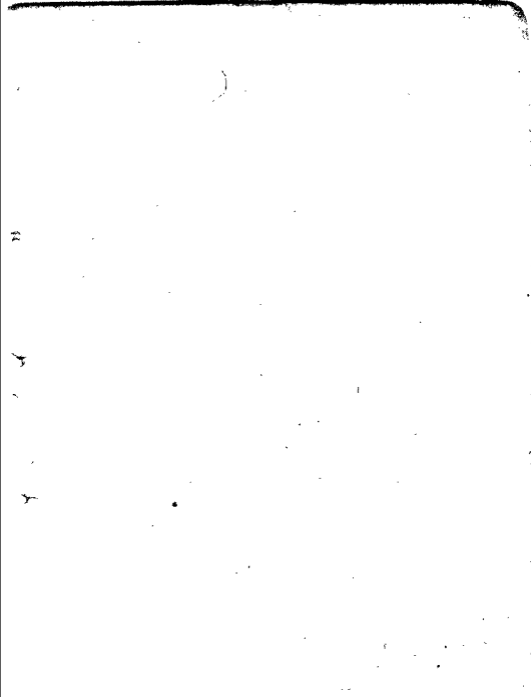
課徵在貧民身上的。這兒有的是熱情的，雖則臉皮太薄了一點，說話拌舌花兒的 *banes* aux *Camellias* (茶花女) 的崇拜者，年紀輕輕的哥兒們，頭髮梳得挺講究，從前額一直到腦後，兩邊分開，嘴角拖着兩綫很漂亮的鬚鬚，身上穿着真正倫敦出品的衣服，這些豪華子弟們，處處難免叫人想作他們和剛才說過的鼎鼎大名的巴黎沒落文人一樣，粗淺浮俗。但是啊，才分有遇不遇！我們貴國的國產好像不大流行；那位 S 伯爵夫人，著名的「時尚」和「派氣」(Grand Genre) 的女裁制員，嘴頭刁尖黠兒的把她起個綽號叫作「胡蜂皇后」或者是「帶頭巾的梅杜莎」的，她常巴黎文士不在之際，寧願歡喜結交些在當時多如過江之鱗的意大利人，摩魯達維亞人，美利堅降神術者，乖巧玲瓏的外國公使館的書記官和女性的然而早熟的善言悅色的德國小夫子們，而不歡喜本國人。跟着伯爵夫人的樣，便有一位白蓓黛公主，據說，蕭邦<sup>②</sup>枕在她的臂膀上斷了氣。(綜計蕭邦在她們的臂上

● 茶花女：小仲馬作小說及劇本茶花女中主人公。此處指一般妓女。——譯者。

● 梅杜莎 (Medusa)：希臘神話中蛇髮女怪。人看見她，便立即化成石頭。——譯者。

● 蕭邦 (Frédéric François Chopin, 1809-1859)：波蘭極有天才之鋼琴家。名作有夜曲等。——譯者。

斷氣的女子，在歐洲不下幾千；還有安娜公主，倘使那藏在骨子裏的粗魯的鄉下洗衣婦不要時常露出臉來，好像爛白菜的氣味透過名貴的琥珀香似的，她可算是能顛倒一切男子的；再有德露黛公主，她遭逢着這樣的不幸；她的丈夫有一個好差使了，忽然，*Dieu soit pourquoi*。（天知道爲什麼緣故，）他毆傷了市長，偷了兩萬盧布公帑，挾款潛逃；還有一位善笑的公主咕咕；一位工艱的公主噴噴。她們都把本國人撇在一邊，對他們不予理睬，禮貌不加。讓我們也把她們撇在一邊罷，撇開這些美麗的太太小姐們，讓我們離開俄羅斯樹，離開傍它坐着的穿了華貴的卻毫無風韻的衣服的仕女們。願上帝去解救她們，引她們脫離這消損她們的無聊的哀愁罷。



離開「俄羅斯樹」幾步遠，在一家魏佩爾咖啡店前面的一張桌子旁邊，坐着一個清秀的男子，年齡三十左右，中等身材，軀體單薄，皮色黧黑，有着一副器宇軒昂的和悅的面孔。他上身向前俯，雙手靠壓在手杖上坐着，看他那副寧靜自然的神氣，好像他從來不曾想到有旁人在注意他留心他似的。他的大而富有表情的棕黃色的眼睛悠然不迫地凝視着周圍，偶時爲了避免陽光的逼射，便蹙成一條縫，於是又定睛察看在他身邊走過的什麼奇裝怪服的人物，同時一絲孩子般的微笑，輕輕地掀動他美麗的口處，嘴唇，和翹起的短下巴。他穿着一件寬大的德國裁製的外衣，灰色的軟呢帽把他高廣的額角遮住了半截。在初眼看來，他給人的印象便是一個正直誠實聰明練達的頗有自信的青年，正如世界上許多青年一樣。他好像是在久長的工作之後來作一番休息。好像要從這展開在他的眼前的圖景

中尋取一點最純樸天真的娛樂，因為他的思想在很遠很遠的地方，而這思想也在移動着，在和目前完全不相同的一個世界裏。他是一個俄國人；他的名字叫作格里哥利·密哈洛  
宋奇·里維諾夫。

我們既然早遲要和他相識，那末把他的並不怎樣複雜和有趣味的過去借一言數語來敘說一下，也是需要的罷。

他是一個黽勉盡職的平民出身的退職官吏的兒子，一般人諒必料想他在都市中受教育，卻並不然，他是在鄉村間培植的。他的母親是個名門貴冑，皇家女塾的學生。她是一個心地良善的熱情的女子，可並不是沒有性格。雖則她比她丈夫年紀小二十歲，她卻儘可能地把他改造過來，把他從小官僚的生活軌道中拖出來，叫他過着地主的生活方式，把他的暴戾固執的性格化得柔和，化得優雅。全靠她，他開始服裝穿得整潔了，行動舉止也彬彬有禮起來；他開始尊敬讀書人，看重學問；——雖則，不庸說，他手裏是從不拿起書本的——他不賭咒罵人了，多方努力不輕微自己。他終至於也做到了走路也走得步履安詳，說話也低聲和氣，並且只限於談些高尚的題材，這些是費了他不少氣力的。「啊！這渾蛋東西真該揍一頓！」有時他心裏這樣想，但是口頭上他卻大聲說：「是，是，這樣……當然……這值得考

慮。」里維諾夫的母親照着歐洲風習管理家政；她使喚婢僕，不用親熱的「您」，而用多數的「你們」，從來不准任何人在桌上吃得囁嚅發呆。至於管理地產的方面呢，那便不是她和她的丈夫所能爲力了，她有一塊土地，很久以來便一任荒廢；這塊土地面積很廣，還有各色各樣的有用的附屬，有森林也有湖沼，湖沼的邊沿，從前還有一座工廠，是一個熱心的可沒有經營能力的地主建築的，曾經在一個好刁的商人手裏興旺過一時，而在一個良善的德國經理的監督管理之下完全虧折。里維諾夫夫人倒很知足，只要不把地產落到別人手裏，不欠賬，便引爲滿意了。不幸她缺乏一點兒健康，在她的兒子進莫斯科大學的那一年便因肺癆症死了。爲了一場風波，（讀者以後便會知道）里維諾夫沒有修完大學的課程，便跑回鄉下的老家，在那兒，不做事，不交遊，沒有朋友，閒蕩了一些辰光。多謝當地的鄉紳，他們並沒有懂得西歐「地主不在主義」的弊害理論，僅是爲了家傳的信念說「自己的親

● 地主不在耕作法 (Absenteeism) 這是在地主和佃農中間添了一個經理人或代管人的耕作法。源於地主終年在外遊歷，所以不得不找人代管。這方法弊害很多：第一，土地的租期不長，整理肥料都只顧目前；第二，對土地忽略不加改良，以致地土漸漸瘦瘠，出產減低；第三，經理人只知營圖牟利，剝削農民，原來供給地主和佃農兩戶的糧食，現在却要供給第三戶了。——譯者。

衫貼肉。」對里維諾夫白眼相加，所以他在一八五五年被徵去當兵了，克里米之役，他在裏海邊上泥屋中駐留了六個月，沒見過「聯軍」半個影子。害了一場傷寒症，險些兒把性命送掉。這之後，當然不是沒有不愉快的經驗的，他在貴族議院裏服務了一些時間。當他回到鄉間小住之後，他愛好起耕種來了。他發現了她母親的地產，在他的老老病病的父親的疎忽無力的管理之下，年中收穫不到十分之一的出產，倘若交給有經驗有技術的手中，是可以把它完全變成一個黃金窟的。但是他也發現到，他所缺少的正是經驗和技術——於是他跑到外國去學農業和工藝，從初步入門學起。他在麥克倫堡，錫里西亞，卡爾斯威安度過了四年多的時日，他遊歷了比利時和英格蘭。他一心一意地用功學習，搜羅各方面的智識；這智識的獲得大不容易，但是他始終不懈，克勝了困難，而現在，他信任自己，信任他的將來，信任他的對於鄉里隣人將有所貢獻，也許對整個地方能有所效勞，他預備回家了，那兒他的父親，爲了農奴解放啦，地產重新分配啦，農奴贖身啦，鋪而言之，爲了一切新的制度發愁，弄得完全莫名其妙，在寄給他的每一封信裏都帶着絕望的懇請和祈求，要他的兒子趕

這句話大概是「自己的子女貼親」，他們不讓自己的兒子去當兵，所以便把里維諾夫送去入伍了。



快回來。但是他爲什麼滯留在巴登？

他滯留在巴登，因爲他一天又一天地他的表妹，他的未婚妻，泰雅娜·彼得羅夫娜·薛斯它夫的到來。他在幼小時便和她廝混，並且曾在德萊斯登她姑姑家裏和她同度過一個春天和夏天。他對這位青年女親眷懷着一種異變的愛慕和尊敬，在他的乏味的預備工作結束之後，在他準備踏入一個新的境地，開始一種腳踏實地的非官場的事業的當兒，因爲她是他所鍾愛的女人，又是他的侶伴和朋友，就向她求婚，要求把她的生命和他的連結在一起——同安樂，同憂患，同勞苦，同休息，引用英國人的一句話，就是 *for better, for worse*。（也好，歹也好。）她答應了。他須得回卡爾斯盧安去，因爲他的書物，抄本，行李都留在那兒……但是你還得要問，他爲什麼留在巴登？

他滯留在巴登，因爲撫育泰雅娜長大的姑母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薛斯它夫，一位五十五歲未出嫁的老處女，一位心地良善，正直誠實而有點兒孤傲的靈魂，極容易燃起捨己獻身的熱火的自由主義者，一位 *esprit fort*（意志堅強者）——她讀過史得勞斯的作品，雖然她把這樁事瞞着她的甥女——一位民主思想者，貴族政治和時流社會

● 史得勞斯大概是指 (*Frédéric Adolphe Strauss, 1817-1865*) 德國小說家——譯者。

的死對頭，可是她，抑不住誘惑，想在比方如巴登這樣時髦的地方瞧一瞧貴族的社會……  
略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不穿硬裙子，<sup>①</sup>斑白的頭髮剪成短短的一圈，但是對奢侈和華麗卻暗地私心愛好着，拿這些來嘲罵一頓或表示對它們的輕蔑便是她頂歡喜的消遣。雖能夠拒絕這位好老太太，不讓她開開心呢？但是里維諾夫是這樣地寧靜，從容，這樣地懷着自信疑視着他的周圍，因為他的生活是這樣清楚地描劃出在他的面前，因為他的前程是確定的，因為他以自己的前程自傲，並且以這親手製造出來的事業而欣然得意。

① 硬裙子（Caroline）用鋼骨撐開的裙子——譯者。

「哈哈他在這兒！」里維諾夫突然在耳朵根聽到一陣尖急的聲音，一隻肥滿的手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擡起頭來，發見了原來是他的寥寥可數的莫斯科舊友中間的一個，姓巴倍夫，一位老好的一點沒有脾氣同時一點也沒有用的傢伙。他不再是年青了，一條軟綿綿的鼻子和鬆弛的頰肉，好像放在開水裏泡過似的，頭髮油污蓬亂，身材矮胖。老是有錢，老是不論在什麼事情上面都大驚小怪，羅斯蒂斯拉夫·巴倍夫沒有目標地，哄哄鬧鬧地，在我們長受罪的萬物之母的地球表面上，漂泊來去。

「真是他鄉遇故知啦！」他又說，瞪着肥得沒縫的細眼睛，嚙出兩片肥厚的嘴唇皮，在這上面，幾根碌碌落落的染色的鬍子生得怪難看的。「啊，巴登，統天下的人都像黑壳虫般地奔集到這兒來了！你是怎樣來的，格里夏？」

巴倍夫對不論什麼人都用教名●稱呼的。

「我到這裏三天了。」

「從那兒來？」

「你問它幹麼？」

「真說得好，問它幹麼？但是等一等，等一等，格里夏，也許您沒有留心到剛才誰來了這裏啦！谷柏廖夫本人來了這裏啦！他親身到這裏來！昨天，從漢得爾保來的。你當然知道他的能。」

「我聽到過別人說起他。」

「竟沒有一面之緣麼？天立刻就在這一分鐘內我非拉你一道兒去見見他不可。不認識這樣的一個人啊，順便……這一位是伏羅希洛夫……且慢，格里夏，恐怕你連他也不認識，我很榮幸替你們彼此介紹。兩位都是有學問的人！他是一隻鳳凰，真的！大家抱吻罷！」

● 格里夏：格里夏的暱稱——譯者。

● 俄國人的名字，可分三部分。第一字是教名，第二字是父名，最後是姓。直稱教名，是不客氣的。——譯者。

說了這話，巴倍夫轉身向着站在他身邊的一位神清氣爽，雙頰緋紅，但是臉帶幾分早熟的假正經的漂亮青年。里維諾夫站起來，當然不會和鳳凰抱吻，只是和他交換了一個簡慢的鞠躬，那鳳凰瞧他那副生硬筆挺的樣子，可知他對於這初未料及的介紹，並不見得怎樣高興。

「我說他是一隻鳳凰，我並不撤回我的話。」巴倍夫接着說：「跑到彼得堡××軍官學校裏去看一看那金榜；誰的名字掛在頭名，不是塞蒙·揚科夫列未奇·伏羅希洛夫還有誰！但是，親愛的老夥計，我們要飛到谷柏廖夫那里去，谷柏廖夫，谷柏廖夫，我絕對地崇拜這個人，也不單只我一個，任何人，不論賢愚貴賤，都拜倒在他的腳前啊！他正在執筆中的著作是多麼……哦——哦——哦！」

「那一方面的著作？」里維諾夫問。

「不論那方面，我親愛的孩子，仿巴克爾的筆法……只是更深刻，更深刻……在這

① 巴倍夫 (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 英國歷史家。筆法清簡，見解深刻。作品有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譯者。

部著作裏面凡百事象都解決了闡明了。」

「你讀過這部作品沒有？」

「不，我沒有讀過；這真是一樁傳揚不得的祕密；但是從谷柏廖夫那兒可以得到一切你所期待的，是的一切。」巴倍夫緊握着兩手歎了口氣。「啊，假使俄羅斯多產生了兩三個像他那樣的天才，啊，我們所見到的將是怎樣的另一番面目！天哪！讓我告訴你一樁事，格里夏；無論你近來從事於何項事業——我可不知道你大致在幹什麼事業——無論你有何種信仰——我也不知道你的信仰——從谷柏廖夫那兒，總有點什麼可以給你指示的。可惜他不在此地久住。時設不可失，我們必得去。去他那兒，去他那兒！」

一個路過的紅髮髮的闊大少，低矮的帽冠上飾着一條天藍色的絲帶的，回過頭來，帶着諷嘲的微笑，從眼鏡底下朝巴倍夫盯了一眼，里維諾夫僞了。

「你嘩啦啦嘩啦啦什麼啦？」他說：「別人當你在趕獵，嗾着獵狗呢，我晚飯都還沒吃哩！」

「這算得什麼！我們馬上可以到魏佩爾去……三個人一起……好極了！」他又輕輕地添問了一句：「你有錢替我惠鈔麼？」

「有，只是我不曉得——」

「請你不要多說：你得謝謝我，我一定高興去的啊，天哪！」巴倍夫自己打斷了自己的話。「他們在奏「歐娜尼」<sup>①</sup>最後的一段了。多麼美！……O som…… mio Carlo……說來見笑，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一下子就會流淚了。喂，塞蒙·揚科夫列未奇，我們一道去麼，嚶？」

一直站着沒動仍舊裝着剛纔那副筆挺莊嚴樣子的伏羅希洛夫，會意地垂下眼皮，繃起眉頭，在牙齒縫裏囁囁地漏出幾句話……但是沒有拒絕；里維諾夫想：「算了罷，去也無妨，好在我儘有時間。」巴倍夫攬上他的臂。在轉身到咖啡館去之前，他向騎術會俱樂部的那名賣花女郎伊莎佩招呼：他心想向她買一束花。但是這貴族的賣花女睬也不睬，真的，憑什麼能夠引她走近一位不戴手套，穿一件飢餓的斜紋布短上衣，條花領帶，皮鞋後跟都

① 歐娜尼 (Ernanu) 意大利四幕歌劇。取材於蘭果的劇本歐娜尼。F. M. 普魯編劇，G.  Verdi 作譜。

一八四四年三月九日在威尼斯劇院處女上演。O. Scarpino Carlo (舉風雨之極樂) 係該歌劇中第

三幕七人合唱爲 Verdi 生平傑作。——譯者。

磨半了的在巴黎素未見過的男子呢？於是伏羅希洛夫朝她招呼，她跑過來了，他從她的花籃裏揀了一束小小的紫羅蘭，投下一個弗羅林，他想他的豪爽會給她一驚，可是她眉角兒毫都不動，而他轉過頭來的時候，反而輕蔑地掬一掬嘴唇。伏羅希洛夫衣服穿得很時髦，可說是很華貴的，但是在巴黎姑娘有經驗的眼睛裏，從他的態度上，從他的舉止和走路的姿勢——帶着幾分受過早期軍事訓練的痕迹——上便立刻可以看出他是缺少嬌派的單純的「式克」的。

當我們的朋友們在魏佩爾的正廳餐室揀個位置坐了下來，點了菜之後，他們便開始談話了。巴倍夫談起谷柏廖夫所占的極大的重要性，說得很響亮，很熱烈，但是一下子停止說話了，只是喘息着啣着作聲地咀嚼着酒，乾過一杯又是一杯。伏羅希洛夫吃喝得很少，好像勉強應酬似的。他問起里維諾夫的工作是什麼性質，接着便發揮他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和剛纔發問的里維諾夫的工作性質倒很少關連，而是對其他各色各樣的一般問題發

① 弗羅林 (Floren) 一八四九年來通行之英國銀幣，約值二先令。——譯者。

② 式克 (Chic) 意云時髦，摩登，風流。——譯者。



的……突然他熱情起來了，好像一匹野性發作的奔馬，勇敢大膽的，剛毅果決的，把每一個字每一個音節都咬得着實實，給它一個應有的分量，好像一個有把握的應最後一場考試的見習軍官，帶着一種急激的不得體的姿勢說着。因為沒有人去攔阻，他便一刻刻地越說越流利，越說越起勁了，好像在宣讀一篇論文或一篇演講。最近的幾位科學界權威的名字——連同他們的生死年月——剛出版的小冊子的標題，以及許多名字，名字，名字……

從他的舌尖上驟雨般傾瀉下來，予他以極大的滿足，這在他發光的眼睛中反映出來。伏羅希洛夫好像是鄙視一切古的，舊的，只有現代文化的精華，最新近最高深的科學理論的要點，才值得評鑑，他提起，雖則有點牛頭不對馬嘴，一位叫作曹安本哲兒醫師寫的關於美國賓寧凡尼亞州牢獄生活的書，或者是昨天 *Asiatic Journal* (亞細亞日報) 上刊載的關於「吠陀」經典和「印度古事記」的文章，(他把 *Journal* 這個字讀成英國音，雖則他英語確是一點兒也不懂) 好像這於他是一種真心的喜悅，一種愉快。里維諾夫聽着，聽着，可分辨不出究竟那一項是他的專門。一會兒他談到克勒特民族。在歷史上的地位；一

● 克勒特民族 (Celts) 歐洲古民族之一。曾居於歐洲中西兩部。今其裔裔散布於愛爾蘭，威爾斯，蘇格蘭，高原及法國北境。——譯者。

會兒又說到上古史，講到伊齊尼石刻，<sup>①</sup>又不憚其煩地反覆談論到斐地亞斯<sup>②</sup>。以前的彫刻家鄂尼塔斯，<sup>③</sup>可是這位彫刻家到他的手裏又變成了約拿單，<sup>④</sup>弄得全部的談話又像聖經故事又帶點美國史的味兒；接着他又一跳跳到政治經濟學，稱巴斯夏<sup>⑤</sup>爲笨伯，蠢貨，

● 伊齊尼石刻 (Aeginetan Marbles) 一八一一年在希臘 Aegina 島發見的石刻，爲紀元前五世紀的

古代雕刻物。——譯者。

● 斐地亞斯 (Phedias, 500-430 B. C.) 古希臘雕刻家。——譯者。

● 鄂尼塔斯 (Onatas) 希臘伊齊尼島雕刻家。生卒年月不可考。傳知其曾與 Polygrotus 合作雕刻雅典

神廟。——譯者。

● 約拿單 (Jonathan) 古代以色列民族之王，掃羅之子，大衛王之保護者。死於基利波戰役 (耶穌降生

前二〇五五年) 事見舊約撒母耳記上。和他同名的，有一對奧利堅的兩兄弟，係「共濟會」會員。在英國

開國史上特舉威靈頓統帥過不少力的。時人有諺曰：「精教的拿單兄弟。」這約拿單的名字成了美國

人的綽號，正如 Uncle Sam 之爲美國人的綽號一樣地普遍。——譯者。

● 巴斯夏 (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 法國社會思想家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的學說帶着濃

重的十八世紀的樂觀的自然主義，這就是說：相信「E natura (自然的法則)」。——譯者。

「和亞當斯密」以及其他「重農主義者」一樣的混蛋。」「重農主義」巴倍夫緊跟着低聲問……「是不是「貴族政治」」……伏羅希洛夫又一下子把巴倍夫弄得莫名其妙，害他做出一副迷惑的臉相，就是在許多談話中對他無意中對麥考萊下了一句批評，說他是一個舊式的作家，他的地位應該是被現代歷史科學取而代之了；至於奈斯得和黎耳，他宣稱說，那是值不得一提，於是聳一聳肩膀。巴倍夫也聳一聳肩膀。「這一切，沒甚根由的，在陌生人的面前，一古腦兒搬出來，在咖啡店中……」里維諾夫望着他新朋友

① 亞當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 蘇格蘭經濟學家，原富倫的作者——譯者。

② 重農主義者 (Physiocrats) 是十八世紀 Quesnay, Gournay 諸人所創的學說。他們的立論是：大地為唯一的富源，社會的組織應該照自然的法則 (Jus naturae)——譯者。

③ 麥考萊 (Baron Macaulay of Rothly, 1800-1859) 英國歷史家，散文作家，政治家，詩人。法國大革命史的作者——譯者。

④ 奈斯得 (Rodolphe Guesst) 德國自由主義派政治家。黎耳 (Wilhelm Heinrich Riehl) 德國作家，關於政治經濟史地著作甚夥。——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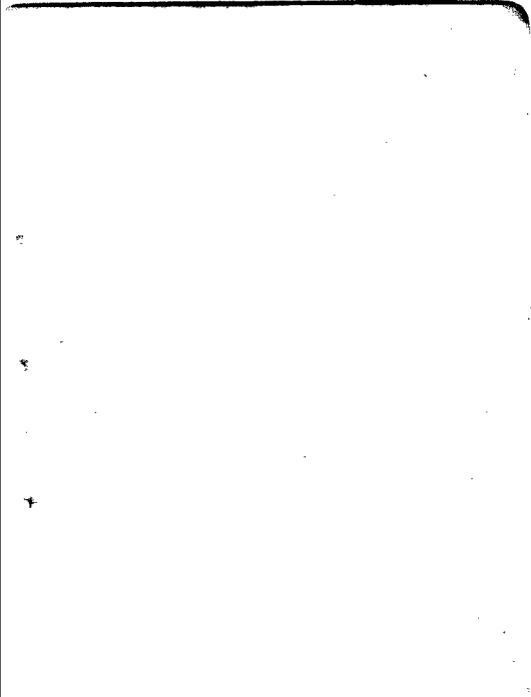
美麗的頭髮，明滿的眼睛和雪白的牙齒想着（尤其是看了那副糖塊般潔白的闊牙齒和不合拍揮舞着的手，他覺得非常不順眼。）而他，笑都不會笑過一次；縱然如此，他好像還得是一個好人，完全不懂人情世故似的。」伏羅希洛夫終於平靜下來了，他的年青響亮而尖銳的小公雞似的聲音有點兒嘶啞了……」巴倍夫抓住這機會來誦一首詩，又是險些兒迸出眼淚來了。這副哭喪臉和哭腔，使得靠他們近旁的一張桌子上坐着的一家英國人露出輕蔑的神色，而在另一張桌上，坐着兩個巴黎娼女和戴着紫丁香花式假髮的男子的，却吃吃地笑了。侍者遞上賬單來，朋友們付了鈔。

「好啦，」巴倍夫吃力地從椅上站起來，「現在，喝了這杯咖啡，趕快走。」他又在大門口站住，幾乎是樂不可支地用柔軟發紅的手指指着伏羅希洛夫和里維諾夫說道，「那兒，是我們的俄羅斯！你們對她作何感想……」

「俄羅斯，是的，」里維諾夫想；這時候伏羅希洛夫臉上已經恢復剛才那副一心專注的表情了，又是謙遜地微笑一下，兩隻皮鞋後跟輕輕地拍的碰了一響。

五分鐘後他們三個人一同奔上史丹賈·尼哥拉未奇·谷柏廖夫下榻的一家旅館的樓梯……一位戴一頂有黑紗面幕的帽子的修長苗條的貴婦人，從樓梯上匆遽地跑下

來。她一瞥見里維諾夫，突然回過頭來朝他看了看，好像着魔似地站住了。她的隱遮在面紗的細密的網眼底下的臉不由得泛起一陣紅暈，接着很快地蒼白了；但是里維諾夫並沒有注意到她。貴婦人比適纔的脚步更來得急促地，跑下寬闊的梯級。



「這位是格里哥利·里維諾夫，好青年，純正的俄羅斯魂。我來推薦給你。」巴倍夫喊着說，引里維諾夫見一個身材矮短，鄉下地主模樣的男子，這男子的硬領沒加扣，穿一件短外套，一條灰色的早晨便褲，披着一雙拖鞋，站在光線充足傢具非常講究的旅館房間的中央。這一位，巴倍夫回頭向里維諾夫說，「便是他，便是他本人，懂麼？那末，一句話，谷柏廖夫。」

里維諾夫好奇地望着「他本人」。初眼看來這人的身上並沒有什麼異乎常人的地方。他所見到的是一位外表有幾分粗蠢相的體面紳士。前額廣闊，大眼睛，厚嘴唇，濃鬍子，粗頸，眼光打斜只往地上瞧。這位紳士敷衍地笑了笑，說「嚟……啊……很好……我非高與……」伸手捻一捻鬍鬚，登時轉過身，把屁股朝着里維諾夫，帶着舒緩的怪樣的搖擺在地氈上踱了幾步，好像怕人聽見似的偷偷閃閃地走着。谷柏廖夫有一種習慣，老愛走來

走去，用他長而堅硬的指甲巴一巴捋一捋鬍子。在這房間裏除了谷柏摩夫之外還有一位年紀五十左右的老婦人，穿一身破舊的絲質長袍，黃得和檸檬一樣的非常靈活的臉，上唇生着黑鬚毛，眼睛溼漉漉地轉，好像要爆出來；另外還有一位矮胖男子，駝着腰坐在角落裏。

「喂，敬愛的瑪得羅娜·塞蒙諾夫娜，谷柏摩夫轉身朝向老婦人，顯然他認為沒有替她介紹維諾夫的必要，開口問她說：「你剛纔講點什麼？」

這位婦人——她的名字叫做瑪得羅娜·塞蒙諾夫娜·蘇亨威珂夫——她是一個寡婦，沒有孩子，也沒有錢，兩年來只是東漂西泊，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立刻開始以異樣的義憤填膺的激昂說：

「於是他求見那位公爵，對他說：『閣下，以你這樣的官職和地位，來從輕發落我的命運，難道要化費什麼麼？』他說：『可我不能不尊敬我理想的純潔性！』他又說：『在這時代，還能夠迫害一個人，只是爲了他的理想麼？』你們想這位公爵，這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尸居高位的權貴怎樣處置？」

「他怎樣處置呢？」谷柏摩夫問，帶着思索的神氣，燃點一根紙煙。

老婦人挺一挺腰幹，伸出皮包骨頭的手，翹起一個食指。



「他喊了聽差來，對他說：『馬上，替我剝下這傢伙的外衣，剝下來的衣服你拿走就是，我賞給你。』」

「聽差把他的外衣剝下了麼？」巴倍夫撫着手臂問。

「剝下來了，拿走了。這便是白爾瑞洛夫公爵所做的事，這位炙手可熱的著名豪富的貴人，政府的代表！這之後，我們還有什麼可指望的！」

蘇亨威珂夫人整個脆弱的身體都為憤怒而震顫了，她臉上起了瘰癧，乾癟的胸脯在貼平的胸衣底下劇烈地起伏着；她的眼珠，那不消說，差點兒就要爆出來。它們老是像要跳出來似的，不論她說些甚麼。

「必得昭雪的恥辱啊，必得昭雪的奇恥大辱啊！」巴倍夫喊道：「沒有一種刑罰夠得上他們！」

「噫……噫……從頭到腳都腐爛了，」谷柏廖夫說，並沒有提高聲音。「在這種情形之下刑罰是不……這需要另一種手段。」

「但是且慢，這確是真的麼？」里維諾夫問。

「真的……」蘇亨威珂夫人連忙分辯，「絕對沒有懷疑的餘地……簡直不……」

該……懷疑。」她說話時的一股大勁，連身子都扭動了。「這是一個誠實可靠的人告訴我的。你史丹賁·尼哥拉末奇，你認識他的罷，譚理斯得拉它夫·喀比登。他又是從一個當場目睹者，親眼看見這樁醜劇的人那兒聽來的。」

「那一個譚理斯得拉它夫·喀比登？谷柏廖夫問，「住在喀山那傢伙麼？」

「就是他。我知道，史丹賁·尼哥拉末奇，有個流言說他從承包工程的或釀酒精的或別的什麼人手裏賺了一筆賄。但是這句話是誰說的？貝利喀諾夫說的！怎能夠相信貝利喀諾夫呢，誰都知道他只是一個——偵探。」

「不對不起，瑪得羅娜·塞蒙諾夫娜，巴倍夫插口道，「貝利喀諾夫是我的朋友，他並不是偵探。」

「是的，是的，他的確是一個偵探！」

「請你聽我說——」

「一個偵探，一個偵探！」蘇亨威珂夫夫人尖聲喊叫着。

「不，不，等等，讓我告訴你，巴倍夫也尖叫着。

「一個偵探，一個偵探，蘇亨威珂夫夫人堅持。

「不，不！你可是指坦塔列葉夫，那又是另一回事。」巴倍夫用全部的肺量吼。

蘇亨威珂夫夫人靜默了一會兒。

「我知道關於他的一樁事實，」巴倍夫用平常說話的低聲說，「當他爲秘密警察傳訊的時候，他匆匆在卜刺岑喀蘭帕夫伯爵夫人的脚前哀求道：「救救我，替我說說情罷！」但是貝利喀諾夫決不會鄙卑到這地步。」

「噫……坦塔列葉夫……」谷柏摩夫喃喃地說，「這……這種人我們應該注意。」

蘇亨威珂夫夫人輕蔑地聳一聳肩膀。

「都是一邱之貉，」她說，「但是我還有一個更妙的關於坦塔列葉夫的故事。誰都知道的，他對付起農奴們來是一個魔王，但是他自稱是農奴解放者。卻說有一次，他坐在巴黎的一位朋友家裏，突然間進來了昆荖爾·史笛安夫人——你知道，黑奴編年錄。坦塔列夫是一個異常歡喜出風頭的人，他要求主人給他介紹；但是史笛安夫人一聽到他的名字，

● 昆荖爾·史笛安夫人 (Mme. Beecher Stowe, 1812-1896) 美國女文學家，黑奴編年錄 (Uncle

Tom's Cabin) 的作者——譯者。

「什麼？」她說，「他想自薦到黑奴顛天錄的作者的面前來麼？」於是「拍」地在他的頰上打了一個耳光！「滾罷！」她說，「馬上滾！」你想他怎樣？坦塔葉夫拿了帽子，垂頭喪氣地溜走了。」

「我想這說來未免誇張，」巴倍夫說。「滾罷，」她當然說過，這是事實，但是她不會打他耳光！」

「她打了他耳光，打了他耳光！」蘇亨威珂夫夫人帶着癡癲的緊張說：「我並不捕風捉影，憑空造謠。而你却和這些人做朋友！」

「對不起，對不起，瑪得羅娜·塞蒙諾夫娜，我從來不曾說過坦塔葉夫是我的朋友；我是說貝利塔諾夫。」

「即使坦塔葉夫不是你的朋友，那末是另一個，比如，密哈育夫，總是你的朋友罷。」  
「他作了甚麼呢？」巴倍夫問，預先露出着驚的樣子來了。

「甚麼？難道你還不知道？他在坡士尼遜斯基大街公然於稠人廣眾中大聲疾呼說凡是自由主義者都該坐班房才對；更有甚者，他的一個老同學——當然是窮的——來見他說，「我可以和你一起用晚餐麼？」而他這樣回答：「不行；今天有兩位伯爵和我一道用

餐……你獨自個兒去吃罷！」

「但這是一種造謠中傷，我不敢相信！」巴倍夫高聲說。

「造謠中傷……中傷？……第一點，梵盧希金公爵也在你的密哈育夫家裏用餐——」

「梵盧希金公爵」谷柏廖夫嚴厲地插口道：「是我的表兄弟，但是我拒絕他來我家裏……所以簡直沒有提起他的必要。」

「第二點，」蘇亨或珂夫夫人向谷柏廖夫表示服從地點點頭繼續往下說：「這是普刺斯科夫耶·揚珂夫列夫娜親口告訴我的。」

「你引得個好證人！她和薩爾基莎夫是頭等造謠專家。」

「我請你原諒，薩爾基莎夫是個撒謊專家，這是真的。他死亡父棺材上的緞罩偷走，我一向否認；但是普刺斯科夫耶·揚珂夫列夫娜——這不能相提並論的啊！記得她多麼豁達大方地離開她的丈夫！但是，我知道，老是準備着……」

「算了罷！夠了，夠了，瑪得羅娜·塞蒙諾夫娜，」巴倍夫打斷她的話，「讓我們丟開這種無聊的廢話，讓我們沖飛得高遠點兒罷。我是一個食古不化的人，你知道。你讀過 *Mitie de la Quintinie* 麼？這真美！同你的主張不期而合！」

「我久已不讀小說了，」蘇亨威珂夫夫人乾澀粗忽地回答。

「爲什麼？」

「因爲我現在沒有時間；我只想着一樁事，縫衣機。」

「什麼機？」里維諾夫問。

「縫衣機，縫衣機，每一個女子都得購置一架縫衣機，大家來組織一個團體，這樣就可以賺得各人的衣食，立刻就能夠自立了。否則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得到解放的。這是一個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社會問題。我曾經拿這問題和波列斯拉夫·史丹特尼茨基辯論過。波列斯拉夫·史丹特尼茨基頗有幾分特異的天分，但是他把這樁事情看得非常輕薄，他什麼也不說，只是笑。呆虫！」

「時辰到了大家都得起來清算，以彼所施人的還施其身，」谷柏摩夫半啟訓半預言似地從容不迫地說。

「是啊，是啊，」巴倍夫承着他的口氣，「以彼所施人的還施其身，一點兒也不錯，還施

其身。但是，史丹賞·尼哥拉未奇，」他放低聲音添了一句，「你的偉大作品進行得怎樣？」

「我正在搜集材料，」谷柏廖夫繃一繃眉頭回答道；於是轉臉朝着里維諾夫——這時候他正被這些雜七夾八的不熟識的名字和背後酸澀的瘋狂弄得頭昏了——問起他的志趣是在那一方面？」

里維諾夫滿足了他的好奇心。

「啊！這是說，自然科學當作一種進修，這是很有用的；當作進修，不能作為最終標鵠。眼前的目標應該是……噫……應該是另一回事。容許我問你的見解怎樣？」

「什麼見解？」

「是的，這就是說得確切點，你有什麼政治見解？」

里維諾夫微笑了。

「嚴格地說，我沒有政治見解。」

坐在角落裏的矮胖男子聽到這句話便急速地擡起頭來，注意地望着里維諾夫。

「這怎麼成？」谷柏廖夫帶着一種特殊的和顏悅色說。「你是尙然沒有思索到這問題呢，還是覺得厭倦了？」

「我得怎麼說呢？我以為，我們俄國人要有什麼政治見解或者假定自以為有什麼政治見解，這還嫌太早了點。請注意我所指的「政治」是照法定的意義而言的，至於——」

「啊他是屬於思想沒有成熟的那一羣的，」谷柏廖夫以同樣的和顏悅色的態度打斷里維諾夫的話，於是走近伏羅希洛夫，問他讀過他贈送給他的小冊子沒有。

伏羅希洛夫自進門後不曾說過一句話，只是皺一皺眉頭，翻一翻白眼，這使得里維諾夫好生奇怪（照例，他或則演說一番，或則絕對不開口的。）現在他像兵士一樣地挺一挺胸脯，靴後跟碰了一響，點頭表示讀過了。

「那麼，怎麼樣？你歡喜它麼？」

「關於那些原則，我歡喜它；但是我不同意於那些推論。」

「噢……可是安得列·伊凡尼奇對這本小冊子很讚賞。等一會你把你的疑點遞給我聽。」

「你願意寫成一篇文章給我嗎？」

谷柏廖夫顯然驚異了，他沒料到這句話；可是隨後想了想，他回答：

「是的，寫成文章。順便，我要求你也把你的意見解釋給我聽……關於……關於「組



合」的。」

「你是指拉薩爾式的組合，還是許茲·達里茨須式的。」

「噯……雙方。你知道對於我們俄羅斯人，一樁事業的財務方面是特別重要的。是以「勞工同盟」為核心……我們須得縝密地研究一番。我們必得深進一步。還有計口授田的問題……」

「你呢，史丹賈·尼哥拉末奇，你對於「每人應得的田畝數量」的意見怎樣？」伏羅

◎ 拉薩爾 (Ferdinand Lassalle, 1825-64) 德國勞工運動領袖。他是第一個含政治性質的德國勞

工團體 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 的首倡者。(一八六三年) 他相信「工資鐵則」的理論，主張由政府將資金貸給勞動者，組織生產合作社，故可以說是完全與政府採取合作，而不採取競爭方式的。許茲·達里茨須 (Hermann Schulze-Delitsch, 1808-83) 的理論則異是。他主張組織

自給自足的合作社，不賴政府援助。當時兩派爭辯甚烈。許茲曾設立信用合作銀行，成績極佳。一八六七

年魯普士邦批准了合作法。(一八八九年成為帝國憲法的一部份) 他的功勞是不可沒的。——譯者。

◎ 勞工同盟 (Arbeitervereine) 一種自由參加的勞工組織，目的在履行契約，保障利益。——Haywood 英譯本註。

希洛夫以尊敬的懇勸的聲音問。

「噫……還有『土地共同耕作制度』。谷柏摩夫說，他深深思索了，咬着一撮鬚子，眼睛盯在桌腳上。『土地共同耕作制度！你懂得麼？這是一個大字眼！那末那些燎原的火勢的意義何在呢？那些……那些……政府對於主日學校，閱讀處，報章雜誌的嚴暴手段，和拒絕農民在保障他們將來地位的憲章上簽字，說完了一句，波蘭發生了什麼事變啦？你看到麼……噫……噫……我們……我們要 and 民衆連合起來……找出……找出他們的意見——』突然間好像一種沉重的幾乎是憤怒的情緒占有了他；他臉色發青，呼吸急促起來，但是眼睛仍舊不離地面，繼續咬着鬚鬚。『難道你不看見——』」

「葉夫斯葉夫是個渾蛋！」蘇亨威珂夫夫人突然高聲地喊。原來巴倍夫在低聲地和她說些什麼話，沒有顧到這裏的主人。谷柏摩夫急速地轉過腳跟，於是又開始在室內拐着新的賓客到來了；在黃昏垂盡的時分聚集了相當多的人。在這些人的中間，也來了葉夫斯葉夫先生；就是剛纔被蘇亨威珂夫夫人那樣刻毒地臭罵過的。她卻立刻眉花眼笑地

和他談話了，並且要他伴送她回家；這兒也來了一位姓比須察金的，一個理想的農事調停局局員。●這種人，也許正是俄羅斯眼前所急於需要的——這就是說，一位膚淺的，沒有學問，沒有大天才，但是有良心，忍耐，正直的人；在他管理之下的農區裏的農民簡直崇拜他，而他也把自己看得很尊重，好像真值得尊敬的人一樣。這兒，也來了好幾位軍官，他們利用短短的假期溜到歐洲來，偷閒地享受一下和智識分子——甚至於相當危險的人物——扯談幾句的機會，確則當然是小心翼翼的，腦子裏總忘不了他們的司令官；兩個精瘦的從漢德保來的學生，忽忽忙忙地跑進來，一個很輕蔑地望一望四周，另一個卻閉歇地吃吃地笑……

兩個尷尬樣子；跟在他們後面，一個叫作 *P'tit jeune homme*（小夫子的）法國人闖進來；態度猥整，傻頭傻腦，可憐樣兒……他在他們 *Commis voyageurs*（江湖客商）中間頗有點小名氣，說是俄國的伯爵夫人們都愛上了他；至於他自己，他的念頭都集中在怎樣可以揩油吃一頓白食；最後出現的便是底提·華達舍夫，外貌像個愛胡鬧的德國大學生，實際是個守財虜，說話像恐怖黨，職業是警察官，俄羅斯商人婦和巴黎娼女們的老相

好；禿頂，無牙，酗酒；他到來時臉孔紅噴噴的，喝得爛醉，硬說是他把最後的幾個戈貝克<sup>①</sup>都輸給惡棍倍那若了；實際上他倒贏了十六個盾……總而言之，這裏聚着很多人。可注意的——真值得注意的——便是這些人都把谷柏廖夫看作導師，領袖，對他表示尊敬；他們把自己的意見都呈在他的面前，交給他評判；而他只是喃喃地，將一摺鬍子，翻一翻眼烏珠，說一些斷續的，無意義的話句，卻立刻被他們視作至高的智慧的談吐。谷柏廖夫自己很少參加討論；但是別人卻盡量提起喉嚨使得他聽見。有好多次三四個人齊同地喊了十來分鐘，而結果大家都滿足而瞭解了。談話一直延長到半夜後，這談話和普通談話不同的就是它照例有各色各樣無數的問題。蘇亨或珂夫夫人談到加里波的，<sup>②</sup>談到曾被自己家裏的農奴毆打一頓的某某加爾·伊凡諾未奇，談到拿破崙第三，談到婦女的工作，談到一位名叫普列斯加觸夫的商人，他存心害死了十二個女工，而他得到一塊獎章，文曰：「急公好

① 戈貝克 (Kopack) 舊俄最低錢幣單位和我國銅子兒差不多。gulden 又稱 florin 一種銀幣，值二

先令左右。——譯者。

② 加里波 (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 意大利愛國主義者，復興三傑之一。——譯者。

義；」她談到勞動階級，談到用大砲轟死自己妻子的喬治亞邦公爵朱克老宅夫，又談到俄羅斯的將來。比須察金也談到俄羅斯的將來，談到酒精專賣，談到民族主義的重要性，談到他如何憎惡一切卑俗的東西。伏羅希洛夫又突然爆發了；他，一口氣，幾乎噎住了自己，提起了特萊普爾，維爾喬，薛貢諾夫，畢查，林謨霍茲，斯它爾，聖·雷謨，生理學家約翰·穆勒和歷史學家約翰·穆勒——顯然把他們弄混了——戴納，賴能，削卜夫；於是托瑪斯·奈須，皮理，格林……「這一批是甚麼東西？」巴倍夫莫名其妙地嘟囔着，「莎士比亞的前輩們之於莎士比亞，猶阿爾卑斯山脈之於勃朗峯也。」伏羅希洛夫扼要地說了一句，接着

●這裏，屠格涅夫把伏羅希洛夫寫成一個「以耳代目」的自謝博學的典型。這典型古今中外是屢見不鮮的。試就伏羅希洛夫口中所引的人物加以分析：特萊普爾 (John Wm. Draper, 1811-87) 是美國的化學家和生理學家；維爾喬 (Rudolf Virchow, 1821-1902) 是德國病理學家；林謨霍茲 (Helmholtz, 1821-94) 發明擊派學說的物理學家；戴納 (H. A. Taine, 1828-83) 和賴能 (E. Reiman 1823-92) 則係法國大批評家；托瑪斯·奈須 (Thomas Nash, 1567-1601) 皮里 (George Peck, 1558?-97?) 格林 (Robert Greene 1560-92) 三人則都是英國十六世紀的戲劇家。這些上下古今的人物，並沒有相連的關係，而能在一口氣中說了出來——譯者。

也談起了俄羅斯的將來。巴倍夫也說起俄羅斯的將來，甚至於把她描寫得如火如荼的顏色。但是他一想到音樂，在這方面他瞧見了一些什麼似的，便奮興鼓舞得不得了。「啊！真偉大！」爲要證明這一層，他便開始哼一支萬福曼謨夫的歌，可是立刻便被普遍的嘈喊打斷了，「他在唱「托羅伐它黎歌劇」中的讚美歌呢；唱得好不難聽。」一位少年軍官在這鬧得沸反盈天的當中，辱罵着俄羅斯的文學；另一個軍官引了「火花」雜誌中的幾首詩；但是底提·萃達舍夫更進一步；他宣稱說這些騙子們都得敲落他們的門牙才對……可是只是一句話而已，他並沒有明白指出誰是「騙子」。室中雪茄煙霧令人窒息，大家發熱而累疲，每人的喉嚨都啞了，眼睛迷糊，汗珠顆顆地滲出在各人的臉。一瓶瓶的冰啤酒拿

● 勃爾塔 (*Mont Blanc*) 法國東南部阿爾卑斯山脈 (Alps) 的最高峰，海拔一五七八一呎。——譯者。

● 托羅伐它黎 (*Il Trovatore*) 意大利四幕歌劇。Cammarano 編劇，Verdi 製譜。取材於西班牙

Antonio Garcia Gutierrez 所作戲劇 *El Trovador* (歌者 1832)，一八五五年在羅馬阿普羅

劇 (*Teatro Apollo*) 處女上演。歌劇中獨首讚美歌 (Miserere) 如 "Ah Che la morte," "Mira

di Acordo" 是最膾炙人口的。——譯者。

進來，立刻便喝乾了。「我在說些什麼啦？」一個人問，「我在和誰爭論，爭論點什麼啊？」另  
一個人說。但是在這喧嘩和烟霧的當中，谷柏廖夫毫不疲倦地和原先一樣地走來走去，搖  
到這邊，擺到那邊，捻一捻鬍鬚；一回兒傾聽着，把耳朵側向一個什麼爭論，一回兒插進他自  
己的幾句話；而每個人都不由己地感覺到，他，谷柏廖夫，是一切的中心，他是此間的主人，最  
主要的人物……

里維諾夫在十點鐘左右開始覺得頭痛得厲害，趁着普遍興奮的喧鬧，在無人注意中  
悄悄地走出來了。蘇亨威珂夫夫人又記起了白爾瑞洛夫公爵一樁新的無道行爲；說他吩  
咐把一個人的耳朵咬斷。

沁涼的夜氣柔撫地裹住里維諾夫發燒的臉，芬芳的微風拂過他枯乾的嘴唇。他沿着  
黯黑的廣衢走着，想：「這是什麼？」我碰見了些什麼人？他們爲什麼聚在一起？他們叫喊，冒  
罵，吵鬧些什麼，爲了什麼？」里維諾夫聳了聳肩膀，走進魏佩斯咖啡店，他隨手抓起一張報  
紙，喊了一份冰。報紙上討論的是羅馬問題，冰又很壞。他預備動身回寓了，突然一個戴闊邊  
帽子的不相識的男子跑上來，用俄國話說：「我希望我不打擾你罷。」就在他的桌邊坐下。  
里維諾夫逼近地仔細一瞧，才認出這位生客便是谷柏廖夫，窩中躲在一隻角落裏的矮胖

男子，在他說到政治見解的時候曾經注意地望過他一眼的。這位男子整夜不曾開口，現在，坐在里維諾夫的旁邊，除下了帽子，以和善可親的帶幾分爲難的神色望着他。



五

「谷伯憲先生，就是今天在他的寓所裏我得有會見你的欣幸的。」他說道，「並沒有給我向你介紹，所以，倘使你不嫌冒昧，我來介紹我自己罷——坡圖董，退職的諮議官，原在聖彼得堡財政部裏服務的。我希望你不會覺得這來得太兀突……我平素並沒有這樣貿然和別人攀朋友的習慣的……但是和你……」

說到這裏坡圖董有點兒訥訥了，他喊侍者替他來一小杯櫻桃酒。「給我一點勇氣；他微笑着說。」

里維諾夫倍感興味地望着這爲機緣所牽引，在今天碰到的一些新人物中最末後的一個人。他登時就想，「他和那批人是不同的。」

其實，他是不同的。坐在里維諾夫前面，用瘦長的手指描着桌的邊緣的是一個肩胛粗

闊的男子，短短的兩條腿上登着一座闊大的軀幹，低垂的鬚曲蓬鬆的毛頭，濃眉底下，一雙慧敏的憂鬱的眼睛，嘴巴端正，牙齒不大齊整，一條恰正叫作「馬鈴薯」的純真的俄羅斯鼻子；是一個外貌不揚，甚至有幾分怪相的男子；但是却也不俗氣。他衣服穿得很隨便，舊式的外套披在他身上好像一隻布袋，領結也歪斜得怪難看。他的突如其來的友誼在里維諾夫並不嫌唐突，倒因為受了恭維而暗裏覺得十分舒齊；要說是看不出來這男子不慣和陌生人親近的，那也不見得。他給里維諾夫一個奇異的印象；他喚起他的尊敬和喜愛，和一種油然而生的可感之情。

「我沒有打擾了你麼？」他用一種柔和的寧是幽微無力的聲音重複着，這聲音和他整個的氣質異樣地調和。

「不，真的，」里維諾夫回答；「倒相反，我很高興。」

「真的那末，我也很高興。關於你身上我聽得了許多；我知道你在從事什麼工作，和你什麼計劃。這是有意義的工作。所以你今晚上緘默着麼？」

「是的；我看你也談得很少，」里維諾夫說。

披圍蓋啞了一聲氣。

「別人說得儘夠儘夠了。我聽着怎樣，」他停了停，掀一掀眉毛，帶着一種突梯的表情，又接着說，「你歡喜我們的「巴別塔」麼？」

「你說得真妙極。恰正是一座巴比塔。我一直想問這些大人先生們究竟在鬧些什麼？」

坡圖蓋又嘆歎了。

「主要點在於他們不認識自己。早些日子，他們將得到一句這樣的批評：「他們是崇高的目的的盲目的機械。」而目前，我們常常引用尖辣一點的形容詞。請注意我並沒有絲毫詆譭他們的意思；我還得添一句，他們都是……這是說，幾乎全體的，都是心地頂好的人。比如說蘇亨威珂夫人，我確實知道她有幾樁好的處所；她把她財產的最後一文錢都給了她的兩個窮困的姪女。就算她故意要聳人視聽，沽名釣譽，——這當然對她不是沒有影響的——你還得承認在一個並非富有的婦人這是一樁難能可貴的犧牲自己的行為！」

● 巴別塔 (Babel) 傳約雅押埃及人在示拿平原建築登天的高塔，上帝變亂了他們的口音，使他們彼此

言語不通，於是喧嘩了一陣之後便停工了。事見創世紀十一章。——譯者。

關於比須察金，更用不着說；他的屬區裏的農民無疑地會有一天獻給他一個西瓜大的銀樽，或者替他繪起一張祥雲呵護的聖像來長生供養，雖則他會在他感激的言詞中對他們說他不配受這榮寵，但是他說的倒不是真，他配受。你的朋友巴倍夫先生，他有一副好心腸，正如人們所說的詩人楊齊珂夫，坐在書本上，喝着冷水而歌酒頌，這話在巴倍夫先生身上也挺適合；他的熱情完全沒有目的，可還得是熱情；還有伏羅錫洛夫先生，也是性情挺溫厚的人；如同他們的一夥，凡是在學校裏得頭等獎章的人們，他是科學的 *de la Camp*（傳令官。）縱使他說話歡喜引古證今，但他年紀還青，是的，他們都是好人，但是他們相加的糖和等於零。看饌的作料都是頭挑貨色，而燒出來的菜並不可口。」

里維諾夫越來越驚奇地聽着坡圖董；他的舒緩而有自信的詞令中每一字句，每一轉承都洩露出他說話的口才和要說話的願望。

事實上，坡圖董歡喜說話，也說得好；只是，正如一個生命已經受過琢磨浮誇去盡了的人，他以哲學的雍容，等待着一個好的機會，等待一個和他投契的知心。

「是的，是的，他帶着他特具的一種沮喪而不露悻悻之色的神氣接着說。」一切都是很奇怪的。我請你注意幾樁事情：比方說，讓一打英國人聚在一起，他們立刻便會談到海底

電信，紙稅，或者採製老鼠皮的方法——總之，是一些實用的具體的事情；打德國人在一起，當然，寧願斯維克霍斯丹<sup>①</sup>和德意志統一的問題便全部搬上場來；一打法國人呢，則談話無疑不易地是一些偷香竊玉的勾當，無論你怎樣逗開他們，莫想叫他們不談這些。但是讓一打俄國人集合在一起，於是問題即刻發生了——今晚，你有機會目證了這一回事——嚴重的問題和俄羅斯的重要及其將來，而範圍如此廣泛，一直從「開天闢地」說起，沒有事實，也沒有結論。他們嚼着嚼着這倒霉的問題，好像小孩子嚼一塊橡皮，正如老話所說，沒有味兒也沒有益處。當然啦，這些問題當中，腐敗的「西歐」少不得有它的份兒。說也奇怪，這「西歐」不論在那一點都針砭着我們的短處，而我們偏說她腐敗了！倘使我們出於真心地輕蔑西歐，那猶有可說，「坡國」董繼續道，「而這乃不過是一句口頭禪，一些老調。我們痛罵西歐原不妨事，但是我們所惟一尊重的卻又是西歐的意見，這就是說巴黎遊蕩少年的意見……我認識一個人——我想他是一個好人，——一個家庭的父親，年紀也不

① 哥勒斯維克霍斯丹 (Schleswig-Holstein) 德國波羅的海沿海都市。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四年為

普魯士與丹麥爭奪之地。一八六七年終歸入德意志版圖。——譯者。

經了；他曾有好幾天心裏老大不舒服，爲了有一次他在一個巴黎菜館裏喊了個 *une portion de biftek aux pomme de terre*（一份牛肉加點馬鈴薯），當時一個道地的巴黎人隨即接着喊：*Garçon! biftek pommes!*（僕歐！牛肉馬鈴薯！）我的朋友羞死了，之後，他到處喊 *Biftek pomme* 也教別人這樣喊。我們的年青驢子們走進巴黎妓女的不名譽的客廳中的那種拘拘束束舉止失措的張皇態度，也給她們吃驚。「咳！」他們想，「難道我真來到了這樣的地方，在安娜·檀絲里紅家裏！」

「請告訴我，」里維諾夫接着問，「你想憑什麼谷柏摩夫毫不容疑地對他周圍的一切人有這般影響是他的天分呢，還是他的才幹？」

「不，他身上沒有這類東西……」

「那末是他的人格？」

「也不是，但是他有堅強的意志。我們斯拉夫人，大部分，據我們所知，便是缺乏這一套貨色，於是投順在它的跟前了。谷柏摩夫先生立意要做一個首領，而每個人也承認他是個首領，你有什麼辦法呢？政府把我們從奴隸制度解放出來了——千感萬謝！但是奴隸的習性在我們中間是根深蒂固，一時不易把它除去。我們隨時隨地都需要一個主子；照例這主

子是一個活人，有時則是一種漸漸統治了我們的思想所謂「趨向」啊什麼的……比方說，目前我們都是自然科學的奴隸了……爲什麼？憑什麼理由，我們要把絡絆加在我們自己的身上呢？這是參不透的；這好像是我們的天性，但是重要的關鍵就是我們一定要有一個主子。好了，主子來到我們中間了；這是說他是我們的了，於是我們可以瞧不起一切別的東西！純然奴隸而已！我們的驕傲是奴性的，我們的謙恭也是奴性的。新的主子出頭了，舊的便一脚踢開。從前是揚阿夫，現在是錫陀爾了；我們打了揚阿夫的耳光，跪倒在錫陀爾的腳前！請回想一下在我們中間這類把戲玩過多少次了！有人說懷疑否定是我們的特殊性質；然而就是運用我們的懷疑否定，我們也不是像一個自由人揮刀作戰，而是像一個豪僕來拳打腳踢，並且多半是受主人的嗾使的。這樣看來，我們也是優柔的民族；在我們頸上套個箍兒是不難的。就是這樣，谷柏摩夫在我們中間成了首領了；他埋頭在一點上面，鑽鑿而又鑽鑿，終於達到目的。人們看作他是有偉大主張、有自信、能指揮別人的人。重要的就在於他能夠指揮；因之斷定他是對的，我們當然要服從他的了。我們所有的一切的教派，我們的高努弗黎派和阿庫里那派，就恰是這樣創設起來的。誰握着兵符，誰便是元帥。

坡圖董的兩頰泛紅，眼睛迷糊了；但是，說也奇怪，他的言詞，雖則看來是辛辣的，懷惡意

的，但是一點也不尖酸刻毒，毋寧說是悲哀的，真純的懇切的悲哀。

『你怎樣認識谷柏廖夫的？』維諾夫問。

『我認識他有好久了。聽我說啦，在我們中間還有一樁奇聞：一位作家，他致學生的精力於寫作，在文章和詩歌中痛詆飲酒之害，攻擊酒精專賣制度，但是你瞧！他盤下了兩所釀酒廠，分設了一百家酒店——而靦不知恥！要是換作另一個人，也許會被別人把他從地面上消除了，而對他半句閒話都不題。再看這位谷柏廖夫先生；他是一位斯拉夫主義者，德讓、克拉西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你愛怎麼說便怎麼說，但是他的財產一向而且仍舊是在他的兄弟管理之下，一位舊式的地主，是以拳脚聞名的打手。而這位硬說毘基爾、史密安夫人打坦塔列葉夫的耳光的蘇亨威珂夫人，簡直是拜倒在他的腳前。你知道他惟一的長處便是他讀了些警關的書，並且老能夠鑽進審眼子裏。至於他說話的本領，你今天親眼看

① 高勞弗黨派 (Ordfry) 舊教儀典派 (Old Ritualists) 的一分支，不立牧師，為高勞弗黨 (Ordfry, 1829—?) 所信。阿庫里那那被視作一種邪教的它的命名源於阿庫里那·伊凡諾夫 (Akhina

Tolstoyana) 是 Scourger 和 Shogary 中三位聖母的名字之一——Hatgood 英譯本註。



見，一望便知了；謝謝天，虧他說得很少，縮在壳子裏。因為當他精神好，情感奔放的時候，這就不是我——像我這樣忍耐的人——所能消受了。他就會開始粗魯地調笑，說些猥褻的故事……是的，當真，我們的莊嚴的谷柏摩夫先生會說猥褻的故事，並且老是狂笑得令人非常厭惡。

「你是這樣忍耐的麼？」里維諾夫說。「我想這倒是相反。但是我可以請教你的名字和你的父名麼？」

坡圖啞了一口櫻桃酒。

「我的名字叫作蘇崇……蘇崇·伊凡尼奇。他們替我取了這樣漂亮的名字是爲了尊敬我的一位親戚，一位大丈夫，除了這名字之外我也沒有托過他的福。我是——假如我敢這樣說——我是教門出身，至於你對我的忍耐的懷疑，那是毫無根據的；我是很忍耐的。在我自己的叔父，一位堂堂的政府機關參事，伊林那爾·坡圖的手下服務了二十二個年頭。你不認識他麼？」

「不認識。」

「我爲你慶賀。不，我是忍耐的。『但是言歸正傳罷，』像我的尊敬的道友，在幾世紀前

被活活燒死的主教阿梵孔。慣常說的。我親愛的先生，我奇感於我的同胞們。他們都是意氣鎔沉的，跑路低着頭，但同時他們却充滿着希望，有一樁小小的差強人意的，便頭腦糊塗起來，欣喜歡狂。瞧瞧這批斯拉夫主義者罷，——谷柏廖夫把自己也算在裏面——他們都是有心人，但同樣是失望和狂喜的接和，他們都生活在「將來」中的一切。一切都「將要」——「將要」實際上什麼也沒有做。整整十個世紀的悠長歲月中，俄羅斯甚麼也沒有創設牠自己的，政治，法律，科學，藝術，甚至於手工藝……什麼也沒有……但是再等一回，忍耐點罷；一切都到來的。至於爲什麼要到來呢？因爲當然啦，我們受過教育的份子固然一錢不值；但是民衆……哦，偉大的民衆！你看到農民的粗布大褂麼？這就是一切所自來的淵源。一切的偶像都打倒了，讓我們信仰粗布大褂。然而，倘使這粗布大褂使

● 阿梵孔主教 (Avakum Petrouich) 是舊教儀與派的熱烈擁護者。當彼得大帝之父在位的時候，

因拒絕修改聖經及讚美新編文(字面的和其他的)被罰爲僧侶，流放至西伯利亞，屢次解回，囚禁於莫斯科，復徙至普斯多，普斯多 (Pustozersk) 終以其執迷不悟，於一六八一一年與其徒同被活活焚而死。

——Hagood 英譯本註。

我們失望呢？不會使我們失望的。讀一讀阿克哈諾夫斯基的作品罷，眼睛要朝天上看真的，如果我是一個畫家，我要畫一幅這樣的圖畫：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站在一個農民的面前，向他禮敬說，「醫治我罷，親愛的農民先生，我病得要死了」；而農民也一面向受教育的人回敬，一面說：「教導我罷，親愛的讀書先生，我愚昧得要死了。」當然，雙方都站在老地方，寸步不移。說到完了我們所需要的便是要真真覺得一點謙虛——不單是空字眼——要從我們的大哥們那兒借取一些擺在我們的面前勝似我們早於我們的東西，noch ein Glaschen Kirschi（再來一杯櫻桃酒）你不要把我當作一個酒鬼，但是酒能鬆開舌頭。」

「聽了你這番話，里維諾夫微笑說：「我也用不着問你是屬於那一派，和你對歐洲的意見了。但是讓我來提醒你一句，你說我們應該借取我們大哥的：但是怎樣可以不顧到氣候風土的情況，地方民族的特性，貿然借取呢？我記得，當初我的父親曾向蒲登諾定購了一架極受推獎的鑄鐵的打穀機；機械當然很好——但是結果怎樣？五年來它只擱在倉庫

● 阿克哈諾夫斯基 (Kobharovsky) 女作家 Nadezhda Serpukorova Sobhanaty (1825-1884) 的筆名——Hapgood 英譯本註。

裏，不會動用，直到後來一架美國製造的木質的打穀機代替了它——照例，美國的機械和我們的習慣方法要適合得多。我們不能胡亂借啊！蘇崇·伊凡尼奇。」

坡圖蓋抬起頭。

「我沒有料到你會下這樣的批評，我最尊敬的格里哥利·里維諾夫。」他頓了頓說。「誰說我們要胡亂地借取呢？當然你標竊別人的東西，並不是因為它是屬於別人的，而是因為它適合於你；所以你得考慮，你得選擇。至於結果，請不要徒自紛擾，那些地方的，風土的，和你說過的諸般情形儘會有牠的特性，只要你把優美的食品放在牠的面前，自然的胃口自有方法消化的；久而久之，這機體長得茁壯了，自己便能生精長液。拿我們的語文做例子罷。彼得大帝洪水般地搬進了成千的外來字眼。荷蘭的，法蘭西的，德意志的；這些字眼表示着俄羅斯人民不熟習而硬得要熟習的觀念；彼得大帝毫不顧慮地毫不客氣地大批大批地往我們頭上領。開頭，當然，這結果是有點畸形；但是後來便開始正像我所說的那種消化程序了。觀念接受了同化了；外來的形式漸漸消失了，在語文的本身中產生了來代替的東西；現在，就是你的出身微賤的僕人，最凡庸的寫作者，也能夠選擇你隨便翻開來的一百黑格爾的文章——是的，真的，黑格兒的文章——而不用一個非斯拉夫的字眼。語文上的

過程如此，在別方面也是一樣。一切都歸結到這個問題上：要看本質是否壯健，富有生命力？而我們的本質——是耐得住這試鍊的；比這更大的試鍊也曾經過來了。只有神經不健全的國民，柔弱的民族，纔會替他們的健康和獨立解放擔憂，正如只有智力薄弱的人們纔會爲了我們是俄羅斯人一語而欣狂。我很注意我的健康，但我並不因享有健康而得意忘形，那是我引爲羞恥的。」

「說得都很對，索尙·伊凡伊奇，這番是里維諾夫說話了；但是爲什麼一定要把我們自己供作試驗的犧牲呢？你親口說過最先的結果是畸形的，倘使這畸形永久存在呢？真的這已經永久存在了，正如你知道的。」

「不僅是語文——還有很多的問題啦！而這是我們的大衆，不是我要這樣做；他們一定要經過這種洗鍊，這我可不能承其咎。」日耳曼人正常地發展了，「斯拉夫主義者說，『讓我們也來一個正常發展罷！』但是你怎樣能得到正常發展，當我們的民族歷史開頭的第一步——從海外召請一位皇公來統治我們自己——便是一個不規則的，怪常的，而

且直到現在我們仍在循環反復着這尋常的行爲呢？我們每個人，在一生中至少有過一次，曾對着一種什麼外來的，非俄羅斯的思想或人物說：「來罷，來統治管理我們罷！」當然，我隨時隨刻都可承認說我們把一樣外來的物質移植到我們體內，我們不能確定地預先知道我們所移植的是一些什麼東西，食物呢，毒藥呢？但是從「壞」進到「好」的過程，並不是經過「稍好」而老是經過「更壞」的過渡時期的，這是儻人皆知的事實，即是毒藥，也能治病。只有愚人們和壞蛋們纔振振有辭地舉出農奴解放後的農奴貧苦狀態和廢除酒精專賣後酗酒者增加的例子加以指摘……要從「更壞」進到「好」！

「你會問我對於歐洲有什麼意見，」坡圖革用手抹一抹臉又開始說：「我讚美她，我五體投地地皈依她的主張原則，而且絲毫也沒有把這樁事實瞞起的意思。我很久來——

● 俄國的第一個歷史家，十二世紀的僧侶納斯脫（Nastor）說：「……朱提，帝伏戈羅得以及各聯合部

落對楚里亞克（Varing）王公說：「我們的土地是膏腴的，廣袤的，但是缺乏秩序和公正來管理我們

罷，統治我們罷……」（參考第七章六九頁附註。）——譯者。

● 「她」指歐洲——譯者。

不，並不很久——很有一些時候便不再有把我的信仰全部表達出來的惶愧了——我也看到你毫無躊躇地把你的想頭告訴了谷柏摩夫。謝謝天，如今我再也不願意談話對方的觀念和見解了，真的，我覺得沒有比那全然多餘的懼怯，那種討人歡喜的迎合心理更可鄙的了。你可以看到我們中間的身居要職的大官員也會對一個在他的眼中毫不足重輕的小學生討好，用各色各樣的哄騙和玩意兒，逗他開心。姑且作算他是一位官員，爲了博取民心纔這樣做的罷，在我們平民百姓，爲何要附和隨從，貶低自己身份呢？是喇，我是一個「西歐主義」者，我皈依歐羅巴：這就是說得正確點，我皈依「文化」——在我們中間被他們拿來那樣可笑地曲解了的「文化」——皈依「文明」——是的，是的，這兩個字眼比較好些——我以整個的心來愛它，信仰它，我沒有其他的信仰，將來也永不會有。這兩個字，文……化。（坡圖董把每一個字說得很重很着力）是不含糊的，純潔的，神聖的，而其他的一切觀念，民族，光榮，諸如此類，——這些都有點血腥臭……灌他的罷，這些觀念！

「那末，索尚伊凡尼奇，俄羅斯，你的祖國，——你愛她麼？」

坡圖董抹一抹臉說：「我熱烈地愛她，熱烈地恨她。」

里維諾夫聳一聳肩膀。

「這是舊調，索尚·伊凡尼奇，這是一句老套頭。」

「老套頭打甚麼緊？你就怕它麼？」一句老套頭！我知道很多不少頂好的老套頭。比方說，「法紀」和「自由」便是人人知道的老套頭。怎樣，你以為這些不比「不法」「苛政」好一些麼？此外，還有一些把多少青年迷醉了的句子：寡廉鮮恥的布爾喬，*Souveraineté du peuple*（民權），勞動權利，這些不也都是老套頭麼？至於愛和恨是分不開來的……」

「拜命主義，」里維諾夫插口道，「三十年代的浪漫主義。」

「對不起，你錯了；這兩種感情的交纏是卡杜壘斯第一個說起的，兩千年前的羅馬詩人卡杜壘斯。我讀過他的作品，因為我懂得一點拉丁，我敢於說這句話的，還得謝謝我的教士出身。是的，我又愛又恨我的俄羅斯，我的古怪的，親愛的，污濁的，寶貴的祖國。我剛離開

○ 原註：*Odi et Amo. Quare id faciam, fortasse, requiris?*

*Nescio: sed fieri sentio, et excrucior. — CATULLI, LXXXVI*

譯意：余愛且恨，易故難宣。

憂心如焚，惟余知之。

——卡杜壘斯集第一百三十六首。



她不久。我在政府機關裏做事的高樑上坐了二十年，我需要一點點新鮮空氣；我離開了羅斯，來到這裏，我滿足而快樂。但是我不久就要回國的——我感到這是一塊美麗的園土，但我們的野莓不在這裏生長。

「你是快樂而滿足，我也歡喜這個地方，」里維諾夫說：「我是來求學的，但是把這些君在眼裏，不能視若無睹。」

他指一指兩個在他身邊走過的妓女，一羣馬術團團員跟在她們的後面，嬉皮笑臉地唧吱着，又指一指那賭廳，雖然夜深，仍然擠滿人。

「誰告訴你我是瞎了眼的呢？」坡圖革插嘴說。「但是原諒我這樣說，你的話使我想起在克里米戰爭的時候，我們的倒楣的新聞記者對泰晤士報發表的指摘英國軍部的弱點的那些揚揚得意的樣子。我本人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一切人間世事，一切的我們的生括，一切這以悲劇終了的喜劇，呈現在我面前的並不是玫瑰色的；你爲什麼拿這些許是牢根生在人的本性裏的事情來非難「西歐」呢？這賭廳誠然可憎，但是我們國產的賭博難道更可愛些麼？不，我親愛的格里哥利·密哈洛未奇，讓我們更謙虛些，更涵藏些罷。一個好學生看到他教師的缺點，但是仍舊保持着默默的尊敬；這些過失對他是有用的，傾他走

上正由的道路。但是如果你總是不滿意要來詆譏西歐，那兒，科珂公爵疾馳而來了，他很可能於一刻鐘內在綠樓面上愉去了從一百五十個家庭榨出來的租金；他的神經失常了，因為我今天在馬爾克斯咖啡館看到他在翻一本樊樂的小冊子……你可以和他談談，他是一個超等人物！

「但是請你，請你，」里維諾夫看到坡岡董站起來便趕忙說，「我不大熟識科珂公爵，再者，不用說，我是寧願和你談談的。」

「謝謝你，」坡岡董打斷他的話，站起來一鞠躬；「我已經和你談得很多了；這就是說，真的，我一個人說的話，你也許已注意到一個人單靠自己說話的總覺得不好意思和不安，尤其是初次會面，好像替自己吹噓似的。再會罷。讓我再說一句，我很高興和你相識。」

「但是等一等，索尚·伊凡尼奇，至少你得告訴我你住在什麼地方，以及你是否在這裏久住。」

大概是Louis Francois Venille (1813-83)和他的兄弟 Engene Venille，極端保守的隱

教徒，自由主義的死對頭——觀察。

坡園董好像有點爲難。

「我在巴登大約住一個星期。我們仍得在這兒會面，在魏佩斯或馬爾加斯，或者我來望你。」

「我還得要知道你的住址。」

「是的，但是你曉得我不是獨自個兒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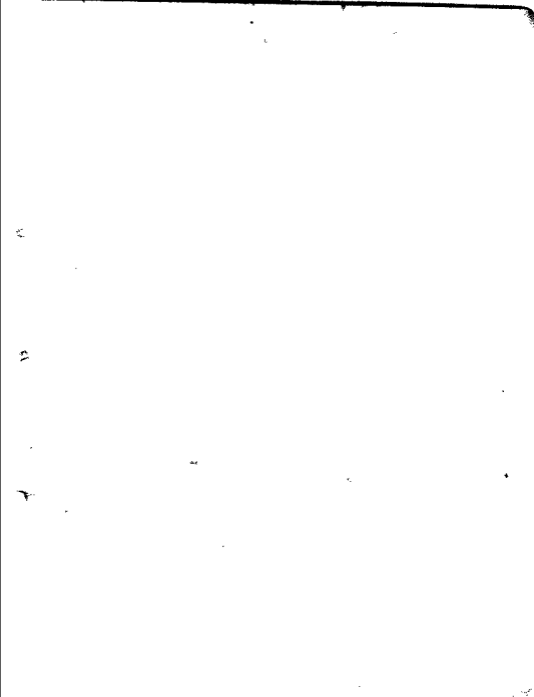
「你結婚了麼？」里維諾夫突然問。

「沒有，天哪！……多可笑的想頭！只是有一個女孩子和我一起。」

「噫！」里維諾夫裝一副不自然的客氣樣子說，好像要向他道歉似的，垂下了眼睛。

「她只有六歲，」坡園董接着說。「她是一個孤女……一個貴婦人——我的一個好朋友——的女兒。所以我們頂好在這裏見。再會。」

他把帽子套上他的鬚髮蓬鬆的頭，很快地消失了。在黯淡地照着通到歷畢頓泰勒林陰道去的一條街道的煤氣燈光底下，還隱隱地瞥見他兩次。



六

「一個奇特的人！」當里維諾夫回到他住宿的旅館裏去的時候，一路上這樣想：「一個奇特的人！我定得要再找他談談！」他走進自己的房間；看見桌上放着一封信。「啊！泰雅寄來的！」他想，心裏便立刻非凡高興；但這封信是他的父親從家鄉寄來的。里維諾夫拆開堅厚的蓋着家族紋章的漆印，正要開始讀它……一陣強烈的愉快的，而又熟稔的香氣撲進他的鼻子，他向四下望了望，看見窗櫃上，一杯清水裏插着一束新摘下來的金盞花。里維諾夫驚奇地俯身在它上面，碰觸它，聞聞它……好像有什麼觸動他的記憶，一些什麼，遠遠的……但是些什麼呢，他又想不起來。他按鈴喊了侍僕進來，問他那兒來的花。僕人回答說是一位貴婦人送來的，沒有留下姓名，只是說 *Herr Zitenhov*（茨力登霍夫先生）憑這花一定會猜到她是誰。於是又有什麼東西觸動里維諾夫的記憶。他問僕人這貴婦人是

怎樣，僕人告訴他說她身材很高，服裝華美，臉上罩着面紗。「大概是一個俄羅斯伯爵夫人。」僕人隨後添了一句。

「你怎知道她是伯爵夫人？」里維諾夫問。

「她給我兩枚盾，」僕人笑嘻嘻地說。

里維諾夫打發僕人出去，很久地站在窗前深深地思索；終於無奈地擺一擺手，重又開始讀從家鄉寄來的信。他的父親向他吐出照舊的苦訴，力說是現在即使不要錢也沒人要他們的穀粒啦，人們也完全和往常不同，不聽話了，也許，地球的末日真的要到了罷。「你想想看罷，」在許多事情中間他夾雜着，「我最後僱的馬車夫，那個小喀穆克人，你記得麼？他被鬼迷住了，眼見得這個人就要喪命，那末便沒有人替我趕車了，但是，謝天謝地，有幾個善心人提醒我，勸我把病人送到萊柴，一個以治蠱著名的教士那裏去；真的，病完全給治好了，爲了證實這樁事情，我把那好牧師的原信當作一種證件附寄給你。」里維諾夫懷着好奇心讀了一篇這證件。這裏面寫着：「貴价尼加諾·德密得里夫爲病魔所困，該病係妖人所致，非藥石所能瘳，然尼加諾本人實屬善由自取，緣彼對某一女郎負心，不守信誓，伊乃藉巫者之力呪彼起居不適，此際若我不加以援手，則彼必如虫豸死滅無疑，我今憑無所不見

之慧眼，作被保護，至於我如何能克奏膚功，則是一種天機不可洩漏也，敬祈台端切勿容縱以邪術崇人之女子，卽或加以恐嚇，亦屬無妨，否則伊或仍將加害於彼也。」

里維諾夫反覆端詳着這證件，這給他帶來了一陣荒漠，原野的氣息，生命在那裏自生自滅的愚昧的黑暗，他好生詫異，竟會在巴登，這地方的地方，讀到這樣的一封信。時鐘早打過夜半十二點了，里維諾夫吹熄了燈火，上床就睡。但是他不能合眼；他所看見的面孔，他所聽到的談話，不住地來回旋轉，在他發燒的，被雪茄烟薰得疼痛的頭腦中奇異地交織着糾纏着。一回兒他好像聽到谷柏廖夫的牛喘般的聲音，想起了他的魯純的、板滯的、老是盯在地上的一雙眼睛；突然間這雙眼睛發亮了，跳起來，這才又認識這是蘇亨威、阿夫夫人的，遂又隱約聽到她的尖銳的聲音，不知不覺地跟着她幽幽地重複着，「她打了他的耳光，她打了他的耳光，」於是笨拙的坡蘭董的姿形在他的面前掠過；他十遍二十遍地重複了他說過的每一個字；接着，好像紙匣裏的彈簧人兒，伏羅錫洛夫跳了出來，服裝齊挺，如同一襲新軍服套在他身上；還有比須察金莊重地聰穎地在點着他梳得光潔的眞正懷着善意的頭顱；於是華達舍夫叫喊了，呢罵了，巴倍夫眼淚鼻涕地激動着……但是，凌駕這一切的，這香氣，這凝聚不散的芬芳的沉壓的香氣使他不能安止，並且在黑暗中愈來愈強有力地愈來愈

愈固執地使他憶起了什麼，却又抓不住的一些什麼……里維諾夫忽然想起夜裏室內的花香也許是對身體有害的，他起身來，摸索到花束旁邊，把它拿到隣室去；但是就在那兒，這威壓的香氣仍舊在他的枕頭和褥單底下透上來，他苦惱地輾轉着。一種輕度的譁狂已經侵襲到他身上來了；那位教士，「治癒的名師」化身成爲一隻有觸鬚有尾巴的極狡猾的兔子，在他的腳前溜過兩次，還有伏羅錫洛夫，坐在一頂巨大的插着羽毛的大將軍的高帽子裏面，好像躲在樹林裏的夜鶯，在他的面前啼啭……突然，他從床上跳了起來，握着雙手，喊，「難道是「她」麼？這是不可能的！」

要解釋里維諾夫的驚叫，我們得請寬容的讀者隨着我們退回幾個年頭。



五十年代初葉，莫斯科住着一家人口衆多的鄂西寧公得的家族，境况非常拮据，差不多是艱難度日的。他們是真正的皇族——不是喬治亞·韃靼<sup>①</sup>而是嫡派的盧黎克<sup>②</sup>後裔。他們的姓字，自從統一俄羅斯的開國大公得以來，在我們的史籍裏面是時常看到的。他們擁有着廣大的土地和許多世襲的采邑。很多次他們榮譽過爲「忠勤，流血，負傷」的哀

① 喬治亞·韃靼 (Tatars-Tatars) 十三世紀初葉，俄羅斯全境曾被蒙古民族征服，喬治亞·韃靼便是由喬治亞侵入的統治階級。——譯者。

② 盧黎克 (Rurik) 斯干的那維亞諾，意即「平和」。俄羅斯的開國祖師。他是羅斯拉夫各部落之始，從波羅的海方面來的瓦爾尼亞克族 (Varjag) 的大公。(參見第五章五八頁附註)——譯者。

獎。他們列席在鮑那爾會議上。他們中間的一位甚至在名字的末尾寫上「維奇」的字樣。但是他們受了政敵的陰謀譏問，以「巫術和媚藥」失寵而被放逐，他們是「傷心不堪回首」地衰替了。他們被褫去了爵位，流放到遠方；鄂西寧乃一敗如灰，再也不能抬頭，再也不能當權了。過後這放逐令取消了，他們的莫斯科的房屋和財產也給發還，但這已經無濟於事。他們的家族是貧窮了，「豈熟箕落」了；在大彼得御下不會復興，在加多林治下也沒有翻身；只是每況愈下地萎縮了低微了，現在，在他的支派中間，充當私人管家僕的，做酒排間掌櫃的和警長的，也屈指可數了。上文所述的鄂西寧家庭，共計一夫一婦和五個子女。他們住在狗場附近一座木造的狹小的平房內，斑剝的門廊開向大街，大門上繪着綠獅和其他的貴族的空銜頭，雖則他們是饑殍不繼，老是欠着伙食店的眼，冬天沒有爐火也沒有蠟燭地呆在屋子裏。公府本人是一個魯鈍而懶惰的人，從前他曾經是一個闊少爺，美男

● 鮑那爾 (Boyar) 古俄羅斯語意即「老爺」，古俄羅斯貴族。當時極有勢力。有一俗語說：「鮑那爾敲

可，沙皇執行。」直到瑟帝伊凡及彼得大帝時，才把他們的實權連同名義取消。——譯者。

● 名字後面加「維奇」，從前貴族的一種表名註。——Hapgood 英譯本註。

子，但是完全「巨熱箕落」了。他對他的姓字，遠不如對他的妻子——也曾經是個宮廷命婦——敬重，所以他討得了一個薪俸很低的莫斯科老差使，名義蠻好聽，什麼責任也沒有。他從來不管閒事，一天到晚只是抽煙，沉重地唉聲歎氣，老是裹在一襲浴衣裏面。他的妻子是一個多病的性情焦急的女人，永遠耽心着家常瑣碎，耽心着怎樣把孩子們安置在政府設立的學校裏，怎樣維繫着和彼得堡親友來往；她始終不能安於目前的地位以及與宮廷的疏遠。

里維諾夫的父親在莫斯科作寓公的時候認識了鄂西寧的一家人，曾有一次替他們幫了一些忙，還有一次借給他們三百盧布；碰巧他的寓所又離他們不遠，所以他的兒子在做大學生的時候便時常去他們那裏。但是他並不是因為他們是貼鄰纔去的，也不是他們無歡的生活方式引起他的興趣。他是自從愛上了他們的大女兒慧麗娜之後，纔常常到他們的家裏作客的。

那時她正滿了十七歲的年齡；剛剛離開學校。爲了她母親和女校校長發生齟齬，所以中途退學。這不和的起因是這樣的，在學校舉行開學式的時候，爲了祝賀視學員，學校當局原定要慧麗娜誦讀一篇法文詩詞，但是正在典禮開始之前，這席次被另一個女孩子——

一個承包酒捐的富商的女兒——替代了公爵夫人咽不下這口氣；真的，在意麗娜自己，也永遠不會原諒這女校長不公平的行為的；她會事先夢想着，怎樣地她在衆目環視之下站了起來，吸引住觀衆的注意，從容不迫地誦她的詩詞，過後莫斯科會怎樣地談論到她！……真也，莫斯科過後幾乎談論到她。她是一個修長的，苗條的女子，有幾分單薄的胸部和未達成年的狹小肩脾，膚肌是在她那樣年齡少有的雪白，光潔如細瓷，頭髮美麗繁密，淺色的髮束未加梳櫛地混和着深色的髮束。她的姿態——高貴的，幾乎是太完美，大勻稱了——還沒有失去童年時代的大真的表情；她的美麗的頸項的柔和的曲線和她的若許冷峻若許哀愁的笑顏暗地裏透露出這愛嬌的姑娘的神經質的氣質；而在那薄薄的難得破顏微笑的嘴唇和那細小的稍稍窄了一點的鷹嘴形的鼻子的線條裏卻有着一些潑野的，熱情的，對她自己對別人都有點危險的什麼。驚異的，真的可驚異的是她的眼睛，濃灰顏色，發着淡綠光輝，慵困的，像埃及女神般的杏仁樣，光影弈弈的睫毛和一勾濃抹的眉黛。這雙眼睛望得也奇異的；好像無盡含意地深思地望着，從什麼不可知的深處和遠處望出來。在學校裏，她是有名的聰明能幹的高材生，但是性格不平常，好勝，強項；一位女教師預言說她的熱情會毀了她——“*vos passion cons peront*”（「你的熱情會毀了你」）在另一方面，

另一位教師責難她的冷酷和缺乏情感，叫她“une jeune fille sans coeur”（「沒心肝的小姑娘。」）惹麗娜的女友們則想作她是驕傲的，矜持的，她的兄弟姊妹們有幾分怕她；她的母親不大信任她；她的父親呢，當她把她謎般的眼睛落在他身上的時候便覺得有點恍惚不安。但是她引起了她的父親和母親雙方的不由自主的尊敬，這並不是由於她的品質，而是由於他們對她的一種特殊的空茫的期待。

「你將會看到，普拉斯河夫娜·達尼洛夫娜。」一天，老公爵這樣說：從口裏抽出煙斗，「我們的毛丫頭惹麗娜會使我們一家人超昇呢。」

公爵夫人生氣了，她對她的丈夫說他用了“des expressions insupportables”（「不堪之語。」）可是，過後，她又覆推敲着他的話，她在牙齒縫裏說了又說：「也好……假使我們得超昇了，也是很好的事。」

惹麗娜在她父母的家中享受着無限的自由；他們並沒嬌寵她，甚至於有點疏遠她，但是不去管束她，這就是她所需要的……有時候——當着太過意不去的場面——有什麼店夥計來了，叫罵着，吵鬧着，弄得全院子人都聽見，說是爲了這幾個錢跑得累死了，或者是他們自己的僕人也開始當面侮辱他們的主人說：「像你們這樣漂亮的公子皇孫，當然哪，

你們可以吹口哨當飯吃，空肚子上床」——慧麗皺眉事都不靈；她只是一動不動地坐着陰沉的臉上露着惡意的微笑；單只這微笑，對於她的父母們是比任何責備還要尖刻，而他們覺得他們自身是有罪了——有罪了，雖則是無辜的——好像是，這個娃兒，自從生落地之後，便有天賜的權利享受人間富貴榮華，享受千萬人的禮敬的。

里維諾夫自從見了她後便愛上了她。（他比她只大三歲，）但是一長段時間他沒有得到反應，簡直埋睬都不理睬。她對他的態度裏好像有一種什麼類乎敵意的痕迹；事實上他傷了她的自尊心，她隱藏起這創傷，永遠也不寬恕。在那時候，他是太年青太溫良來了，解隱藏在這敵意的幾乎是輕蔑的嚴肅底下是些什麼的了。時常地，忘了功課和習題，他坐着坐着在鄂西寧無歡的客室裏，偷偷地望着蓋麗娜，他的心緩慢地痛苦地折磨着，窒息了他；而她好像生氣或無聊似的，站起來在室內走來走去，冷冷地瞅他一眼，好像他是一張桌子，一把椅子，抖一抖肩膀，交疊着雙手。或者，整個夜晚，就在她和里維諾夫說話的時候，也故意把眼光避開他，好像連這點而情都不給似的。或者，她終於拿起了一本書，望着它，卻也不讀，只是皺皺眉頭，咬着嘴唇。或者是她突然高聲地問她的兄弟或父親：「德文的「忍耐」是怎樣唸的？」

他想把他自己從這靈感的鬧兒中拖出來，在那兒他苦難着，如同關在籠裏的鳥，無力地掙扎着；他離開莫斯科一個星期。他幾乎是爲了苦痛和懨懨發狂了；他瘦損了，病了，回到鄂西寧的家……說也奇怪，在這幾天之內惹麗娜也顯見得消瘦了；她的臉變得憔悴，雙頰蒼白……但是她以更大的冷峻接見他，幾乎是帶着毒意的冷淡；好像他把曾經損害她的自尊心的隱秘的創傷加深了……她這樣地折磨了他兩個月。於是一天間一切轉變了。好像愛情因了熱度爆發成火燄了，或者如密雲凝成驟雨了。一天——他長記得那一天——他又坐在鄂西寧的客室裏，靠近窗子，機械地凝視着街道。他心裏有一種苦惱和煩惱，他卑夷他自己，而他不能離開這個地方……他想，倘使窗下流過一道河，他便要投身進去，帶着一種恐懼的戰慄，但沒有懊悔。惹麗娜坐得和他離開不遠，保持着一種奇異的緘默，一動也不動。幾天來她簡直不和他說話，也不和任何人說話；她儘坐着，靠着肘子，好像煩惱的樣子，很難得地慢慢地回過頭來向周圍望了望。這種冷淡的折磨終於使里維諾夫受不住了；他站起來，也不告別，開始找他的帽子。「再坐一坐罷，」突然的聲音，一種柔和的輕語。里維諾夫心忖了，他一時間辨不出這是惹麗娜的聲音；在這句話裏好像含着什麼從來不會有過的震響。他抬起頭來，呆了；惹麗娜愛撫地在望着——是的，愛撫地望着他。「再坐一會兒

能。」她再說一遍，「不要走，我要你陪我。」她的聲音更低了。「不要走……我要。」不解是怎樣的一回事，也不完全明白他作了些甚麼，他跑近她，伸出他的兩隻手……她立刻也把她的雙手遞給她，微笑着，臉一直紅到耳朵根，於是回過頭去，可仍是微笑着，跑出這房間。在幾分鐘後她又回來，同着她的妹妹，又是以同樣久長的溫柔的凝視望着他，叫他坐在地身邊……周頭她什麼也沒有說；只是輕輕歎着，臉孔發紅；於是她開始，怯生生地，問他讀的是什麼科，這句話是從來不曾問過的。當天晚上，她有好幾次求他的原諒，爲了從前不曾好好地待他，保證他現在是完全不同了，還出乎意料地熱烈讚美共和主義，這可使他驚訝。（他這時候是絕對的羅伯斯比爾<sup>①</sup>的崇拜者，卻並不敢高聲對馬拉<sup>②</sup>下評語）在一星期之後他知道她是愛他的；他長記得這第一天……但是他也沒有忘記以後的那些日子——那些日子，依然不得不懷疑，怕敢相信，可是他狂喜的幾乎是懼怕的清清楚楚地看見了不敢希望的幸福甦醒了，煥發地，沛然莫禦地帶來了一切，終於到他的跟前。於是接着是初戀的光輝燦爛的時刻——在一生中只配有一次的而也不該有第二次的時刻。意麗娜一下

① 羅伯斯比爾 (Robespierre 1758-94) 聖拉 (Marat 1744-93) 俱爲法國大革命家。——譯者。



子變成羔羊般柔馴，絲般柔軟，和無邊的體貼；她開始給她的妹妹教課——不是教鋼琴，她不是音樂家，而是教法語和英語；她和他們一起唸着學校的教本，也照料些家務；一切對她都是好玩的，有趣的；有時候她話說個不停，有時候沉入無言的溫柔裏；她作了種種的計畫，默於無窮的幻想，懸擬她嫁給里維諾夫之後將做些什麼事（他們一點也不懷疑這婚事終要到來的）她們結合在一起之後將……「工作」里維諾夫鼓舞地說……「是的，工作，」惹麗娜回答，「還有讀書……但是第一樁要緊的是旅行。」她尤其是急於要離開莫斯科，愈早愈好，當里維諾夫提醒她說他大學裏的學程還沒有完畢的時候，她想了想總這樣地回答，說他的學程也很可能在柏林或者到什麼別的地方修完的。惹麗娜一向對自己的感情的披露是很少隱匿的，所以她和里維諾夫的關係不多久對公爵和公爵夫人便不再是一個秘密了。要他們高興是不會的；但從各方面情形看起來，他們覺得沒有立刻加以反對的必要。里維諾夫的財產也很有可觀……」

「但是他的門第，他的門第！……公爵夫人抗議道。「是的，他的門第，當然，」公爵回答，「但是至少他也不是一個平民；而且，主要點在於，你知道，惹麗娜不聽我們的話的。她可曾有一次不照她自己所選擇的去做法麼？*Vous connaissez sa violence!*（你知道她

的倔強！況乎，事情也一點還沒有確定呢。」公爵這樣論辯着，可是心裏卻暗暗想道：「里維諾夫人，這樣就完了麼？我希望是別的一些什麼的。」惹麗娜完全佔有了她將來的未婚夫，真的，他也願意把自己交在她的手裏。好像他墮入急流，很快地便被淹沒了。他覺得又苦又甜，他什麼也不懊悔，什麼也不關心。要他想到結婚的意義和責任，或者是像他這樣絕望地被奴役着的，能否做一個好丈夫，還有惹麗娜將會做一個怎樣的妻子，以及他們中間的關係能否保持着應有的關係——這一些，便非他的思想所能勝任的了。他的血液燃燒着，他什麼都不能想，只是——跟着她，和她一起，直到無盡的將來，至於其他——由他去好了！

但是縱然里維諾夫對於惹麗娜的富有衝動的柔情是千依百順的，他們的戀愛進行可並不是全然沒有誤會和爭執。有一天他從學校一直跑到她家來看她，穿一件舊外套和一雙沾滿墨漬的手。她以照常的喜愛的歡迎跑來接見他，突然間她停住了。

「你沒戴手套，」她率然說，接着又說：「呀！你是這樣的一個大學生！」

「你太講究了，惹麗娜，」里維諾夫說。

「你是一個平常的大學生，」她重說了一句。 *Vous n'êtes pas distingué.*”（你

不高貴；於是背朝着他，走出房裏。固然，在一點鐘之後她又回來求他的原諒……照例她很容易認罪，當着他而責備自己；但是說也奇怪，她老是眼淚汪汪地埋怨着她所沒有的壞脾氣，而堅決地否認真實的缺點。又有一次他看見她在流淚，頭捧在手裏，鬢髮蓬亂；當他十分激動地問她爲什麼悲傷的時候，她指着胸口一句話也不說。里維諾夫不禁打一個寒顫。「肺病哪！」這思想閃過他的腦際，他握住她的手。

「你病了麼，意麗娜？」他以震顫的聲音問。（他們在緊要の場合已經開始彼此用教名稱呼了。）「讓我立刻去找醫生。」

但是意麗娜不讓他說完；煩惱地躁着腳。

「我一點病也沒有……只是這衣服……你懂得麼？」

「什麼……這衣服，」他茫然問。

「什麼？就是我沒有第二件，這一件是舊的，討厭的，而我不得不每天穿上……就是你。  
格里夏，——格里哥利，你來的時候……你終會有一天不愛我了，看到我這樣不整潔

的！

「天哪，意麗娜，你說些什麼？這衣服很好……這於我很寶貴，因爲我第一次看到你的

時候便穿着這件親愛的。」

惹麗娜臉紅了。

「請你不要提醒我好不好，格里哥利·密哈洛未奇，就在那時候我也沒有第二件。」

「但是我向你保證，這件衣服對你非常合適。」

「不，這是醜怪的，醜怪的。」她堅持着，神經質地扯着她的長而柔軟的髮辮。「呃，這窮酸，窮酸，和微賤！怎樣纔得脫離這窮酸！跳出這低賤！」

里維諾夫不曉得怎樣說才好，稍稍撇過頭去。

忽然惹麗娜從椅子上跳起來，雙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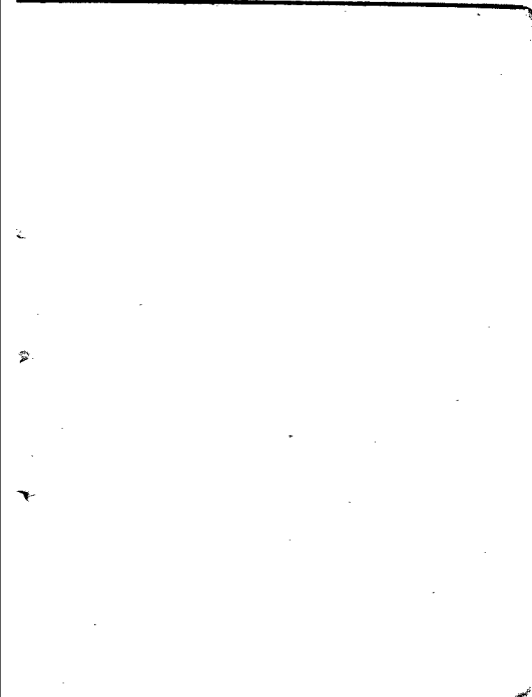
「但是你愛我麼，格里夏！你愛我麼？」她喃喃地說，臉貼着他，她的眼睛，依然滿眶眼淚的，發出幸福的光輝，「就是穿着這樣醜惡的衣服，你仍愛我麼，親愛的？」

里維諾夫跪倒在她的面前。

「啊，愛我罷，愛我，我的寶貝，我的救主，」她俯在他的身上輕輕地說。

日子這樣過去了，幾星期過去了，雖則他們沒有正式的宣布，雖則里維諾夫仍舊遷延地沒有向她求婚——當然，這不是他的意思，而是等待着惹麗娜的指示，（有一次她說起

「他們兩個是可笑地年輕，至少也得在他們的年齡上多添幾個星期。」——一切仍然向着一個結局移動，他們的將來是愈來愈近，愈來愈明晰，突然間一樁事情發生了，把他們的一切夢想和計劃，像路邊的輕塵似的吹散了。



那年冬天，帝駕遊莫斯科，宴會不斷，護舞相接；後來換到了貴族廳的常例大跳舞會。這跳舞會的消息，固然，只在政治公報上登的一條啓事，但也傳到了狗廣場的小屋裏。公爵第一個便躍然心動了，他立刻打定主意，說是一定要帶惹麗娜同去，說是讓這親見皇上的機會錯過是無可原諒的，說是以僑貴族的身份，這是一樁應盡的義務。他以一種特殊的熱情辯護着他的意見，這在他一向少有的；公爵夫人在某種程度內也贊同他的意見，只是唉聲歎氣擔憂這筆費用；但是惹麗娜堅決地表示反對。「這沒有必要，我不去。」她這樣回答她父母的任何理由。她固執得不能理喻，使得公爵決定請里維諾夫試去說勸她，其列舉的種種「理由」之一，便是提醒她，一個少女不宜閃避社交，應該「有這種經驗」，倘使照這樣下去，別人怎能認識她呢？里維諾夫把這些「理由」鋪陳在她的面前，惹麗娜目光堅

定地注意地凝視着他，恁般堅定恁般注意，簡直使得里維諾夫迷亂了，於是，拈弄着腰帶，沉靜地說：

「你要我去麼，你？」

「是的……我這樣想，」里維諾夫猶疑地回答，「我同意你的爸爸……真的，爲什麼你不……去見見世面，出出風頭呢？」他帶着短促的微笑添上一句。

「出出風頭，」她緩緩地重復着，「那末，很好，我去……只是記得，是你自己要我去的。」

「這是說，我——」里維諾夫想分辯。

「你自己要我去的，」她打插道，「這裏還有一個條件：你要答應我，你不去赴跳舞會。」

「爲什麼？」

「我要這樣。」

里維諾夫兩手一攤。

「我遵命……但是我得剖白我應該很高興看到你的醜裝，目證你無疑地會引起大家的喝采……我多麼驕傲地有了你！」他帶着一聲歎息說。

意麗娜笑了。



「我全部的服裝只不過是一件白衫子，至於引起嗚采……是的，不論怎樣，我希望……」

「惹麗娜，親愛的，你好像生氣了！」

惹麗娜又笑了。

「哦，我不生氣。只是，格里夏……（她眼睛盯住他，他覺得好像從來不曾看到它們有這種表情的）也許是該得這樣，」她低聲地添上一句。

「但是，惹麗娜，你愛我麼，親愛的？」

「我愛你，」她用一種近乎嚴肅的莊重回答，像一個男子似的握住他的手。

過後的幾天中，惹麗娜便忙於衣服和梳粧；跳舞會的前夕她覺得有點不舒適，坐也坐不穩，好幾次獨自流淚了；當着里維諾夫的面，則老是掛着沒有變更的微笑……她和先前同樣溫柔地接待他，卻是隨隨便便的，時常對鏡顧盼。舉行跳舞會的那一天，她靜默着，臉色蒼白，但是鎮定的。夜晚九點鐘的時候，里維諾夫來望她。當她跑出來接見他的時候，她身上穿着一件白色薄紗的長袍，梳得微微高了一點的髮髻上插着一枝小小的藍花，他讚美不置地幾乎失聲叫了出來；在他的眼裏，惹麗娜是這般可愛，和她的年齡不配稱地尊嚴模樣。

「是的，今天一個早晨她便長成了！」他想，「真是儀態萬方，這便是貴族血統了！」瑟麗娜站在他面前，兩手懸垂，不笑也不顰，堅決地幾乎是勇敢地望着，不是望着里維諾夫，而是望着一直伸展在她的前面的遼遠處所。

「你正像故事書裏的公主，終於里維諾夫開口了。」哦，不，你像一個可操必勝的臨陣戰士……你不允許我參加跳舞會，」他繼續說，這時候她仍然和剛纔一樣站着，一動也不動，不是因為她沒有聽到他的話，而是因為她在傾聽着一種自己內心發出來的聲音，「但是你不拒絕接受我這幾朵花，把牠一起帶去麼？」

他獻給她一束金盞花。她很快地看了里維諾夫一眼，突然伸出手來去抓那插在頭髮裏的花朵，說：

「你願意麼，格里夏？只要一句話，我立刻可以撕毀這一切，留在家裏。」

里維諾夫的心臟好像要爆發了。瑟麗娜的手已經抓住那花朵……

「不，不，爲什麼？」他趕忙阻止她，心裏湧起了一種寬大的高貴的感情，「我不是一個自私者……爲什麼我要限制你的自由呢……當我知道你的心——」

「那末，不要靠近我，你把我的衣服弄繃了，」她猝然說。

里維諾夫不安了。

「但是你願意接受這束花麼？」他問。

「當然，它很美，我愛它的香氣。Merci（謝謝）——我將把它保存在記憶裏面——」

「紀念你第一次踏進社會，」里維諾夫說，「你的第一次勝利。」

慧麗娜略俯身，在鏡子裏望了望自己的肩膊。

「我真的很美麼？你沒有徧祖麼？」

於是里維諾夫滔滔不絕地傾出讚美的話。慧麗娜已經不在聽他了，她把花拿到臉前，又以她的奇異的罩着一層陰影的瞳仁很大的眸子望着遠處。微弱的輕颺拂起了她的細緻的飄帶的端末，飄在肩上好像羽翼。

公爵出現了。他的頭髮梳鬚得很講究，白領帶，古舊的黑色晚禮服，襟鈕上掛着弗拉狄米綬帶的貴族勳章。在他的後面出來了公爵夫人，穿着古式的中國絲綢衣服，帶着一種不安的嚴峻，這裏面隱藏着凡是做母親的焦灼的心，她跟在她的女兒後面，替她抖拂着，這就是說，完全不必要地拉扯她的長袍的縷褶。一輛古式的四座位的出租馬車，由兩匹粗毛馬曳着，輪子輾過未掃的凍結了的雪堆，走近塔沿來，一位穿着怪相的號衣的衰老的僕人奔

進大門，用一種吃力的調子喊報馬車預備好了……公爵和公爵夫人給留在家裏的孩子們做過臨睡前的祝福之後，各人把自己裹在皮衣裏面，走出階沿；麗娜披一件小外套，太單薄也太短——這時她多麼恨這件小外套啊！——默默地跟在他們後面。里維諾夫送他們到門邊，希望能得到她臨別的一次盼睐，但是她坐進車廂，頭也不同。

夜半時分他在貴族廳的窗下走過。數不盡的高爐台上燭炬輝煌，透過紅色的韓幕；彼岸的，歡樂的誘惑的斯德勞茲的華爾茲旋律，響徹整個擠滿馬車的廣場。

第二天下午一點鐘，里維諾夫到鄂西寧的家裏去。除了老公爵之外他沒看見別的人，公爵立刻告訴他說麗娜頭痛，睡在床上，要到天黑起身，說是在第一次跳舞之後，這種微微的不適一點也不足為奇的。

*C'est très naturel, vous savez, dans les jeunes filles,*”（「這很平常，你知道，在姑娘們，」）他用法語添了一句，這使里維諾夫驚訝；里維諾夫同時注意到他不似往常穿着疑衣，而是穿着一件外套。「再則，」鄂西寧繼續說，「經過昨晚的事故之後，怎能不發生一點擾亂！」

「事故？」里維諾夫喃喃說。

「是的，是的，事故，事故，*de vrais événements*，（真正的事，）你想不到，格里哥利·密哈洛維奇，*quel succès elle a eue!*（她真一鳴驚人！）皇室全體都注意到她了！亞歷克山得爾·費陀羅維奇親王說她的位置是不該在這兒的，說她使他想起了黛芳茜斯公爵夫人。你知道……這位……著名的……還有老卜刺岑喀蘭帕夫在衆耳共聞之下宣稱薩麗娜是 *la reine du bal*，（跳舞會的皇后，）願意把自己介紹給她；他也向我介紹，這就是說，他對我說他記得我好像是一個輕騎校尉，問起我現在那部裏服務。頂有趣的是那位伯爵，是這樣的一位 *adorateur du beau sexe*（異性崇拜者）但還不止此，我的公爵夫人……他們也不給她安靜。娜素雅·尼基蒂須娜親身和她談過話……我們還需要些什麼呢？薩麗娜和所有的最漂亮的貴公子們跳舞，*avec tous les meilleurs Cavaliers*；他們不斷地來謁見我……我簡直數也數不清了。你相信麼，他們前後左右地擁住我們；在瑪蘇加舞的時候他們單是找她。一個外國外交家，聽說她是一位莫斯科小姐，便對沙皇說：「Sire，」（『陛下』）他說，*«déjàment c'est Moscou qui est le centre de votre empire!»*（『無疑地莫斯科是貴帝國的中心』）另一位外交家說：「C'est une vraie révolution, Sire——」（『這真正是一種革命，陛下』）*révélation*（異質）或是

révolution (革命)……類乎這些的話。是的，是的，是這樣說。我告訴你這是不平常的事情。」

「那末，惹麗娜自己呢？」里維諾夫聽到公爵的話，手脚都冰了，「她快樂麼？她覺得高興麼？」

當然快樂；爲什麼不歡喜呢？但是，你知道，她不是一眼看得透的！昨天誰都對我說：「真是驚異！*jamais on ne dirait que mademoiselle votre fille est à son premier bal.*

（誰都不信說令媛小姐是第一次出來跳舞。）萊森巴林伯爵也是其中之一……想來你認識他的罷。」

「不，我一點兒也不認識他，從來不曾聽見過他。」

「他是我妻子的表兄弟。」

「我不認識他。」



● 並不高明的舞廳。莫斯科是俄羅斯舊都，所以這樣說。——譯者。

● Révolution (真實) Révolution (革命) 二者語音近似，也是一句雙關語。——譯者。

「一個富翁，住在彼得堡，通曉時勢的御前大臣，在里窩尼亞，什麼人都在他的掌中。到現在他和我們疎遠……但是，當然，我並不會因此對他懷惡意。J'ai l'honneur facile, comme vous savez, (我脾氣頂好，你知道，)總之，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坐在惹麗娜旁邊，和她談了一刻鐘——不多不少剛好一刻鐘——的話，隨後對我的公母夫人說：「Ma cousine' (「我的表妹，」)他說，'Votre fille est une perle; c'est une perfection, (「令媛是一顆明珠，一個才貌兼備的女孩子，)人人都祝賀我有這樣的一位外甥女……」這之後我回頭望見——他跑到一位很重要的大員面前，和他說話，一面望着惹麗娜……那大員也望着惹麗娜……」

「那末惹麗娜今天一天是起身了？」里維諾夫又問。

「對，她頭痛得厲害。她告訴我叫我替她接見你，並且謝謝你的花，qu'on a trouvé charmant. (那是可愛的。)她需要休息……公母夫人出外拜客去了……我，我自己呢……你看……」

公母咳了一下，兩足蹣跚不安地好像忘了還要想說些什麼似的。里維諾夫拿起帽子說公母有事請便罷，過一會兒再來問候她的健康，他走了。

離開鄂西寧家沒幾步遠，他看到一輛漂亮的雙座馬車停在警察守崗前面。一個漂亮的穿制服的僕人從車廂裏怠慢地探出半截身子來，問那位芬蘭巡長說巴樊·華西葉·維奇·鄂西寧公爵住在那裏？里維諾夫瞥一眼這輛馬車，裏面坐着一位中年男子，皮色蠟黃，高傲而多皺紋的面孔，希臘式鼻子，形相奸刁的嘴，裹在一件黑貂大氅裏面，外表上確是一位大人物。



里維諾夫並沒有如約等一會兒再去；他想把這會見挨到第二天也許更好些。當他翌日十二點左右走進這於他太熟悉了客房的時候，看見只有維克多林加和克麗奧佩特林加兩位小公主在家。他先向她們道好，然後問她們惹麗娜病好了些沒有，他能不能見她？

「惹麗諾契加和媽媽一道（出）去了。」維克多林加回答；她的口齒有點不清，但比起她的妹妹來要大膽些。

「怎樣……她出去了？」里維諾夫重複着，他的心底裏起了一陣無聲的震顫。「這時候他不……不……不來照顧你們，教你們讀書麼？」

「慧麗諾現在再也不靠（教）了，我們塗朱（讀書）了，維克多林回答：「現在再也不靠（教）了，克麗奧佩特林加跟着她說。

「你們的爸爸在家麼？」里維諾夫問。

「爸爸也不在家，維克多林繼續說，慧麗諾加身子不熟悉（舒齊）鎖夜她苦（哭）着，苦（哭）着……」

「哭着……」

「是的，苦（哭）着……葉哥羅夫娜告訴我的，而且她的眼是那樣紅，完全中（腫）了……」

里維諾夫在客室裏來回踱了兩趟。好像着了涼似的發顫，跑回自己的寓所。他經驗到如同登上了高塔，從頂端向下俯視的一種暈眩感覺。一切都在他內部寂滅了，他的頭發眩地在慢慢旋轉。模稜的錯愕，像耗子竄過似的思想，朦朧的驚懼，麻木的期待，和奇異的，幾乎是惡意的好奇心，以及擠不出來的眼淚的苦楚，充填了他重荷的心，在嘴唇上却浮着勉強

的空虛的微笑，作着無意義的祈禱——不向誰人的祈禱……哦，這一切多澀苦，多可恥的墮落！蘇麗娜不肯見我了。」他腦裏不住迴轉地想：「這很明白；但是爲什麼呢？在這不吉的跳舞會裏碰到了什麼事情？怎樣一下子就會變了卦呢？這樣突然……」（人們常常看到「死」突如其來，但是從來不能習知它的兀突，他們覺得漠無感覺。）「她不給我拍個信兒，不想親自對我解釋……」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一個亢奮的聲音在他耳邊叫喚。

里維諾夫一驚，看見前面站着他的家僕，手裏拿着一封信。他認出這是蘇麗娜的筆跡……在他未拆開這封漆之前，他預感一種不幸要降臨了，他頭沉到胸際，肩膀又起，好像準備來抵擋這打擊似的。

終於他鼓起勇氣，一下子扯開信封。在一張便箋上寫着以下的數行：

「饒恕我能，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我們中間的一切都完了；我要去彼得堡。我非常不幸，但是事情已定，無可挽回。這好像是我的命運……不，我不想辯解我自己。我的預感現實了。原諒我罷，忘却我，我是配不上你的。寬宏些，不要來找我。

蘇麗娜」

里維諾夫讀了這簡短的三行字，慢慢地倒在沙發裏，好像誰給他兜胸打了一拳似的。他讓這信紙從手中滑落到地上，復檢拾起來，重讀一遍，輕輕地自言自語，「去彼得堡，」復讓它掉下了。接着又來了平靜的感覺，他甚至於把手伸過腦後，把墊在頭底下的枕頭弄得平平直直。「男子們受傷至死也不顛仆的，」他想，「怎樣來，便怎樣去。一切都自然：我早就料到了……」——他對自己說謊了，他是從來不曾料到這一回事。「哭了……她哭了……哭點什麼？爲什麼哭，既然她不愛我！但是這也很容易懂的，這符合她本來的性格。她配不上我……對了！」（他苦笑。）「她不知道她自己身上潛藏着多少魅力——在跳舞會中所獲得的效果使她有了這種自信，那末還肯和我這樣無足輕重的窮學生一起麼？——這一切都容易明白的。」

但是他記起了她溫柔的話，她的微笑，記起了她那雙永遠也忘不了永遠也看不到了的、當落在他身上和他的眼光相值的時候照亮了他、融化了他的眼睛；記起了一個飛速的、虛怯的、火熱的吻——於是突然嗚咽了，癡癡地，怒不可遏地，湧着復仇之念地嗚咽了；他翻臉向下，好像渴想把自己和他的周圍斷成片片似地以瘋狂的快意窺閱自己，扼塞自己，把

發熱的面頰放進沙發的墊子中間，用牙齒咬着它。

唉！里維諾夫前天看到的坐在馬車裏的那位男子並非別人正是鄂西寧公爵夫人的表兄弟，豪富的御前大臣，萊森巴赫伯爵。他注意到了黛麗娜在若干高級大員身上所引起的垂青，馬上想到從這樁事實上，*Mit etwas Accuratesse*（有幾分把握地）可以得到什麼好處，他立刻就定下計劃，正如一個處事果斷的男子，手腕靈活的廷臣。他決定火速進行，拿破崙式的。「我要把這絕世的女孩子接到我家裏，」他這樣默想着，「接到彼得堡家裏，我把她立做我的繼嗣，想得個好主意哪，天我甚至於把全部財產都遺給她；好在我沒有孩子。她是我的外甥女，我的伯爵夫人又寂寞又冷清……客廳裏有一個俊俏臉兒總要愉快得多……是的，是的，這樣就是：*es ist eine Idee es ist eine Idee*」（這是一個主意，這是一個主意）但他可得要勸誘，賤感，打動她的父母才行。「他們伙食都不夠開銷，」當伯爵坐在馬車裏到狗廣場去的路上他繼續反復地想，「所以，我擔保，他們是不會固執的。他們也不是偏重感情的人。我可以給他們一批錢。她呢？她一定答應的。蜜總是甜的——昨晚她嚐到過了。這是我單方面的非非想想，該得承認，卻讓他們占了便宜……便宜了老傢伙們。我可以對他們如此這般地說……那末你們非得要決定啦，——否則我另找一個承繼

的——一個孤女——這也許更適合些。肯呢不肯——我派定二十四個鐘頭給你們考慮的——  
—— und damit Punctum (這樣就算說定。) 1

屏邊帶着這一批話，伯爵來求見公爵，後者在前天晚上跳舞會中早就預料到他的拜訪了。這拜訪的結果好像值不得鋪敘，所以這裏從略了。伯爵的預料也沒有錯：事實上公爵和公爵夫人一點也不固執，接受了這批錢；蓋麗娜也在限期滿屆之前答應了。要她和里維諾夫斷絕關係，這是不容易的；她愛他；在把給他的信送出之後，她直睡在床上不起身，不住地哭，消瘦了，蒼白了。但是不管這些，一個月後公爵夫人把她帶到彼得堡，安置在伯爵的家裏；把她交給伯爵夫人照管，伯爵夫人是一個心地很好的婦人，但是頭腦笨得像母雞，外表也有點像母雞。

里維諾夫離開了大學，跑回鄉下父親的老家。漸漸地他的創傷平復了。起先他一點也不知道蓋麗娜的消息，真的他避開了彼得堡的以及和彼得堡上流社會有關的談話。過後，逐步地關於她的風傳——的確不是惡意的，只是好奇地——流布了；關於她的閒話也忙起來了。這位光輝燦燦的捺着特殊烙印的年青鄂西寧小姐的名字在鄉僻社會中也愈來愈頻繁地掛在人們的嘴角上了。好像從前有一個時候，男子們提起伏羅廷斯基夫人的名

字一樣，說起牠來總有一番驚奇，一番尊敬，和一番妬羨。終於她結婚的消息來了。但是里維諾夫對這最後的新聞簡直不曾注意；那時候他已經和泰雅娜訂了婚了。

現在，讀者無疑地可以明瞭當里維諾夫喊着「難道是她麼」的時候他所記起的是什麼人了，那末讓我們再回到巴登，重新續起被打斷了的故事的線索罷。





里維諾夫很遲纔睡着，睡得也不久；他起床來的時候太陽剛剛上來。從窗口遠望，灰暗的山尖襯着明淨無塵的天穹，在紫霧中浮起。「那樹林底下該是多麼涼爽！」他想；於是趕快穿好衣服，忽然瞥了一眼夜來開放得更豔麗的瓶花，拿起手杖，動身向著名的「絕壁」上的「古堡」走去。清新的朝氣強有力地愛撫地圍裹了他。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勇敢地踏開步子；青春的生氣蓬勃的健康在他每一根脈管裏躍動；大地好像在他輕捷的步伐底下彈回來。每步都使他更心輕，更幸福；他在朝露璨然的樹蔭底下，一條鋪着粗砂的小徑上走，沿着一排枝頭茁着春芽，給濃蔭鑲上一道新綠邊緣的杉木行列。「多愉快！」他不住地自言自語。突然他聽到了一陣熟悉的聲音；他朝前望去，只見伏羅希洛夫和巴倍夫迎面走來。這使他着慌了；好像小學生躲避教師一樣，他連忙跑去躲在一簇樹叢後面……「救主

「他祈求着，慈悲地遺走我的同胞們罷！」他覺得這時候只要不被他們瞧見，就是化幾個錢也在所不惜……幸而他們沒有聽見他，他是慈悲的。他聽見伏羅希洛夫，以自信的軍人口吻，向巴倍夫大談其哥底式建築的種種續變，巴倍夫只唯唯地應諾着；顯然伏羅希洛夫把這「續變」已經拉扯得很久，連這位脾氣頂好的熱情家也開始不耐煩起來了。里維諾夫咬緊嘴唇，伸長頸項，細聽他們腳步聲漸漸走遠，着實過了好些時光；隔了很久，這調話式的談話的聲音——一會兒喉音的，一會兒鼻音的——還斷續地傳入他的耳鼓；終於一切復歸靜寂了，里維諾夫好像心裏放下了一塊石頭，自由自在的呼吸着，從藏匿的所在跑出來，再走。

他在山裏逛了三個鐘頭。有時他離開正路，從一塊岩石跳到另一塊岩石，蒼苔溜滑，不只一次地跌倒了；於是他揀一片岩崗坐下，在橡樹或白楊樹的蔭裏，諦聽着長滿了鳳尾草的小澗的晝夜不息的潺湲，和令人忘憂的蕭蕭林葉的聲音，與乎孤寂的山鳥清越的啼囀，作着許多愉快的幻想。一種輕微的愉快的陶醉暗暗地襲來，愛撫地臨近，他勞瘁就要睡着了……突然他微笑了，回首瞻顧，林木金青交錯，移動着的枝葉輕柔地映入他的眼簾；他又微笑了又闔上了眼睛。他開始想吃一點早餐，於是擇路向右堡走去，在那兒，只要化幾

個「克盧士」，便可以得到一杯可口的牛奶和咖啡。但是當他正在古堡前平台上一張白漆小桌子邊沿坐下來的時候，他聽見一陣雜沓的馬蹄聲，三輛無蓬馬車停下來，車中走下一大羣貴婦人和漂亮男子……里維諾夫立刻認得他們是俄國人，雖則滿口說着法國話……也正因他們說着法國話。貴婦人們的服裝是出人頭地的高尙文雅；男子們穿着式樣時新的腰身窄小緊貼着身體的外套，——現在這種樣式是不常見了——頂上等質料的灰色褲，和有光澤的都市人愛用的帽子。每人的頸上都打着一條黑色的，窄小的，抽得緊緊的領結，他們的渾身態度舉止都有點軍人氣派。實際上，他們的確是軍人；里維諾夫湊巧碰到一班年青將官們——社會地位最高，最有權勢最重要的人物——的野宴了。他們的官腔到處都清楚地表現出來；在他們的謹慎瀟灑的態度上，和謙謙卑的微笑着，全然不動聲色的表情上，女性化地動一動肩膀，搖一搖胸體，彎一彎膝節的動作上……這種官腔也在他們的說話聲音中表示出來，這聲音，好像是非常客氣而又求全責備地在答謝着他們部下。全體軍官們都洗刷得挺乾淨，臉刮得挺光，渾身飽和着真正老牌的貴族和禁衛軍

的香氣——上等雪茄煙和最名貴的印度香料的氣息。他們全都有着貴族的手——又白又大，指甲緻密，光潔如象牙；他們的口露發亮，牙齒射光，細嫩的皮色在兩頰上作玫瑰紅，下巴則微帶青色；是挺標緻挺美麗。年青將官們中間有幾個挑揀些，有幾個正經；但是全體都具着敦養良好的表徵。他們每個人都深自知道他本人的身價和他在帝國的將來地位上的重要性，所以處身接物，嚴肅而大方，略微帶點滿不在乎的樣子，那種「管他媽」的神氣，尤其是在國外旅行的當兒，這出落得更自然了。這羣人一陣譁然你推我讓地坐下，噉着笑臉迎人的侍僕。里維諾夫趕忙喝完他的牛奶，付了賬，戴上帽子，正從將官們身邊擦過的時  
候……

「格里哥利·密哈利奇，」他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你不認識我麼？」

他不由自主地停下來。這聲音……這在往時太多次使得他心忡的聲音……他回過頭來，看到了惹麗娜。

她坐在一張桌子旁邊，兩手交疊着靠在一把移得很近的椅背上；頭偏在一邊，臉上堆笑，親熱地望着他，似乎非常歡喜。

里維諾夫立即認得是她，雖則別後十年間她形貌改變了，她從一個姑娘成了婦人了。

她苗條的腰肢發育得臻於完美，從前狹小的肩胛的線條，現在卻令人憶起意大利古宮殿承座上站着的女神。但是她的眼睛依然沒有改變，在里維諾夫看來，好像和在莫斯科小屋中那時候一樣地在望着他。

「惹麗娜·巴夫洛夫娜，」他猶豫地吐出一聲來。

「你認得我麼？我多快活！多快活——」

她忽然停止了，臉微微一紅，挺一挺身子。

「這是很愉快的會見，」她用法語繼續說，「讓我給你介紹我的丈夫，Valérian Mon-  
sieur Laticmou, un ami d'enfance；（樊萊黎·里維諾夫先生，兒時的朋友。）樊萊黎·  
弗拉遜米羅維奇·賴米羅夫，我的丈夫。」

青年將官們中間的一個，差不多是頂漂亮的一個，從椅子上站起，以十分懇懇的禮貌向里維諾夫鞠躬，同時其餘的友人們微微地蹙一蹙眉頭，或者寧可說是各人擺出一副深不可犯的神氣，好像相機度宜來應付這不速而來的平民似的，參加野宴的貴婦人們則以為謎一般眼睛笑一笑是挺合適，甚至於裝出為難的臉色。

「你在——在——巴登住得很久了麼？」賴米羅夫將軍帶着一種全然非俄羅斯式

的貴介子弟派頭。顯然他不知道對他妻子的兒時朋友說些什麼才好。

「不，不久！」里維諾夫回答。

「你想久住麼？」彬彬有禮的將軍繼續。

「我還沒有打定主意。」

「啊！這是很愉快的……很。」

將軍住口了。里維諾夫也沒話說。大家帽子拿在手裏，上身朝前弓，咧開牙齒微笑着，各人望着對方的頭頂。

“*Deux gendarmes un beau dimanche,*”（「一個晴天，一雙警察，」）一位鬚眉眼黃蠟面的將軍哼唧着，——當然唱得不大合拍，我從來不曾聽到過一個俄羅斯貴人唱得合拍的——他臉上的表情總是生氣樣子，好像他自己不能原諒他自己那副尊顏似的。在全體的伴友中間，只他沒有玫瑰紅的皮色。

「但是你爲什麼不坐下來？」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慧麗娜終於說。

里維諾夫依了她的話坐下來。

“*I Say, Valerien, give me some fire,*”（「喂，樊萊黎，給我火。」）另一位將軍

用英語說，他也很年青，但是已經很肥碩，一動不動的眼睛老是望着天，一部絲絨般的八字鬚，時常用他雪白的手指摸着。賴米羅夫遞給他一個銀火柴盒。

“Avez-vous des papiers?”（「你有雪茄沒有？」）一個貴婦人問，語音有點含糊。

“De vrais papeitos, comtesse.”（「真正老牌紙烟，伯爵夫人。」）

“Deux gendarmes un beau dimanche,” 颯風眼將軍又哼了，很吃力地。

「你一定要來望望我們，」這其間，瑟麗娜對里維諾夫說：「我們住在歐羅巴旅館。」

午四點至六點我總在家。我們很久沒有見面了。」

里維諾夫望着瑟麗娜；她也沒有低下眼睛避他。

「是的，瑟麗娜·巴夫洛夫娜，很久了——自從莫斯科。」

「自從莫斯科，是的，自從莫斯科，」她率然重複着。「來望望我，我們談一談，回憶一下

過去。你知道麼，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沒有多大改變。」

「真的？但是你改變了，瑟麗娜·巴夫洛夫娜。」

「我老了些。」

「不，我的意思不是。」

“Irene?” 一位黃頭髮黃樹的貴婦人在和坐在她身邊的軍官交頭接耳絮絮地說了些什麼之後，帶着若有所問的腔調喊，“Irene?”

“我老了點，”蓋麗娜繼續說，沒理睬那婦人，“但是我沒有改變。不，我一點也沒有改變。”

“Deux gendarmes un beau dimanche!” 又唱了。這位易怒的將軍只記得這名歌的頭一句。

“還有一點點刺耳，閣下，”八字鬍的胖將軍說，帶着一陣高聲的粗野的朗笑。顯然這句話是從一個什麼有趣的而為這 *beau monde*（上流社會）所熟知的故事中引來的，接着再是一聲短促的乾澀的笑，於是又瞪眼望天。這集團中其餘的人都笑了。

“你真是掃興的東西，Boris！”賴米羅夫低聲地說。他說的是英語，把 Boris 這名字讀得簡直像一個英國字。

“Irene?” 黃帽貴婦人說過第三遍了。蓋麗娜突然回頭朝着她。

“Eh bien? quoi? que me voulez-vous?”（“噢什麼你要什麼?”）

“Je vous dirai plus tard.”（“俾一會告訴你。”）貴婦回答，裝悄悄地。她外表很



不動人，可老是裝怕，賣俊。有人挖苦她說她：“*Mimandait dans le vide*”『向空中賣怕。』

蒼麗娜不耐煩地皺一皺眉頭，聳一聳肩。

“*Mais que fait donc Monsieur Verrier? Pourquoi ne vient-il pas?*”（『梵爾提先生在幹些什麼？為什麼他還不來？』）一位貴婦拖著大俄羅斯民族所特有的長腔喊道，這音調在法國人的耳朵中聽來怪不入耳的。

「啊，佛，啊，佛，摩舍梵爾諦，摩舍梵爾諦。」<sup>①</sup>另一個貴婦嘆聲歎氣地說，她的誕生地是阿爾柴麥茲。

“*Tranquillisez-vous, mesdames,*”（『請您們放心，太太們。』）賴米羅插嘴道：“*Monsieur Verdier m'a promis de venir se mettre à vos pieds.*”（『梵爾提先生答應過我來跪倒在您們腳前的。』）

「嘻嘻，嘻嘻！」貴婦人們搖着扇子。

侍者拿上幾杯啤酒。

① 她想說的是「句法國話：*Ah, vous, ah vous, monsieur Verdier, monsieur Verdier*——譯者。

“Bairisch-Bier?” (「拜耳耳啤」)八字鬚將軍問，故意很低聲，裝做驚訝樣子——  
“Guten Morgen” (「早上好」)

「那末巴凡伯爵還在那兒麼？」一個年青將軍冷冷地沒精打采地問另一個將軍。  
「在的，」那個將軍同樣冷冷地回答，“Mais c'est provisoire.” (但這是臨時差使。)他們說薩爾若要來接他的任。」

「啊哈！」第一個說話的將軍在牙齒縫裏透出一聲。

「啊是的，」第二個說話的將軍牙縫裏透出一聲。

「我不懂，」剛纔哼着歌的將軍開始了，「我不懂波那爲什麼要舉出種種的理由來辯解自己——當然哪，他把那商人打得正好，*Il lui a fait rendre gorge……* (「打得他吐了起來……)哪，打甚麼緊，也許還有他私下的理由。」

「他怕……給報紙揭發開來，」有人喃喃說。  
易怒的將軍發火了。

「好，這欺人太甚了！報紙揭發！假使由我作主的話，我要叫報紙除開登載肉價麵包價和賣靴子賣皮料的廣告之外什麼都不准登載。」

「還有敗落戶拍賣地產的廣告，」賴米羅夫添了一句。

「在目前情況中，也許……但這是何等樣的談話呀，在巴登，au Vieux-Chateau（在古堡）」

「Mais pas du tout! pas du tout!」（「但這不<sup>!</sup>打緊不<sup>!</sup>打緊!」）黃帽子的婦人

回答道，「j'adore les questions politiques.」（「我愛談政治問題。」）

「Madame a raison,」（「夫人說得對，」）另一位有一副非常可愛的女人相貌

的將軍驕人一句。「爲什麼我們要避開這些問題不談……在巴登又何妨？」

說了這句話，他和葛地望一眼里維諾夫，謙遜地微微一笑。

「一個正直不阿的男子不應該在任何情形之下否認他的信仰。你們想這可對？」

「當然對，」易怒的將軍接腔說，瞞一眼里維諾夫，好像間接攻擊他似的，「但是我覺得沒有……這必要。」

「不，」謙恭的將軍以同樣的和婉說，「剛纔我們的朋友樊萊黎·弗拉遜米羅維奇提到富戶拍賣地產。那不是一樁事實麼？」

「但是現在地產賣不出去，沒有人要！」易怒的將軍喊道。

「也許是的……也許是的。爲了這理由所以我們應該大聲疾呼地宣示這事實……這危機四伏的可悲的事實……我們是破產了……很好；我們窮了……這毋庸爭辯；但是我們，大地主們，我們仍舊代表一種原則……*un principe*。（一種原則。）保存這原則則是我們的義務。*Pardon, madame*,（對不起，太太，）我想你掉了手絹了。當某種——就這樣說罷——黑暗的潮流甚至於影響到我們的最卓越的頭腦的時候，我們是義不容辭地要用手指（他伸出他的手指）給公民們指出這趨於滅亡的深淵。我們應當鄭重堅決地警告他們「回頭罷，回頭罷……」這就是我們所要說的。

「可是，並不能統統回過來。」賴米羅夫快快地說。

謙遜的將軍只是露齒笑了笑。

「是的，統統，統統，*mon très cher*,（我最親愛的，）回得愈後愈好。」

這位將軍又禮貌地望了里維諾夫一眼。里維諾夫覺得受不了了。

「難道我們要回到「七羅耶爾」的時代去麼，閣下？」

○ 一六一〇年，波蘭與俄國兵，俄兵大敗。莫斯科貴族起而爲內應，因俄皇法四里·許斯基，由貴族推代表

七人代理行政。是爲「七羅耶爾」政體時代。——譯者。

「爲什麼不我是毫不躊躇地表示我的意見的；我們得把……是的……把既成的……

……一律取消。」

「連那二月十九？」

「連那二月十九……能取消儘取消。On est patriote ou on ne l'est pas. (要末做一個愛國者否則便做一個不愛國者。)」還有自由，要否取消呢？他們問。你們想自由是民衆所寶貴的麼？問問他們看——」

「試一試罷，」里維諾夫插嘴了，「試去剝奪這自由看。」

「Comment nommez-vous ce monsieur?」（「這位先生叫什麼名字？」）將軍輕輕問賴米羅夫。

「你們在討論點什麼啊？」胖將軍突然開始說。顯然他是這團體中的搗亂分子。「儘是談那新聞紙麼？談那一個銅子一行字的文巧麼？讓我來告訴你們一個小小的故事，關於我和一個吃筆桿飯的傢伙的——這故事很有趣。有人告訴我他編造了我的謠言。當然囉，

我立刻便把他傳到我的面前來了。他們替我把那文丐帶上來。「怎麼啦？」我說。「我的好傢伙，你造了我的謠言？是你的愛國感情過剩麼？」「是的，多了一點。」他說。「那末，我問，「你愛不愛錢？」「愛的。」他說。於是我把手杖的柄遞給他聞一聞，「你喜歡這個麼？我的安琪兒？」「不，」他說，「我不歡喜它。」「但是你得聞一聞，」我說，「我的手很乾淨，」「我不愛它，」他說，「這樣儘夠了。」「但是我倒非常愛它，我的安琪兒，」我說，「雖則不預備給我自己的，你懂得這比喻麼，我的寶寶？」「懂的，」他說。「那末記住，以後好好做個乖孩子，這一個金盧布給你；去罷，該得日夜感謝我。」於是那吃筆桿飯的傢伙跑開了。」

將軍軒然大笑，其餘的人也同樣大笑——只除了蘇麗娜，她陰沉地望了望說話的人，連一絲笑意都沒有。

謙遜的將軍拍一拍波里斯的肩膊。

「這都是你的捏造，哦，我親愛的朋友……你用你的手杖嚇人……你可是連一根手杖也沒有。C'est pour faire rire ces dames.（這是說給太太們笑笑的。）只爲了一個好笑話，但這不是要討論的要點。剛纔我說過我們一定要完全向後轉。請懂得我的意思。我並不是敵視所謂「進步」的，只是所有的那些大學，神學院，民衆學校，那些大學生們，牧

師兒女們，平民子弟們，和那些小鬼頭們，*tout ce fond du sac, la petite propriété, pire que le prolétariat*，（所有的袋兒底裏的寶貝，那些小地主，比普羅列塔利亞還要壞。）——他說到這兒，氣力不加，幾乎是微弱的聲音——*voilà ce que m'effraie……*（這就是嚇壞了我的……）這就是我們應該制止而必得制止的。」（於是又和藹地望了里維諾夫一眼。）「是的，應該加以制止。不要忘記了，在我們中間誰都沒有作過任何請願，誰都沒有要求過什麼。比方說——地方自治，誰要求的？你要求過麼，還是你，或你，或是你們，*Mesdemoiselles*？（太太們？）你不單作法自弊地束縛了自己，也束縛了我們了，你知道。」（將軍的漂亮的面孔為一種喜悅的微笑而煥發了。）「我親愛的朋友們，為什麼你們要討好取悅羣衆。你們歡喜德讓·克拉西，這說來中聽，樂了你，薰得你香噴噴的，你也可以借此遂你的私圖……但是你知道這是一柄兩面刀。還不如老樣子來得好，和從前一樣……着實靠得住些。不要讓羣衆講理，信任貴族政治，只有「它」是權力……真的這樣一定更好些。至於進步……我當然不反對進步的。只是不要給我那些律師，陪審員，民選官吏等等……只要不侵犯統治權，——統治權高於一切——你可以造橋，築碼頭，辦醫院，用煤氣燈把大街點得通亮，有何不可呢？」

「彼得保四面火勢燎天了，你去談你的進步罷！」易怒的將軍嚇聲地說。

「是的，你是個懷着惡意的傢伙，我看得出来，」胖將軍說，懶洋洋地搖搖頭；「你可以做一個首席檢察官，但是在我的意見，avec Orphée aus enfers le progrès a dit son dernier mot.（在地獄裏的奧斐斯，進步是唱到最後的一個字了。）」

「Vous dites toujours des bêtises,」（「你老是說傻話。」）亞爾榮麥茲的貴婦人怒笑着說。

胖將軍裝出尊嚴的樣子。

「Je ne suis jamais plus sérieux, madame, que quand je dis des bêtises.」（「我說傻話時候，太太們，便是最正經不過的。」）

「這句話樊爾提先生說了好幾遍了，」惹麗娜低聲說。

● Orphée 希臘神話，奧斐斯是Apollo 和 Calliope 之子，詩人和音樂家。他的七弦琴奏時，能使水石感

動。當他的愛妻 Eurydice 死後，他親入冥府，以琴聲感動 Pluto，尤其憐憫人間，但囑其不得回顧，彼真

一回頭，愛妻之影即消失矣。——譯者。



“*De la poigne et des formes*,” 胖將軍喊，“*de la poigne surtout*.” 這句話翻成俄國話，便是：「要有禮貌，但是莫藏起你的拳頭。」

「啊，你是個壞蛋，無可挽救的壞蛋，」謙恭的將軍插口罵。*Mesdames*，（太太們，）不要聽他。會叫的狗不咬人的。他除了和女人調情之外別無所愛。」

「不作與這樣，波里斯，」賴米羅夫和他的夫人交換了一個眼花之後說，「取笑只管取笑，但是太過分了點。我們不該忘記，進步是一種社會現象；這是一種徵候。我們應該睜開眼睛觀察牠。」

「不錯，」胖將軍皺一皺鼻子說，「我們知道你要做政治家。」

「不見得……一點也不想做政治家，但是一個人不應該拒絕認識真理。」

「波里斯又把他的手指摸到八字鬚上，瞪眼望天。」

「社會生活是很重要的，因為民族的發展和國家——就這樣說罷——的命運——」  
“*Valerion*,” 波里斯帶責備的口吻說，“*il y a des dames ici*.”（這兒有許多太太，）想不到你會說這些話。你想做委員麼？」

「謝謝天，委員會現在都停止——活動了，」易怒的將軍插進一句，他又開始哼着

賴米羅夫拿一塊潔紗手帕掩到鼻子邊，漂亮得體地退出了辯論；謙恭的將軍還在罵「渾蛋渾蛋！」但是波里斯却轉身朝着「向空中賣俏」的婦人，沒有放低聲音，也沒有改變他臉上的表情，用許多問話強她回答什麼時候「答報他的虔誠，」好像他是無可挽救地愛上了她，爲她受盡苦惱的一樣。

在這談話中，每一刻工夫都使里維諾夫愈覺得不舒服。他的驕傲，他的率真的平民的驕傲，幾乎是反激起來了。

在他，一個小官吏的兒子，和這些彼得堡掌握軍權的貴族們中間有什麼共通的地方？他愛他們所恨的一切；他恨一切他們所愛的；這樁事實他認識得太清楚：整個身心都感覺到。在他看來，他們的笑話是乏味的，他們的腔調是難受的，他們的動作姿態是虛偽的；在他們流暢的言詞中他覺得有一種可憎的可輕蔑的調子——但是他，卻在他們的面前低頭羞怯，在這些東西，這些敵人面前低頭。「呃！多討厭！我礙了他們，我在他們面前成爲可笑的了，」他腦中不住迴轉地想着，「爲什麼我留這在裏？走罷，立刻走罷。」羞麗嬌的在場也留不住他，她也引起了她憂鬱的情緒。他從椅子上站起，開始告辭。

「你就要走了麼？」蓋麗那說，但是想了一想之後，也不強留他，只是求他答應說一定來看她。賴米羅夫將軍以同樣的極文雅的禮貌同他告別，和他握一握手，送他走到平台的盡頭……但是里維諾夫剛繞過那條路的第一個轉彎，他聽見他的背後起了一陣全體嘩然的大笑。這笑聲和他無關，是爲了那位等得好久了的樊爾提先生，忽然騎一匹驢子，穿一條藍褲，戴一頂提羅爾製造的帽子在平台上出現而發的，但是血湧上了里維諾夫的兩頰，他覺得強烈的酸苦：他的緊閉的嘴唇好像是膠上了苦艾。「可憎的俗物，」他喃喃道，沒想到他和他們相處僅幾分鐘，是沒有充分根據下這樣苛刻的評語的。而這就是蓋麗那落入的社會。蓋麗那曾有一個時候是他的蓋麗那！在這社會裏，她活動着，生活着，統治着；爲了這社會，她犧牲了她個人的尊嚴，她心的最高貴的感情……很明顯地是命該如此，她不配有更好的命運！幸而她不會問起他現在的志趣，這多高興！否則他也許會在「他們」的面前打開自己的心來的……「絕不再也不！」里維諾夫喃喃自語着，深深吸了一口清鮮的空氣，幾乎是快跑地往山下朝巴登奔去。他想到他的未婚妻，他的親愛的，溫良的，聖潔的泰雅娜，在他眼中，她是多純潔，多高貴，多真實。他以極真純的溫柔記起了她的面貌，她的話，她的一舉一動的姿態……他多麼焦急地盼望着她回來。

急劇的運動平靜了他的腦筋。回寓後他坐在桌邊，拿起一本書；突然這本書從他手中溜脫了，簡直打了一個寒顫……什麼事啦？什麼也沒有，只是慧麗娜……慧麗娜……突然他覺得他和她的會見是有點不可思議的，奇異的，不平常的。這可能麼？他碰到了她，和從前那位慧麗娜談話了……爲什麼在她身上沒有那種判然顯在那些人身上的可憎的俗氣？爲什麼他好像覺得她是厭倦，悲哀，嫌惡她的處境？她是在他們的營盤裏，但是她不是一個敵人。什麼理由逼得她這樣快樂地接待他，要請他去望望她呢？

里維諾夫暗自驚奇了。「哦，泰雅，泰雅！」他熱情地喊，「你是我護身的天使，只有你，我的溫良的保命神。我只愛你，永遠愛你。我決不去看「她」，完全忘了「她」，讓她和她的將軍們尋開心吧。」里維諾夫又拿起書來。

里維諾夫又拿起書本，但是讀不下去。他走出屋子，散一會步，聽一下音樂，溜一眼賭場，再回到房裏，試想再讀——還是不行。時間好像特別暗澹，不緊不慢地挨着過。比須察金，那位善意的，心平氣和的農事調停局局員跑進來，坐了三個鐘頭。他談着，辯駁着，提出許多質疑，間歇地一下子談論到高尙的，一下子又談到實際的問題，他把四周的氛圍弄得迷漫着沈鬱的氣象，這使里維諾夫窘極，差點兒要噁起來了。說到散佈沈鬱——困人的，冰冷的，無可告助的絕望的沈鬱——的技巧，比須察金是無出其右的，就是長於散佈憂鬱的最嚴正的道學家，也絕對比他不上。只要看到他的剪得整整齊齊梳得光光的鬚，奄奄無生氣的眼睛，端端正正的鼻子，便不由得令人倒噎一口冷氣；他的吞吞吐吐的，打瞌睡似的，懶洋洋的說話腔調，好像天生就專爲了說些——堅信地，明晰地——「二二得四，不是三，也不

是五」或者「水是濕的」或者「樂善好施是可嘉的」那種千古不易的真理；或者是「個人無異於國家，國家無異於個人，爲了金融周轉，債務往來是絕對不能避免的」那一些話似的。然而儘有了這一套，他還是一個頂好不過的人！這是俄羅斯的命運；在我們中間，好人便是沈鬱乏味的。比須察金終於走了；卻來了個萃達舍夫，他也不探探主人的口氣，便毫無廉恥地開口，向里維諾夫借一百盾，里維諾夫照數給了他，雖則事實上萃達舍夫並不討人歡喜，甚至於在他看來是有幾分討厭的，里維諾夫雖則的確知道這錢永也不會歸還；並且他自己正需要錢，然而他借給了他。爲什麼借給他呢，讀者也許要問。誰能夠說這又是俄羅斯人的一個弱點。讓讀者把手柄在自己的心頭，想一想在他的生活中有多少次做事是絕對沒有理由的罷。萃達舍夫簡直謝都沒謝一聲；要了一杯阿芬泰勒（巴登的紅酒，）嘴唇也不抹，大聲地可憎地踏踏踏地響着鞋跟走了。里維諾夫望着那漸漸走遠的這賄鬼發紅的頸背，他多討厭自己！在天黑之前他收到泰雅娜寄來的信，信中告訴他姑母身體不大舒適，她在五六天之內不能來巴登。這消息更使他陰鬱；增添了他的煩惱，他很早便心情不快地上床睡了。第二天，即便不能說比頭一天壞，也不見得更好些。一大清早里維諾夫的房間裏便擠滿了他的同胞們：巴倍夫，伏羅希洛夫，比須察金，兩位官吏，兩位漢德堡的學

生，都一齊擁進來，直到午飯時節還不走，雖則他們話都講完了也顯然說得厭倦了。他們只是不知道怎樣安排自己，偶然跑到里維諾夫的房裏，便——借他們自己的話來說——便「黏」在那兒了。開頭他們談着格伯廖夫回漢德堡去了，他們要跟他一起去；接着在哲學問題上發揮了一些意見，又略及波蘭問題；繼之論到賭博，妓女，於是講來講去又講了許多中傷別人的故事；最後這談話落到各種各樣的「好漢」、「大胖子」和「饕餮者」上面。起先，他們把陳舊的故事都搬出來，說到盧金，說到一個教會執事和別人打賭，吃了三十三條鱈魚，說到著名的大胖子，烏蘭地方的窩齊耶亭諾夫上校，說到一個兵士把自己的脛骨放在自己的額上碰斷，這之後接着的便是乾乾脆脆的撒謊了。比須察金打着呵欠說他認識一個小俄羅斯的農婦，臨死的時候曾被證明有二十七布特<sup>◎</sup>零幾磅重，還有一個地主，一頓點心吃了三隻鵝一條鱈魚；巴倍夫突然樂起來，喊着說他可吃一隻全羊，當然哪，少不得「油鹽醬醋」；伏羅希洛夫不知怎的和一個同伴，一個強壯結實的見習軍官吵起來，來得這樣奇突，大家都給嚙住，鴉雀無聲了，他們彼此望了一眼，各人拿起帽子，散了。在他們散後

只賸下里維諾夫獨自個兒的時候，他想做點什麼事，但是他覺得好像腦子裏裝滿了冒烟的煤炭；什麼事都不能做，這夜晚又虛度了。第二天早晨他正預備吃早點的時候，聽見有人敲門響。「天哪，里維諾夫想，「又是昨天的好朋友，」他心驚膽戰地喊：

「Herein!」（請進來！）

門慢慢開了，坡圖革走進來。只見是他，里維諾夫非常高興了。

「好極了！」他說，親熱地和這料想不到的客人握手，「你來得正好！我正想來找你，但是你沒有告訴我你住在什麼地方。請坐，放下帽子。請坐。」

坡圖革並沒有回答里維諾夫親熱的歡迎，仍舊站在房間的中央，蹣跚着雙腳，微微笑着搖搖頭。里維諾夫誠懇的招呼顯然感動了他，但是他的表情上有幾分拘束似的。

「這其間有一點……小小的誤解，」他開口說，略帶躊躇。「當然，我總是非常高興……我……但是這番是別人請我來……特地來拜望你的。」

「這就是說，你的意思是，」里維諾夫帶着感情受傷的腔調下註解道，「你不是自己想來的？」

「哦，不……真的！但是我……我，倘使不是別人要我來，我今天也許不會想起關到你



這裏來。簡言之，我給你捎個信。」

「誰的，容許我問麼？」

「一個你熟識的人的，惹麗娜。巴夫洛夫娜·賴米羅夫，你在三天前答應去看她，可是你沒有去。」

「你認識賴米羅夫太太麼？」

「正是。」

「你很熟識她麼？」

「到某種程度我是她的一個朋友。」

里維諾夫靜默了一回兒。

「容我問，」他終於又說了，「你知道惹麗娜·巴夫洛夫娜爲什麼要見我麼？」

坡圖靠近窺邊。

「到某種程度我知道了這一點。她是，據我的判斷，很高興見到你——換一句話說——她要恢復和你從前的關係。」

「恢復，」里維諾夫跟着說一句，「請原諒我的鹵莽，容許我再問一聲，你知道這關係

是什麼性質的麼？」

「嚴格地說……不，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坡圖董突然回過頭來，和藹地望着他說，『我想這關係相當深。意麗娜·巴夫洛夫娜極口推崇你，逼得我答應她把你請到。你去麼？』

「什麼時候？」

「現在……立刻。」

里維諾夫搖一搖手。

「意麗娜·巴夫洛夫娜，坡圖董往下說，『意中以爲——我怎樣說呢——那批人，姑且這樣說罷——三天前你碰到她的時候所見的那批人也許不怎麼特別地引起你的愛好；但是她託我轉告你『魔鬼實際並不如畫得那般醜怪。』』

「噢……這是專指那批人說的麼？」

「是的……也指一般而言。」

「噢……那末，索尚·伊凡尼奇，你對於魔鬼的意見怎樣？」

「我想，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它無論如何並不如畫得那般的醜怪。」

「比較好點麼？」

「較好或較醜，這難說，無疑地不是像畫得那麼樣。喂，我們去麼？」

「先坐一回兒。我得承認我總好像覺得有點奇怪。」

「奇怪什麼容我問麼？」

「你怎樣和薏麗娜·巴夫洛夫娜做起朋友來的？」

坡圖革渾身上下自己打量了一番。

「以我的外表，以我的社會地位而言，當然看來不像；但是你知道，莎士比亞說過，「天地之間還有許多你夢想不到的東西哪，荷拉提」類此的話。生命不能貌相。這裏有一個比喻：你面前長着一顆樹，這時候沒有風；低極枝的樹葉怎樣能和高枝的樹葉接觸呢？這是不可能的。但是當暴風雨來時，一切都改變了……這兩片葉子接觸了。」

「啊！那末是有過暴風雨麼？」

「我這樣想，我們的一生怎能不經過暴風雨呢？但是哲理談得夠了。這是該去的時候。」  
「里維諾夫仍猶豫着。」

「哦，天哪！」坡圖革裝副骨稽臉相說，「現在的青年人多古怪！一位頂可愛的貴婦人請他去見她，特地派人來請他，而他推三阻四的。你應該慚愧，我親愛的先生，你應該慚愧。這

裏是你的帽子戴上，'Vorwärts'（開步走）正如我們那些熱情的德國朋友所說的。  
里維諾夫又猶豫了一刻工夫，終於戴上帽子，和坡圖蓋一同走出房間。

他們一同走進巴登一家頂漂亮的旅館，求見賴米羅夫人。管門的僕人先請教了他們的名姓，便立刻回答說，“*Die Frau Fürstin ist zu Hause.*”（「伯爵夫人在家。」）親自引他們上了樓梯，在房門上叩了幾下，替他們通報。*Die Frau Fürstin*（伯爵夫人）立刻接見他們，房中只有她一個人，她的丈夫到卡爾斯威安去拜見一位大員，一位路過該處的「要人」去了。

當坡圖革和里維諾夫跨進門檻的時候，慈麗娜正坐在一張小桌子旁邊，在一塊繡布上繡花。她立刻便把繡拋在一旁，推開小桌子站起來；一種真誠的快樂的表情掠過她的臉。她穿着早晨便服，領頭很高；她的肩臂的美麗的線條在單薄的衣料底下隱隱顯出；她的未加梳束的髮髮鬆散開來，披在纖柔的頸項上。慈麗娜向坡圖革投了一個迅速的眼花，輕

輕說一句“*Merci*,”（「謝謝」）把手伸給里維諾夫，溫和地責備他的健忘。

「這樣算老朋友麼！」她殿尾說了一句。

里維諾夫開始道歉。“*C'est bien, c'est bien*,”（「好啦，好啦」）她連忙答應着，從他手裏接過帽子，以友愛的強制，請他坐下。坡圖華也落坐下來，但是不一會兒又站起，說他還有個推脫不了的應酬，說他晚飯後再來，便開始告辭了。惹麗娜又投給他一個迅速的眼光，親熱地點點頭，但沒有留他，看他從門邊隱去之後，便立刻回過頭來以一種躁切的不安望着里維諾夫。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以柔軟的音樂般的聲音用俄國話說，

「現在我們面對面只有兩口兒了，我可以告訴你我是多麼高興我們的會見，因為這……這給我一個機會……」（惹麗娜直望他的臉）「來要求你的寬恕。」

里維諾夫不由得一驚。他沒料到這樣迅疾的突擊。他想不到她自己會先開口把談話轉到過去的事情上面去的。

「寬恕……寬恕什麼……」他喃喃說。

惹麗娜臉一紅。

「寬恕什麼……你知道的，」她說，頭微微地偏過一邊。「我會經虧待過你，格里哥利

·密哈里奇……雖則無疑的，這是我的命運，」（里維諾夫記起了她的信，）「然而我不懊悔……無論如何已來不及了；但是，無意中碰到了你，於是我自己對自己說，我們務必再做朋友，務必……假使這做不到，我將深深感到痛苦的……爲了這，所以我想我們應該有一個解釋，不能遲延，一次爲止的解釋，這樣以後便不至於有……*regret*（煩惱，）不自然，一次爲止，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得告訴我寬恕我，否則我將意爲你對我懷着……*la vengeance*。（怨恨。）*could*！（便是這一點！）也許這是我單方面的一片癡想，因爲說不定你早就把一切都忘了，早忘了，但是不管這些，告訴我，你寬恕我。」

「意麗娜氣都不停地說了這全篇話，里維諾夫可以看到在她的眼睛裏閃耀着眼淚……是的，真的眼淚。」

「真的，意麗娜·巴夫洛夫娜，」他連忙說，「怎好說是你求我的原諒，我的寬恕呢？……一切過去的都埋葬了，我只是覺得奇怪，在這些圍繞着你的富貴榮華當中，你仍然保留着對你童年伴侶的古暗的記憶……」

「這使你奇怪麼？」意麗娜輕輕地說。

「這使我感動，」里維諾夫接着，「因為我永也想不到——」

「可是，你沒有告訴我你寬恕了我，」惹麗娜插口道。

「我誠意誠心地爲你的幸福而快樂，惹麗娜·巴夫洛夫娜。我以我的全心祝世界上一切美好的都歸你……」

「你不記我的壞處麼？」

「我只記得從前你所給予我的幸福的時刻。」

惹麗娜把雙手伸給他，里維諾夫熱情地握住牠們，並不立刻放開……有什麼很久很久的，暗暗擾動了他的心，在這滑軟的接觸上。惹麗娜仍直望着他的臉；但是這一回她是微笑着的……他也是第一次有意地逼視她……於是他又認得了這會有一時於他是那般寶貴的形姿，那有着奇異的睫毛的深湛的眼，那頰上的小痣，那前額上長得特別的髮根，和她的帶幾分甜蜜而又打趣的掀一掀眉頭的一動嘴唇的習慣……這一切，一切都熟識……但是她長成得多美，這年青的女人的身體是多誘惑多有魅力！沒塗口紅，沒畫眉，沒擦粉，這妍豔的臉沒有一絲修飾……是的，這是美麗的女人。一種鑑賞的心情佔據了里維諾夫……他仍在望着她，但是他的思想卻跑得很遠很遠的……惹麗娜看出來了。



「那末，好極，」她高聲地說：「現在我的良心可以安了，我可以滿足我的好奇心了。」  
「好奇心，」里維諾夫跟她說了一句，迷惑地。

「是的，是的……第一樁事情我便先要知道你現在做些什麼事，你有些什麼計畫；我統統要知道，如何，何事，何時……統統，統統。可是你要說真話，我警告你，我是暗中跟着你，沒有失去你的蹤跡的……儘我所能。」

「你暗中跟着我，你……在那兒……在彼得堡？」

「在環繞我的富貴榮華中，一如你剛纔所說的。確實地，是的，我跟着你。至於那富貴榮華，我們以後再談；現在你一定要告訴我，一定要告訴我很多，很長，不會有人來打擾我們。啊，這將多麼愉快，」意麗娜接着說，快樂地坐在一把圈椅裏，把自己安排得很舒適。「說啊，開始。」

「在我說我的故事之前，我先得謝謝你，」里維諾夫開始說。

「爲什麼？」

「爲那東花，在我房裏發現的花。」

「什麼花？我一點也不知情。」

「什麼？」

「我告訴你我一點也不知道……但是我等着……我等着你的故事……啊，坡爾是多麼個好人，把你請過來了！」

里維諾夫尖起耳朵聽。

「你認識這位坡爾先生很久了麼？」他問。

「是的，很久了……但是告訴我你的故事。」

「你十分熟悉他麼？」

「哦，是的！」意麗娜輕歎了一聲。「這中間有特殊原因……你，當然，聽到過艾莉莎·落耳斯的罷……她，在前年，死得多慘……啊，真的，我忘了你是不知道我們中間的醜史的……不知道是幸福的，真真幸福的。O quelle Chance!（哦，多難得！）終於，終於，有一個人，一個活在現世的人，他不知道我們的私事！並且還可以和他談談俄國話，當然不是道地俄國話，可仍得是俄國話，不是那永遠裝腔的彼得堡法蘭西官話。」

「那末，你說，坡爾是和她有關係——」

「提起這樁事我心裏便十分難過，」意麗娜插口道。「艾莉莎是我女塾裏的頂知己

的朋友，離開學校後在彼得堡也繼續見面。她把她一切的祕密都吐露給我，她很不幸，她受了很多苦。坡圖董在這樁事情上做得非常漂亮，以真正的俠義，他犧牲了自己。就是在那個時候我才認識他尊重他的！但是我們話又岔得遠了。我等着你的故事，格里哥利·密哈里奇。

「但是我的故事一點也引不起你的興趣，惹麗娜·巴夫洛夫娜！」  
「這不關你事。」

「想一想，惹麗娜·巴夫洛夫娜，我們十年不見了，整整十個年頭。這其間逝去的流水該有多少！」

「何只流水！何只流水啊！」她帶着異常酸苦的表情複述他的話；正惟這個緣故，我要聽你……」

「還有，我真的不知道應該從那裏說起？」

「從頭說起。從頭早的時候，當你……當我跑到彼得堡去的時候，你離開莫斯科了……你知道自從那時候起我便再也沒有回到莫斯科！」

「真的麼？」

「起先是不能去；過後，我結婚了——」

「你結婚很久了麼？」

「四年了。」

「有孩子麼？」

「沒有，」她乾澀地回答。

里維諾夫靜默了一回兒。

「那末你就一直住在他——他叫什麼名字？——萊森伯赫伯爵的家裏，直到你結婚

麼？」

薇麗娜直望着他，好像她想思索一下他爲什麼要問這話似的。

「沒有……」終於她回答。

「我的意思是，你的父母們……啊，我還沒有給他們問安，他們——」

「他們都康健。」

「仍舊和從前一樣住在莫斯科麼？」

「和從前一樣住在莫斯科。」

「你的弟妹們？」

「他們都很好，我都有照顧的。」

「啊！里維諾夫斜瞟了蓋麗娜一眼。『真的，蓋麗娜·巴夫洛夫娜，不該要我說我的故事，倒應該是你，單只爲了——』他突然覺得說不出口，停止了。」

蓋麗娜把手提到面前，將手指上的結婚戒指轉來撥去。

「你這樣想麼？我不拒絕，」她終於答應了。「有一天……也許……但是你先……因爲，你知道，我雖則想暗暗跟蹤着你，仍然知道得很少；至於我……至於我，你一定聽得夠了。對麼？我想你聽到過一些的，告訴我？」

「你，蓋麗娜·巴夫洛夫娜，你所處的地位是太顯著了，莫想不成爲別人談話的資料，……尤其是在我居住的鄉下，在那兒，什麼流言都相信的。」

「你也相信這些流言麼？怎樣的流言？」

「說老實話，蓋麗娜·巴夫洛夫娜，這種流言很少進我的耳朵裏。我過着很孤獨的生活。」

「怎樣過？你豈不是去克里米，在軍隊裏麼？」

「連這你也知道麼？」

「正是，我告訴你，你是被監視着的。」

里維諾夫又迷惑了。

「爲什麼還要我告訴你？我不說你也知道的事情呢？」他低聲說。

「爲什麼……做我所要求的事。我要，格里哥利·密哈利奇。」

里維諾夫低下頭，於是開始……相當沒頭緒地把他的沒趣味的經歷給意麗娜說一個粗略的大概。他時常停住，詢問地望一望意麗娜，好像在問她說得夠不夠的樣子。但是她堅執地要他繼續說下去，她把頭髮掠到耳朵後，肘子支在椅子靠手上，好像以極緊張的注意聽取他的每一字句似的。但是這時候倘使有誰從一旁看，觀察她臉上的表情，誰都可以猜到她並沒有在聽里維諾夫的話，只是在深深冥想著……但她冥想的不是里維諾夫，（縱然這時候他在她注視之下耳紅面熱地慌亂了。）一個數段的生活湧起在她的眼前，一個截然不同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她自己的。

里維諾夫沒有說完他的故事，但是受了逐漸增加的內心的不安和不愉快的感覺的影響，突然停止了。這番意麗娜沒說什麼，也不逼他說下去，只是把攤開的手掌掩住自己的

眼睛，好像疲倦了似的，慢慢地靠在椅背上，一動也不動。里維諾夫等待了一會；於是，想到他的會晤已經過了兩個多鐘頭了，正伸手去拿帽子，突然隔壁房間裏響着一陣急速的軟皮鞋吱吱嘎嘎的聲音，空氣中飄來了一陣珍貴的貴族的香氣，樊萊黎·弗拉遜米羅未奇·賴米羅夫進來。

里維諾夫站起來，和漂亮的將軍交換了一個鞠躬禮，這時候，意麗娜一點也不着忙，把臉上的手移開，冷冷地望了她丈夫一眼，用法國話說，「啊！你回來了！幾點鐘了！」

「快要四點，*Ma chere amie*（親愛的）你還沒有梳粧——公爵夫人等着我們呢，」將軍這樣回答；同時將他的纏得很緊的身子朝里維諾夫方面彎一彎，用着他特有的幾乎是女性的開玩笑的的口吻添了一句，「這很清楚，愉快的貴賓使你忘了時間了。」

在這裏，請讀者容許我把我所知的關於賴米羅夫將軍的履歷略述一下。他的父親是個私生子……你們怎樣想？你們猜得不錯——但是我的意思不是這麼說……他的父親是亞歷山大一世在位時的一個著名的大官和一個漂亮的法國女戲子的私生子。這位著名的大官把他兒子生出來，但是沒有遺留給他財產，這位兒子（我們的故事中主人的父親）自己也沒有時間掙得份好家業；他只昇到上校警官階級便死了。在他死的上一年，他

和一個受他保護的漂亮的青年寡婦結婚。這寡婦的兒子，樊萊黎·弗拉遜米羅末奇，派人幫忙進了貴族士官學校，憑他那副漂亮的儀表，漂亮的舉止，和端方的品行（雖則他也經歷過從前皇家軍官學校子弟無可避免地做過的種種行爲）受了上司的賞識——倒不是爲了他術科成績優良——畢業後便進入禁衛軍。他的前程是光明的，這得感謝他的謹慎快樂的氣質，跳舞的技巧，和他的在大檢閱中做傳令官時騎在馬背上——大都是別人的馬匹——的趕趕的武姿，最後，還有那種對上司的謙恭親熱的特別手段，溫柔的，察言觀色的，幾乎是貼心的慇懃，帶着點浮泛的飄如輕烟般的自由主義的氣息……這種自由主義可並沒有阻止他在派他去鎮壓什麼亂子的白俄羅斯村莊中，痛鞭了五十個農奴。他的相貌是挺惹人歡喜，看來怪年青；臉龐滑膩，兩頰緋紅，又柔軟又有彈性，他結交女人是驚人地馬到功成；到了成熟年齡的上流貴婦人簡直爲他顛倒了。由於習慣的謹慎，爲了利害打算的沈默寡言，賴米羅夫將軍經常地在高等社會中走動，好像勤勞的蜜蜂，就是頂不好看的花朵兒也要採點兒蜜——他沒有什麼品性，沒有什麼學問，但是有着精明能幹的名譽；有知人之明，還有着風轉舵曉察大勢的本領，而最要緊的是他對自身的利益絕對不放鬆，不讓步，他終於看到在他面前展開的平坦的道路了……



里維諾夫勉強地堆着笑，惹麗娜只是脅一脅肩膀。

「那末，」她用同樣冷冷的聲調，「你看到那伯爵麼？」

「當然看到。他請我替他向你問好。」

「啊！他仍舊是那麽蠢麼？你的恩師？」

賴米羅夫將軍沒有回答。他只是笑一笑，好像對一個婦人的過於粗率的判斷很寬大似的。這微笑，正是一個居心和善的成年人，對待一個不講理的孩子鬧彊扭的微笑。

「是啫，」惹麗娜只顧自己說，「你的朋友伯爵的蠢是蠢得太可驚了，雖則我見過不少的人。」

「你自己要我去看他的，」將軍喃喃道，於是回頭向里維諾夫用俄國話問他「巴登的礦泉對他有什麼益處沒有？」

「我得感謝地說，我的身體非常康健，」里維諾夫回答。

「這是頂好的福氣，」將軍滿面笑容接着說：「真的，人們也不一定爲了礦泉來巴登的；不過這礦泉功效很好，*je veux dire, efficace*；（我是想說，非常見效）倘使誰有病，比方我，神經性咳嗽——」

惹麗娜急速地站起來。「再見，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我希望不久再見。」她用法語說，輕蔑地打斷了她丈夫的話，「但是現在我要梳妝去了。那位老公爵夫人，老是那一套 *Partie de plaisir*（娛樂會）真受不了，沒有別的，只叫人受累。」

「你今天對誰都很苛刻，」他的丈夫咕噥道，悄步地走到隔壁房間去。

里維諾夫正轉身朝門走去……惹麗娜止住他。

「你把什麼都告訴了我，」她說，「但是你瞞着一樁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情？」

「別人告訴我你要結婚了？」

里維諾夫紅到耳朵根……真的，他是故意沒提起秦雅；但是他覺得非常惱了，第一點，惹麗娜知道了他要結婚，第二點，她相信他是有意瞞着她的。他完全不曉得說些什麼才好，而惹麗娜的眼睛盯住他不放。

「是的，我要結婚了，」終於他說出來，立刻轉身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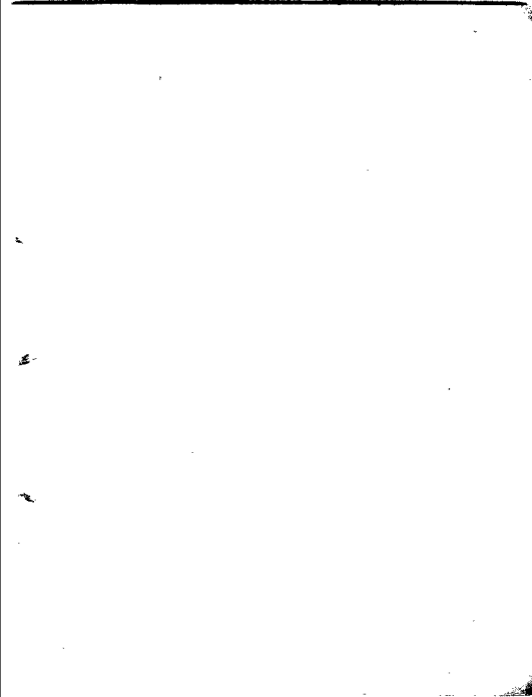
賴米羅夫回到這房間。

「噯？你還沒有梳妝？」他問。

「你獨自備去好了；我頭痛。」

「但是公府夫人……」

慧麗腳把他的丈夫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轉過背，走到梳妝室去。」



里維諾夫覺得非凡厭惡自己，好像他在賭盤上輸了錢，或者是破了自己的約言一樣。一種內在的聲音告訴他——他在結婚的前夕，一個清醒的有理智的男子，不是一個孩子——不應當受好奇心的驅使，也不應被感情蠱惑。「去得真有十分必要呢！」他想。「在她的一方面只是輕薄勾挑，一時異想，朝三暮四……她無聊起來了，她厭倦了，於是來抓我……正如一個髮於山珍海錯的人忽然想吃黑麵包一樣……這原屬自然……但是我爲什麼要去呢？我對她豈不是只有輕蔑麼？」這最後的一句話，雖則僅在腦中想着沒說出來，可是頗費了很大的力氣……「當然哪，危險是沒有的，決不會有危險的。」他繼續想下去。「我知道我在和誰糾纏。但是火還是玩不得……我的脚再也不踏上她的門了。」里維諾夫不敢也不能承認蓋麗娜在他眼中是多麼美，在他的感情上是多麼有魅力。

這白天又懶懶乏味地過去了。午餐時候，他湊巧坐在一個口髒染色的風采堂堂的 *Sel-horn* (美男子) 旁邊，那位男子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喘息着，翻滾着眼睛……但是，忽然打個呃逆，就證明他又是一個同胞了，因為他立刻使用俄國話說，「啊，我說過不該吃甜瓜的！」天黑了，也沒有碰到什麼差強人意的東西，來抵償白天損失的光陰。華達莎夫，當里維諾夫的面，贏了一注，比他借給他的多過四倍的錢，但是，非但不償還他，倒反帶着恐嚇的神氣，睜眼直在他面上盯了一會，好像正惟因為里維諾夫當場目證他贏了錢，預備再來向他借點賭本似的。第二天早晨又是一批同胞們光臨到里維諾夫家裏；他頗費了一些手脚，把他們調遣開，然後動身到山上去，出門第一步便碰到意麗娜——他假裝不認識她，急急地跑過去——接着又碰到坡圖革。他正想和坡圖革談話，坡圖革却好像不大願意理睬他似的。他手裏牽了一個衣服華麗的女孩子，蓬鬆的，黃得幾乎帶白的鬚髮，大的黑眼睛，蒼白的病態的小臉，上有着一副嬌寵的孩子所特有的喜怒哀常的不耐煩的表情。里維諾夫在山裏玩了兩個鐘頭，於是沿着歷畢頓泰勒林蔭道走回家去……一位貴婦人，臉上罩着藍色面紗，坐在一條長椅上的，急速地站起，向他走來……他認得是意麗娜。

「你爲什麼避開我，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說，她的按捺不住感情的聲音，好像內

心是在煎沸着似的。

里維諾夫窘了。「我避開你，惹麗娜·巴夫洛夫娜？」

「是的，你……你——」

惹麗娜好像是興奮的，幾乎是發怒的。

「你誤會了，我向你保證。」

「不，我沒有誤會。你以為今天早晨——我是說，我們碰到的時候——你以為我看不出來你是認得我的麼？你以為你可以說你不認得我麼？告訴我。」

「真的我……惹麗娜·巴夫洛夫娜——」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是一個爽直的男子，你總是說真話的；告訴我，告訴我，你認得我，認得我麼？你不是故意避開我？」

里維諾夫瞥一眼惹麗娜。她的眼睛射着奇異的光，她的兩頰和嘴唇在細密的而網底下蒼白得像死灰。在她面臉的表情上，在她的按捺不住的幽微的聲音中，是有點什麼無奈的怨懟和哀求……里維諾夫不能再裝癡裝呆了。

「是的……我認得你，」他化了大力氣地說。

惹麗娜徐徐地顫戰了，徐徐地放下手。

「爲什麼你不跑過來？」她輕輕地說。

「爲什麼……爲什麼？」里維諾夫離開大路走在一旁，惹麗娜默默地跟着他。「爲什麼？」他又重複了一句，突然他的臉發燒了，他覺得胸口和喉頭好像被一種類似憎恨的激情哽住了。「你……你問這句話，在我們中間，經過了這種種之後，不是現在，當然，不是現在的時候了；只是在那……在……莫斯科。」

「但是，你知道，我們說定了；你知道，你答應過的——」惹麗娜開始說。

「我什麼都沒有答應！原諒我脾氣的粗暴，但是你要求說真話——那末你自己想一想：假使不是你朝三暮四的心變（我得承認這對我不了解）假使不是想試試你在我身上還有多少魔力的一種慾望，我將拿什麼來解說你對我的苦苦——我不知道用什麼字眼才好——追求呢？我們的路是離開得這樣遠！我把一切都忘懷了，我在很久之前歷盡苦痛，總算活了過來，我變成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了；你嫁人了——幸福的，至少在表面上——在世界上處了令人妬羨的地位；恢復我們的友誼，有什麼目的，什麼用呢？我對你有什麼好處，你對我有什麼好處呢？現在我們中間甚至於了解也不可能；我們中間沒有共通的



地方，不論在過去或現在！尤其是……尤其是在過去！」

里維諾夫急促地唐突地說了這番話，頭也不回。蓋麗娜動也不動，只是時時幾乎覺察不出來地向他伸手，好像懇求他停下來聽她說似的，在聽到他最後一句話的時候，她微微咬一咬嘴唇，好像要抑制住這尖銳、急驟的傷害一樣。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終於她說，聲音較鎮靜地；她避開這條時常有人來往的大路，退得更深一點。

這番是里維諾夫跟着她。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請相信我，假使我能夠想像我對你還有絲毫的魔力遺留，那末我就會先避開你。我之所以不這樣做，我所以打定主意，不管我……從前怎樣錯待了你，要和你恢復舊交，這是因為……因為——」

「因為什麼？」里維諾夫幾乎是粗暴地問。

「因為，」蓋麗娜突然用力地說——「在這上流社會中，這令人嫉羨的地位中——像你所說的——於我是太難受，太難堪，太窒悶了；因為，在和這些木偶人——你看到過這些典型的，三天前，Au Vicux Chateau（在古堡）——接觸太久了之後，碰到你，一個活

沒有生氣的人，我歡喜得如同在沙漠中喜愛一塊綠洲，而你，因為我錯待過你，——真的我錯待過你，但是我更錯待我自己！——疑心我在勾挑你，看輕我，拒絕我。」

「你自己選定你的命運的，惹麗娜·巴夫洛夫娜，里維諾夫倖倖然接着說，和剛才一樣頭也不回。

「我自己選定的，是的……我並不埋怨，我沒有權利埋怨，惹麗娜急促地說，好像從里維諾夫的粗暴口氣得到一點祕密的安慰似的。「我知道你瞧我不起，我不想辯解我自己；我只想把我的感情向你解釋，我要你相信我現在並不輕薄勾挑……我，對你勾挑啊，一點兒意思都沒有……當我看到你的時候，我身中一切美好的，年青的……那些當我還沒有選定我的命運之前的日子，那十個年頭背後鋪展在燦爛的光明底下的一切……都復活了……」

「算了罷，真的，惹麗娜·巴夫洛夫娜！就我所知，你生命中的光明是恰正在我們分離之後才開始的。」

惹麗娜把手帕拿到唇邊。

「你說的很殘酷，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但是我不能對你生氣。哦，那不是光明的時

間，我離開了莫斯科並不是爲了幸福；我沒有嘗到一刻的幸福，一剎那的幸福……相信我吧，不管別人對你怎樣說。假如我是幸福，我還像現在這樣和你說話麼……我再告訴你，你不知道那批人是怎樣樣……啊，他們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能感受；他們沒有一點頭腦，*esprit ni intelligence*，（沒有聰明，沒有靈性）除了機智和狡猾以外什麼都沒有；真的，音樂、詩和繪畫同樣是和他們格格不入……你要說我對這一切也是相當淡漠的；但淡漠的程度不同，格里哥利·密哈里奇……程度不同，現在在你面前的不是一個高貴的婦人，你只要望一望我——不是交際界的皇后——他們是這樣稱呼我的——我相信……我只是一個可憐的，可憐的動物，真值得憐憫的。不要奇怪我的話……現在我再也沒有驕傲了！我如同一個乞丐樣向你伸手，你懂得麼，正如一個乞丐……我求你布施，」她突然以一種不自主的情不自禁的激動添了一句，「我求你布施，而你——」

她的聲音嘶啞了。里維諾夫抬起頭來望了意麗娜；她的呼吸急促了，她的嘴唇顫抖着。突然他的心加緊地跳起來，他的憎恨渙然冰消了。

「你說我們的路是離開得那麼遠，」意麗娜繼續往下說。「我知道你是由戀愛快要結婚了，你替你全部的生命籌好了計畫；是的，即使這樣，我們也不會變成陌生人啊，格里哥

利·密哈里奇；我們彼此仍能了解。你想我完全長得蠢了——完全墮落到泥潭裏了麼？不，請你不要這樣想！讓我打開我的心來罷，我求你——就是——就是爲了往日——假如你不願意忘了它——的情面。讓我們的會面不要無結果而散；這是太痛苦了；這次會面也不會久長的……我不知道怎樣說才合適，但是懂得我，因爲我只向你要求小小的一點，這樣小小的一點……只是一點點的同情，只要你不拒絕我，只要你讓我打開我的心——」

惹麗娜停住不說了，她的聲音中帶有啜泣。她輕輕地歎了，畏怯地用一種偷偷地探檢的眼光望着里維諾夫，伸手給他……

里維諾夫徐徐地握了她的手，輕輕地壓着牠。

「讓我們做個朋友罷，」惹麗娜輕輕地說。

「朋友，」里維諾夫夢般複述着。

「是的，朋友……倘使以爲這要求過分了一點，那末至少讓我們朋友地……好像我們中間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過的一樣。」

「好像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過的一樣……」里維諾夫重複着。「你剛纔說過，惹麗娜·巴夫洛夫娜，我是不情願忘記那些往日的……倘然忘不了便又怎樣？」

一個幸福的微笑掠過麗娜的臉，但是立刻又消失了，換上了一個苦難的，幾乎是害怕的表情。

「也像我這樣，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單記着愉快的事情，但是最要緊的，給我一句話……你的金諾……」

「什麼？」

「不要避開我……不要無緣無故傷我的心。你答應麼？告訴我！」

「可以。」

「你把心裏對我的惡感都除去麼？」

「可以……但是說了解你——我不敢說。」

「這也沒有必要……過一會，你會了解的。但是你答應麼？」

「我已經說過了。」

「謝謝你。你看我老是信任你的。請上我家裏來，我等你，今天，明天，我不出去。現在我要離開你了。大公爵夫人朝這條大街跑來了……她已看到了我，我不能避開她和她說話

……等回見……給我手，*adieu, adieu*。（快，快。）再見。」

熱情地壓了壓里維諾夫的手，意麗娜朝一位尊嚴模樣的中年貴婦人走去。這位貴婦人正慢慢地沿着石子路過來，身後跟着兩位貴婦和一個穿制服的非常漂亮的僕人。

“*En bonjour, Chère Madame*”（「噯，早上好，親愛的夫人，」）那位貴婦人說，同時意麗娜向她行一個最敬的屈膝禮。“*Comment allez-vous aujourd’hui? Venez un peu avec moi.*”（「你今天好麼？跑過來。」）

“*Votre Altesse a trop de honneur*”（太捧場了，）意麗娜恭順婉轉的作答的聲音。

里維諾夫待大公爵夫人和她的隨從走遠得看不見之後，然後走出大街。他弄不清楚  
究有何種感覺；他覺得又慚愧，又驚恐，同時他的虛榮心卻因為受了恭維暗地裏沾沾自喜  
……惹麗娜的意料不到的解釋乘他不備地施以突擊，她的急速的熱烈的語句好像狂風  
暴雨般疾掃過來。「這些社交界的婦人是多麼奇怪的動物，」他想；「表裏不一致的……  
她們如何爲自己的生活環境弄得是非顛倒，而她們知道那是醜惡的！」……實際上他並  
不在那裏想，只是機械地反複着這些說了又說的話，好像拿它來抵擋別的更痛苦的思想  
似的。他覺得他現在不應當想得太認真，否則也許會責備自己的，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着，  
幾乎是強逼自己把路上碰到的一切都注意一下……忽然他發現他來到一條長椅的跟  
前，看見長椅前面擺着一雙腳，從這雙腳倒看上去……這雙腳是屬於一個男子的，這男子

坐在椅上，讀着報紙；再看這男子，乃是坡圖革。里維諾夫輕輕地吐出一聲驚訝。坡圖革把報紙放在膝蓋上，注意地，沒有笑意地望着里維諾夫。里維諾夫也沒有笑意地注意地望着坡圖革。

「我可以坐在你的旁邊坐坐麼？」他終於問。

「當然，我很高興。只是我先警告你，倘使你要和我談話，你不要生我的氣——現在我正陷入憎恨人類的脾氣中，什麼事情都用極度嫌惡的眼光看。」

「這沒關係，索尚·伊凡尼奇，里維諾夫回答，坐了下來，「真的有時候也特別教人生氣的……但是什麼弄成你這副心情？」

「照理我不該生氣，」坡圖革開始說，「我剛纔在報上讀到一篇改良俄羅斯司法的計劃，我帶着由衷的欣喜，想到我們終於有點兒道理了，這還並不如一般的掛着獨立、民族主義、或獨創的招牌，想把我們自己的國粹附增在單純明白的歐洲的邏輯上面，而是從外國原封不動地採取他們的長處。只要對農民的環境稍加適應便得了……不用廢除土地村有制度……當然，當然，我不應該生氣的；但是我不幸碰到了一個俄羅斯的「天然金剛石」和他談了一回，這一批天然金剛石，這些只憑自修成功的天才，使我討厭得要鑽進墳



裏裏面去了。」

「你說的天然金剛石是什麼意思？」里維諾夫問。

「哪，有一位先生在這裏東跑西跑，他自以為是音樂天才。」我是算不得什麼，當然，」他會對你說，「我是一個零，因為我沒有受過訓練，但是我肚皮裏的旋律和意匠，比梅耶貝爾要多得多，比都不能比。」第一點，我要說：為什麼你沒有受過訓練？第二點，就是不消說梅耶貝爾，就是最末流的吹笛子的德國佬，規規矩矩地在最末流的德國音樂隊裏吹他的笛子的，比起我們的無師自通的天才，意匠總也多過二十倍；只是那位吹笛者把他的意匠藏在肚子裏，並不大吹大擂地擠到莫札爾特<sup>①</sup>和海登<sup>②</sup>的淘兒裏去顯本領；而我們的

① 梅耶貝爾 (Jacob Meyer Beer, 1791—1794) 德國猶太籍作曲家——譯者。

② 莫札爾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奧地利極有天才作曲家，不幸早死。作

品有 *Les Noce de Figaro*, *Don Juan* 等——譯者。

③ 海登 (Joseph Haydn 1732—1809) 德國作曲家，奧地利，曾題齊名，為管絃樂、鋼琴及提琴四部合

奏的始祖者，有「管絃樂之父」之稱——譯者。

「天然金剛石」朋友，只會亂彈幾只華爾茲或什麼歌，立刻你可以看到他兩手插在褲  
裏，脣邊掛着輕蔑的譏笑說：「我是天才。」在繪畫方面也正一樣，一切都如此。哦，這些天生  
的才子，我多恨他們！誰不知道，只是在真實科學尚未同化成血與肉的地方，沒有真藝術的  
地方，才有他們這種虛誇作態。真的，現在正是時候，來掃除這種虛誇，這種鄙陋的妄語，連同  
那些陳腐的老套，比如「在俄羅斯沒有餓死的人」，「沒有一個地方旅行比俄羅斯更迅  
速方便的」，「我們俄羅斯人用帽子便可以壓死全體敵人」這類的話。我老是聽見人說  
俄羅斯人稟賦豐厚，天資聰穎，以及庫里平之流……但是說到完來，這種豐厚，有什麼用  
處呢？先生？這是半醒半睡的嚶語或者是半開化的聰明。天資，好一個漂亮的虛誇。試在森林  
裏捉得個螞蟻，把牠放在離開螞蟻塚一凡斯得遠的地方，牠會找回家去；人可是做不到；但還  
有什麼呢？你以為人不如螞蟻？天資，無論你多麼聰穎，在人是無足重輕的；常識，簡單的明白

② 庫里平 (Kuribin) 奧斯得傑夫斯基 (Ostronsky 1821—1885) 著名戲劇大雷雨中的無節自盡的  
醜態匠。——Happgood 英譯本註。

③ 凡斯得 (Vras) 俄里約第 華里——譯者。

可靠的常識——這是我們真正的遺產，我們的驕傲；常識不會變什麼把戲，但是一切都建築在它的上面。至於那個一點也沒有機械常識卻造成了一隻非常壞的缺的摩里平，那末，我要把他的錢當衆出醜，說：「看哪，良善的人們，不要學他的樣。」這並非摩里平之過，但是他的作品一文不值。爲了爬上了海軍司令部的尖頂而讚歎德盧希金的勇敢和敏捷的，原是很對，爲什麼不可以稱讚他幾句呢？但是用不着大聲疾呼說德國的建築師們和他比起來便相形見绌，除了賺錢以外便一無所長了……他們一點也不會相形見绌；他們可以在尖塔的四周搭起棚架來，同平常一樣的做修理工作。修修功德罷，千萬不要鼓勵俄羅斯人說凡事可以不用學習所能做得的。不，你可以有一個所羅門的頭腦，但是你還得要學習，從頭學起。否則請你閉嘴，安安穩穩地坐着，虛心些！啞！我簡直冒火了！」

坡圖薰除下帽子，拿手帕扇着自己。

「俄羅斯的藝術，」他又開始：「俄羅斯的藝術，真的……俄羅斯人的無恥和自負，我

● 所羅門 (Solomon) 舊約聖經，所羅門是猶太人的王，頂聰明的人。故事中說他判斷兩個母親爭一個

孩子，他說要把孩子劈成兩半，各人平分，只消幾句話便把爭案解決了。——譯者。

知道，俄羅斯人的孱弱無力，我也知道，但是俄羅斯的藝術，我請你原諒，我却從來沒遇見過。二十年來他們拜倒在一個只會吹牛而一無所長的布留洛夫腳前，以爲我們自成一家地樹立了一派，並且都比別派更好呢……俄羅斯藝術，哈哈！呵呵！

「原諒我，可是，索尙·伊凡尼奇，」里維諾夫說，「那末你也否認格林加的價值麼？」

坡圖蓋搔搔頭。

「例外，你知道，只是證明了通則的正確，但是就在這場合我們還是免不了吹噓一番。比方我們說，格林加是一個真的卓越的音樂家，只是限於環境——內的和外的——以致不能成爲俄羅斯歌劇的祖師，這話大概不會有人來爭辯；但是，不，莫想他們立刻便把他捧成個樂壇的總司令，大元帥的地位，把其他各國的音樂家貶抑下去；「他們是不能和他相比的，」他們宣言說，於是給你提出幾個本國的偉大的天才的名字，這些天才們的作品只是一些外國第二流作家的拙劣的摹仿，是的，第二流作曲家，因爲他們比較容易摹仿些。『和他是不能比的？』哦，可憐的愚昧的半開化的人們啊，對他們，藝術的標準是不存在的，藝術家也只是大力士拉波的一流人物；外國有一個奇人，他們說，一隻手可以提起六布特，但是我們的大力士可以提起十二布特！什麼都不能和我們比，真的！讓我來告訴你一個我記

得的故事罷，這樁事在我腦筋裏挖都挖不去。去年春天我到倫敦附近的「水晶宮」去參觀；在這宮裏，你知道，陳列着各色各樣的都是竭盡心巧地設計出來的作品——可以說是第一部人類文明的百科全書。却說，我在那些機器、工具和偉人的塑像中間走來走去，忽然我想到，倘使有一個法令頒布說某某民族要從地面上消除，那一個民族所發明的一切東西，都要從水晶宮裏消除，那末，我們親愛的祖國，信奉正教的俄羅斯，將會退落到十八層地獄，而那邊就是一枚細針都不會移動；一切留在原地方一些也不會動亂；因為說是茶炊，樹皮織的拖鞋，馬頸圈，和鞭子——我們著名的出品——都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這同樣的試驗可不行諸於檀香山羣島的居民；因為這些島居者也有他們自己發明的特殊的獨木舟和標槍；這兩種物品不見於陳列所，參觀者們一定會注意到的。這是一種誹謗，這太刻毒了，你也許會說……但是我說，第一點，我不知道怎樣學乳鴿般吐詞地叫；第二點，很明顯地人們不惟不敢對惡魔正視一眼，就是對他自己也不敢正視，不僅小孩子們歡喜別人哄拍他入睡，大人們也歡喜自己哄騙自己。我們的舊的發明是從東方來的，我們新的發明是

鷄零狗碎地摹仿西方的，而我們却堅持着大談其俄羅斯藝術的獨立性，有幾個勇敢的靈魂甚至於發見了俄羅斯固有的科學；二乘二等於四，和別處一樣，但是好像自己的是格外聰明些似的。」

「但是停一停，索尚·伊凡尼奇，」里維諾夫喊道。「且慢！你知道我們也送些什麼東西到國際展覽會裏去麼，歐洲也不是從我們這兒輸入一些東西去麼？」

「有的，原料，未加製造的原料。請注意，我親愛的先生：我們的原料之所以佳美，正因為情形特別壞；比如說，我們的豬鬃，又粗又硬，因為我們的豬瘦；我們的皮革又厚又韌，因為我們的牛老；我們的獸脂豐腴，因為連肉的一半都熬到油裏去了……但是我為什麼絮絮地告訴你這些，你是讀工科的學生，當然，你知道的比我要多得多。他們還和我談起我們的發明能力！俄羅斯人的發明能力！為什麼我們可敬愛的地主們在那裏連聲叫苦，忍受一種損失，因為目前沒有一架滿意的烘麥機器來代替盧里克時代的舊法，把麥捆放在焙灶裏；這種焙灶是可怕的浪費——正如我們的樹皮鞋和俄羅斯草蓆一樣——時常着火燒起來。地主們叫苦着，但是仍舊不見烘麥機的影子。為什麼沒有呢？因為德國的農民不需要它，他們可以把麥割下來就打，所以不高興麻煩來發明這套機器……而我們……我們却

做不來！做不來——一句話說完了！試試看罷！從今天起我要宣稱倘使我以後再碰到那些天然金剛石們，那些無師自通的天才們，我要說，「等一等，我敬愛的朋友！烘麥機在那裏？讓我們來一架罷！」但這却超乎他們的能力！檢起一隻多年前聖西蒙<sup>①</sup>或傅里葉<sup>②</sup>丟了的破皮鞋，頂在額角上把它當作一個神聖的紀念物——這是他們所能做到的；或者寫一篇關於法蘭西主要都市中普羅列塔利亞底過去與現在的重要性，這也是他們做到的；但是我有一次，試叫一個作家兼政治經濟學家——像你的朋友伏羅希洛夫那一流人物——舉出二十個法國都市的名稱來，你想結果怎樣？這位經濟學家在絕望中，終於舉出蒙得·法爾美也算一個法國城市，也許是從波爾·達·戀克<sup>③</sup>的小說中看來的罷。這椿事

① 聖西蒙 (Claude Henri de Saint-Simon, 1760—1825) 法國社會主義學家。——譯者。

② 傅里葉 (Franç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 法國社會主義學家。——譯者。

③ 波爾·達·戀克 (Charles Paul de Kock, 1794—1871) 法國小說家及戲劇作家。他的作品是

被稱作 *Poèmes des jolies* 的。這就是說，他所描寫的總是布爾喬的荒唐事，供人消遣的。曾風行一時。

——譯者。

又使我記起下面的故事。一天，我帶了狗攜着獵鎗走過一個森林——

「你會打獵的麼？」里維諾夫問。

「會一點。我正覓路到一個大澤去找鵝鶉；是別的獵人告訴我這樣的一個大澤。在田野中間一所茅屋的前面，我看見坐着一個木材商的夥計，好像脫殼的胡桃一樣的新鮮光澤，他坐在那裏，微笑着——笑些什麼，我不知道。於是我問他：「大澤在什麼地方，那兒有很多的鵝鶉麼？」「當然，當然，」他很快地說得唱般的好聽，臉上的表情好像受了我的虛布似的，「我非常榮幸地告訴你，先生：那個沼澤是頂刮刮的，說到各種各樣的野禽——天哪，多得無算。」我去了，但是非但沒有野禽，那沼澤本身早就乾涸了。現在，請你告訴我，為什麼俄羅斯人愛說謊？為什麼那政治經濟學家要說謊，為什麼連說到野禽也要撒謊？」

里維諾夫沒有回答，只是頗具同感地歎聲氣。

「但是讓我們的話回到那位經濟學家身上罷，」坡爾接着說，「關於最深奧的社會科學的問題，只談理論，不及事實……他便免起鵝鶉，像一隻飛隼，完全是一隻鷹。可是有一次給我捉住了這樣的一隻飛鷹。我用了一個小小的網，雖則瞞不過明眼人的，——這你等一會就可以看出來。我在和一個現代的「新青年」談着「種種問題。」正如他們所



說的好啦，他激昂起來了，他們老是這個樣，在許多問題中他帶着認真的孩子般的固執攻擊婚姻制度。我接二連三地提出一個理由又是一個理由……我的話好像說給石壁聽的！看我再也不能像這樣地說服他。於是我想一個好主意：「讓我提供給你一個問題，」我開始說——對這些「新青年」們說話總是要很客氣的——「我真的對你非常驚異，我親愛的先生：你是研究自然科學的，而你直到現在還不會注意到這樁事實：所有的食肉的却掠的動物——猛獸和鷲鳥——都要出去尋覓獵物，費很大的力氣替牠們自己和牠們的幼兒掠取食物……我猜想你把人也歸入這類動物裏面罷？」「當然，我把牠歸入……」這位「新青年」說，「人就是食肉動物。」「掠奪的？」我補問一句，「掠奪的，」他宣稱說。「那末，」我說，「那末我很奇怪你為何不會注意到這類動物都是一雌一雄同居的。」這位「新青年」驚了。「怎樣？」「沒別的，便是這樣。試想獅子，狼，狐狸，禿鷲，都這樣；並且，真的，你肯否指示我，牠們不這樣便怎樣。雌雄協力合作，養活牠們的幼兒，已經是夠艱苦的工作了。」我的「新青年」若有所思了。「不，」他說，「在這種情形之下是不能拿獸類來比人的。」於是我叫他理想主義者。這話好不傷了他，他差不多要哭了。我不得不安慰他答應他不把這話告訴他的朋友。理想主義者的頭銜，是輕易取笑得的麼？我們的現代青年所

忽略的就在於這一點。他們想，古老的，黑暗的，地層底下的工作是過去了，讓他們的舊頭腦的父輩們像鼯鼠般在那裏開掘剛合式，但是這種工作之於他們，是太辱沒他們了，他們要在白天陽光底下行動，他們要行動……可憐的親愛的啊！就是等到你們的孩子的一代也不會行動；那末你也高興回頭去做地下工作，踏着先人的足迹去開掘麼？」

接着一個短短的沈默。

「在我的意見，我親愛的先生，」坡圖莖又開始說，「我們不但要把科學，藝術，法律歸功於文化，就是美和時的情感，也是在文化的潛移默化之下，發揚淬厲的。所謂通俗，簡易，無意識的創造天才，是妄言，是廢話。就是荷馬史詩裏也有雕琢過的潤色過的文化的痕迹；愛的本身也因文化而更高貴了。斯拉夫主義者將會爲了我的異端邪說，很高興把我絞死，假使他們不是那樣軟心腸的人的話；但是我仍然固持我的意見，無論你們怎樣強逼我去讀珂亨諾夫斯基夫人的「靜止的蜂羣」，我受不住那種 *triple extrait de moujik Russe*（三重蒸溜的俄羅斯賤農）的氣味，好在我屬於上流社會的「羣」，覺得有時時糾正自己不要太法蘭西化了的絕對的需要，這部 *en cuir de Russie*（蒙着俄羅斯皮的）文學是專爲他們寫的。試把「蜂羣」中的最精采通俗的幾段讀給一位普通農民——真正的農

民——聽聽看；他以為你對他唸些驅瘴病或酒醉的新符咒哩。我再說一遍，沒有文化便沒有詩。你不知道未開化的俄羅斯的非詩的詩意的實例麼？你可以翻一翻我們的史詩，我們的傳說。我不想說起那些事實，比如說戀愛總是被描寫成是魔法，巫術，或者吃了什麼藥的結果，稱之謂「受邪」，「中魔」；我不想說起我們的所謂「史詩文學」是全歐羅巴全亞細亞文學作品中唯一的——請你注意「唯一」這兩個字——裏面沒有一對典型的戀人的一部。除非你把奧加泰那也作這樣的戀人；還有神聖的俄羅斯的武士，第一次碰到他的宿緣註定的新娘，總是「毫無憐憫地」在她雪白的肌膚上痛打一頓，因為「婦女們傲慢起來了」；這些我都不說；但是我想請你注意一下我們的原始的未開化的斯拉夫想像中所描寫的少年英雄，Janus Premier（青年公子）的藝術的形象。只要想一想，這位 Janus Premier 進來了；他穿着一件自己縫的黑貂大氅，每條線縫都打倒針的，緊靠他的腋下圍着一條七褶的絲腰帶，他的手指隱縮在懸垂着的馬蹄袖裏面，大氅的領子高過他的頭，從前面看瞧不見他玫瑰紅的臉，從後面也瞧不見他小小的雪白的頸頸；他的帽子壓在一隻耳朵上，腳上穿的是摩洛哥皮靴，靴尖尖得像皮匠司務的錐子，後跟高得像寶塔。靴頂上可以滾雞蛋，高跟底下的一隻麻雀飛得過。這位年青的英雄走起路來是一種特別的

婀娜的姿勢，憑着這種「美的姿勢」我們的阿爾西比亞底斯，朱維洛·普倫珂未奇便會對老婦和少女們發生一種顯著的幾乎能消災却病的效果，這種姿勢，留傳到現在我們在沒緊沒慢的旅館堂倌身上還可以看到，這種寶貝，這俄羅斯豔冶之花，這種 *the girls' style*（無以復加）的俄羅斯風味樣子學都學不會的。我說了這一些並不是開玩笑；布袋般的風韻，這是藝術家的理想。你對它作何感想？這典型美麼？這裏有很多供繪畫和雕刻的題材麼？還有使這位少年英雄着迷的美人，她的臉「紅得像兔子的血一樣」……但是我覺得你似乎不在聽我的話了！

里維諾夫一驚，真的，他沒有聽見坡圖菴在說些什麼，他只是想着，固執地想着藍麗娜，想着剛才和她的談話。

「我請你原諒，索尚·伊凡尼奇，」他說，「但是我要再來問你我以前問過的老問題，

① 阿爾西比亞底斯 (*Alcibiades* 1450—404 B. C.) 希臘將軍，政治家，少年時代以豪縱放蕩著

名。故事中說他化了七千特拉克瑪 (*drachmae* 一種貨幣) 購一隻大，俄奧城都傳遍了，他却吹了他的尾巴——顯者。

關於……關於賴米羅夫夫人的。」

坡圖董把報紙摺起，揀進衣袋裏。

「你又想要知道我怎樣和她認識的罷？」

「不，不是這個。我高興聽聽你的意見……關於她在彼得堡扮演什麼角色的意見。她究竟是什麼角色？」

「我真不知道對你怎樣說才好，格里哥利·密哈利奇；我和賴米羅夫夫人相當密切地接近過……但完全是偶然的，也不久。我從來不會對她的社會作進一步的窺探，那裏面發生些什麼事情，我仍舊不明白。有人告訴我一些閒話，但是你知道，造謠誹謗也不單只在我們德謨克拉西的社會中間才盛行着的。並且我不喜刺探的。我看出，」他靜默了一回又說，「她引起你的興趣了。」

「是的，我們曾經有兩次坦白地談過了。可是我仍然自己問自己，她誠實麼？」

坡圖董眼睛望着地。「當她激於感情的時候，她是誠實的，像所有的情熱的女人一樣。驕傲，也有時不容她說謊。」

「她驕傲麼？我倒以為她是反覆無常的。」

「惡魔般驕傲；但是這沒有害處。」

「我覺得她有時誇張了點……」

「這也沒關係，一樣地她還是誠實的。雖則說完了一句，你怎能希望變真實呢？那些社交界嬌女中最優良的份子也腐化到骨髓裏了。」

「但是，索尚·伊凡尼奇，假使你還記得，你自己說你是她的朋友。豈不是你簡直是硬拉我去看她的麼？」

「這有什麼呢？她要求我來找你；我想，爲什麼不真的，我是她的朋友。她有她的好處；她很仁慈，這就是說，慷慨寬宏，也就是說她肯把自己不需要的東西施給別人。但是當然你至少和我一樣地熟悉她的。」

「我在十年前曾經認識蓋麗娜·巴夫洛夫娜，但是自從那時之後——」

「啊，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爲什麼說這樣的話？你以爲人的性格會改變的麼？在搖籃裏怎樣，在墳墓裏也是怎樣。或者也許（說到這裏坡爾蓋把頭垂得更低一點）也許是你怕落入她的掌中麼？可是……當然一個人總逃不了要落到什麼女人的掌裏去的。」

里維諾夫勉強地笑一笑。「你這樣想麼？」

「這是無可倖免的。男子弱，女人強，是非機緣多般弄，要打定主意過沒有歡樂的生活是難的，要全然忘却自己是不可能……一壁廂是美，同情，溫暖和光明——怎能抗拒呢？啊，人趨向他如同嬰兒之趨向保姆。當然，這之後，來了寒冷，黑暗和空虛……這是理之當然。到頭來你對萬事生疎，對一切失去了了解。起先你不知道怎樣生愛；隨後你不知道怎樣生活的了。」

里維諾夫望着坡圖菴，他覺得他從來不曾遇到過一個更寂寞更孤孀……更不幸的人。這回他不畏怯，不拘泥，沮喪而蒼白的臉垂到胸前，手放在膝上，坐着一動也不動，只是憂鬱地微笑着。里維諾夫覺得替這位窮苦的，歷受辛酸的，怪脾氣的人可憐。

「惹麗娜·巴夫洛夫娜在談話之際對我說起……」他開始低聲說，「她的一個最親密的女朋友，她名叫，假使我還記得，荷耳斯基夫人或陶斯基……」

坡圖菴抬起他憂鬱的眼睛望着里維諾夫。

「啊！」他含糊地說……「她說起她……唔，這又有什麼呢？啊，時候不早了，」他打了一個不自然的呵欠接着說，「我要回家吃晚飯了。少陪。」

他從椅子上跳起來，很快就走開了，里維諾夫要說一句話都來不及……他的同情變

成了討厭——討厭他自己，當然。任何失檢點的事情在他是不大有的；他想對坡圖表示同情，結果話端紆迴得非常笨拙。他心裏暗暗不滿意，回到旅館裏去了。

「腐化到骨髓裏了，」過一會後他想……「但是驕傲得像惡魔她，差不多跪在他面的女人，驕傲而不反覆無常？」

里維諾夫試想把惹麗娜的影像從腦海中驅出，但是不成。爲了這緣故他不能同時想到他的未婚妻；他覺得今天這作祟的影像再也不肯遷讓了。他打定主意不再苦惱自己，等待看這「奇事」的全盤分曉；這分曉不久就要來的，里維諾夫也毫不懷疑這分曉將是最坦白最自然的。他如是幻想着，這時候不但惹麗娜的影像在他的腦中時隱時現——她所說的每一字句都在他的思想中反覆縈迴着。

侍者送進來一封信；這是惹麗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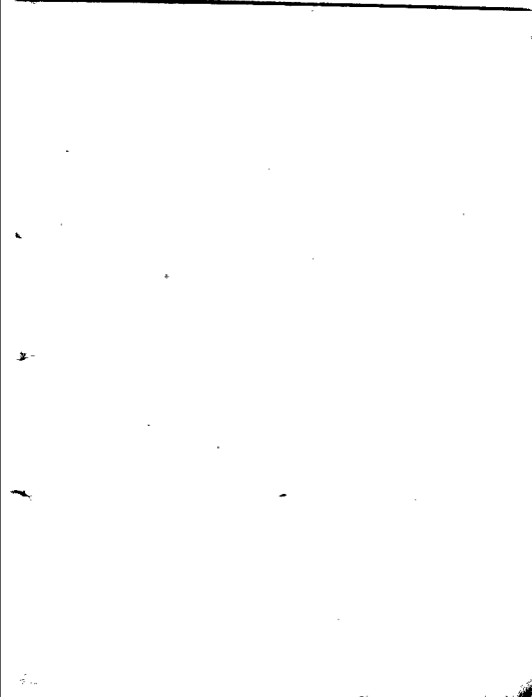
「假使你今晚有空，請來我這裏。我將不單只一個人，我有許多客，你可以對我們的集羣，我們的社會作一個比較密邇的觀察。我很希望你見見他們；我想他們一定會把他們的全般本領顯出來的。你應當知道我所呼吸的是怎樣的氛圍來罷；我將高興



地看到你，你不無聊。（惹麗娜在這裏把俄文拼錯了，她想說，你不會無聊。）給我證明我們今天的解釋把我們中間的誤會永遠消除了。——你的熱誠的，惹。」

里維諾夫披上外套，打一條白領結，動身到惹麗娜寓所去。「還沒關係，」一路上他想到，「瞧瞧他們……爲什麼不去瞧瞧他們呢？這一定有趣的。」在幾天之前，那批人對他引起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感覺；他們引起他的憤怒。

他以急速的脚步走着，帽子扳到眼沿，嘴唇上露着勉強的微笑，這時候，坐在魏佩爾咖啡館前面的巴倍夫，老遠地用手指着他，對伏羅希洛夫和比須察金奮興地喊道：「你們看到這個人麼？他是一塊石頭，一月岩，一片燧石！」



里維諾夫在登麗娜的寓所發見了不少客人。靠角，一張打牌桌子的旁邊坐着野宴裏見過的三位將軍；昨將軍，容易生氣的將軍和謙恭的將軍，他們打着「威斯特」●夾一個「達梅」●他們分牌，數點子，打「葵花」●打「方塊」●的時候那種嚴肅樣子是沒有言語可以形容的……煞是政治家模樣！那種平常打牌時慣用的俚詞俗語，留給平民們罷，AKK bourgeois（留給布爾喬亞們罷）這些漂亮的將軍們是只說些滅無可滅的幾個字眼兒的；

●●● 威斯特（écarté）一種紙牌戲的名稱。二人合局，四人對打。三個人也可以打的，把空缺位置的紙牌攤

在桌上。這樣叫做達梅（dumanois）——譯者。

●●● 都是牌花的名稱——譯者。

可是胖將軍也不免在兩次分牌中間漏出了這樣的一句，並且說得又清楚又響亮，*“Ce satané as de piquet!”*（「這葵花鬼子！」）在這些客人中間里維諾夫認得幾位野宴中的貴婦人；但是也有幾個以前從未見過面的。有一位是衰老得好像隨時都要倒坍下來的樣子。她彎扭着她裸赤的，醜怪的，暗灰色的肩膀，把扇子掩住嘴巴，用她死人般無光的眼睛沒精打彩地斜睨着賴米羅夫；他對她非常慟慟；她是加得林女皇的最後的一位女官，在上流社會中非常受尊敬。綠茵，穿扮得像個牧羊女，坐着綽號「胡蜂皇后」的S伯爵夫人，一羣青年人圍住她；在這批青年人中間，那位著名的百萬富翁美男子芬尼珂夫是挺出衆。他的驕傲的態度，扁平的腦壳，和他的沒有靈魂的獸性的殘忍，賽過布克林拉酋長。或者羅馬的哈里高迦伯魯斯。●另一位貴婦人，也是一位伯爵夫人，暱名叫做麗絲，正和一個長頭髮的，俊俏臉兒，面色蒼白的「神媒」說話。在她們旁邊站着一個男子，也是長髮而蒼白，不

● 布克德拉 (Buckaria) 南俄部落酋長勇善戰。——譯者。

● 哈里高迦伯魯斯 (Helioqakchius 204—224) 原名 Varius Avitus Bassianus 以放蕩淫佚出名。

享年僅十八歲，依附神權，做了四年皇帝。——譯者。

住地會意地笑着。這位男子也相信降神術的，但是對預言尤感興趣，他根據默示錄和泰經，●老愛預言各種各樣的奇事。這種奇事從沒有一椿應驗過，可是他決不因此擾亂，還是和從前一樣地說他的預言。在鋼琴旁邊，安頓着那位天才音樂家，天然金剛石，曾經使披圖堯生那樣樸大的氣的，他毫不在意地用手指亂敲着鍵盤，*Time train disrate*（以心不在焉的手）不住地茫然向四周望。蓋麗娜坐在一張長椅上，夾在科可公爵和且夫人的中間。這位且夫人曾有一時是著名的美人和智叢，兼享着聖人和罪徒的名譽，很久來便成爲一個一望生厭的乾癟多皺的老嫗了，蓋麗娜一看到里維諾夫，臉一陣紅，站起來，當他跑上前來的時候，她溫熱地緊握他的手。她穿着一件黑色縐紗長袍，襯着幾樣幾乎看不出來的金飾；她的肩胛白得像紙灰，同時她的臉，也一樣蒼白，在一霎間漲上來的紅暈裏，噓出了美的勝利，也不僅是美；一種隱藏着的，近乎譏諷的歡迎在她半垂的明眸中燦燦着，微微的顫戰掠過她的嘴唇和鼻翼。

●默示錄是基督教約聖經最後一部，裏面充滿着預言。泰經是猶太的法規書，包括猶太民法及教

會法。——譯者。

賴米羅夫走近里維諾夫，和他交換了幾句常例的客套——這番可沒帶着他那種慣常的嬉皮態度——之後，他替他介紹給兩位貴婦人：那位老朽，胡蜂皇后和麗莎伯爵夫人……她們都給他一個相當客氣的答禮。里維諾夫是不屬於她們隊裏的；但是他樣子好看，真的，可說是相當漂亮，他的年青的臉龐上的富有表情的姿顏，引起了她們的興趣。只是他不知道如何把這興趣遷為己有；他不習慣於交際，覺得有點忸怩不安，加之那位胖將軍眼睛緊緊盯住他。「啊哈！鄙野的平民！自由思想者！」這固定的重壓的眼光好像這樣說：「跪倒！在我們面前罷；匍匐着吻我們的手罷！」瑟麗娜解救了他。她調度得面面俱到，把他弄到一只靠門的角落裏，稍稍離開點坐在她的身後。她每一次和他說話，總要回過頭來，而當他每一次鑑賞她的美麗的頸項的高貴的曲線時，便醋飲着她頭髮的幽微的芬香。一種深而靜的知遇的表情從沒離開她的臉；他不能不承認這流露在她的眼光中和微笑裏的純是知遇而不是別的，他也突然燃起同樣的情緒了，他覺得慚愧，歎服，而立刻又覺得可怕……同時當這華人中間有誰說了俗不堪耐的話或做了粗鄙的動作的時候，她好像不住地問，「喂？你對他們作何感想？」這句話雖則未曾出口，在里維諾夫聽來却常明晰，這種情形在當晚不只碰到一次。有一回她簡直藏不住她的情威，高聲地笑了。

麗莎伯爵夫人，一個迷信的婦人，總愛些什麼不平常的事物的，在她和那長頭髮的神媒談到荷稷，不推自翻的桌子，不拉自奏的手風琴等等，談得個暢之後，話端繞到動物上面，問起動物中有沒有能受催眠的。

「至少，有一種動物。」科可公爵老遠在接腔：「你認識梅凡諾夫斯基麼？他們把他攏眠倒在我的面前，他還打鼾呢，嘻嘻！」

「你真刁尖，*Mon prince*（我的公爵）我是說真的動物，*je parle des bêtes*。（我是說畜牲。）」

「*Mais moi aussi, madame, je parle d'une bête……*（『但是我也說，夫人，我是說一個傻瓜……』）」

「有這種動物的，」神媒插口道：「比方說——蟹；牠們是很神經質的，容易把牠弄成癡厥狀態。」

伯爵夫人驚異了。「什麼蟹真的麼？哦，這怪有趣的！我倒想見識見識，路莘先生，」她對

● 一句雙關語。法語的 *ôte*（畜生）又作「呆子」，「傻瓜解」——譯者。

一個臉孔石硬活像一個新雕的木偶人兒，硬領也石硬的青年（他很驕傲於這副硬臉和硬領，說是曾被耐亞嘎拉大瀑布和努比亞尼羅河的霧沫潰濕過來，雖則他的遊程一點也記不得，他只愛說幾句俄羅斯的雙關語……）說，「路莘先生，勞駕你替我們弄一隻蟹來，快。」

路莘先生裝着笑，「活的，還是鮮的？」他問。

伯爵夫人不懂他的意志，「*Mais oui*，」（「噢，一隻蟹。」）她重複道，「*une crevette*，」

（「一隻蟹。」）

「喂，什麼？一隻蟹？一隻蟹？」伯爵夫人粗聲粗氣地插進來。今晚梵爾提先生沒到場，使她老大不開心；她猜不透蘇麗娜為何不把這位頂有趣的法國佬請來。那位老朽，很久以來便什麼事情都不會懂了的——加之她是完全聾了——只是搖搖頭。

「*Oui, oui, vous allez voir*，」（「是的，是的，等會兒你就會看到。」）路莘先生，請你……」

這位青年旅行家打個躬，走出去，很快又回來了。他後面跟着一個旅館侍者，嘴巴睜開到耳朵根，捧進一只盤子，盤子裏一隻黑色大毛蟹。



“Voici, madame.”（「蟹在這兒，太太。」）路莘說：「現在可以動手做 l'opération du cancer 了。」哈哈！（俄羅斯人說了句什麼俏皮話，總是自己先笑。）

「嘻嘻，嘻嘻！」科可伯爵是個愛國者，一切國粹的保護人，也謙遜地盡他笑的義務。

（我請讀者不要覺得驚奇，也不要生氣，誰能夠替他自己保證說，坐在亞歷山大戲院花廳裏，受着四周空氣的感染，而不對於甚至比這裏所說的更無聊的雙關戲語失態呢？）

“Merci, merci.”（「謝謝，謝謝。」）伯爵夫人說。“Allons, allons, Monsieur Fox, montez nous ça.”（「來，來，福克斯先生，做給我們看。」）

侍者把盤子放到小圓桌上。賓客中間有一陣小小的移動；有幾個延伸着頸頸；只有牌桌上的將軍們仍舊保持着他們的安然如堵的莊嚴的姿態。神媒亂搔一頓頭髮，皺一皺眉頭，走近桌子，開始用手在空中揮扇；蟹蟹挺起來，倒退兩步，豎起一雙蟹。神媒繼續搖手，加快動作；蟹仍和先前一樣地挺着。

“Mais que doit-elle donc faire?”（「但是牠到底該怎樣啦？」）伯爵夫人問。

● 可以作「玩蟹的把戲」解，也可以作「給毒藥開刀」解。路莘先生的得意雙關語。——譯者。

“*Elle doit rester immobile et se dresser sur sa quion.*” (「牠應該留着不動，撐豎起來坐在屁股上。」) 福克斯先生帶着生硬的美利堅腔回答，在盤子上面癡癡地用力揮舞着手指；但是這催眠術不生效力，蟹繼續走動。神媒宣言說他沒有辦法了，帶着不高興的臉色從桌子旁邊走開。伯爵夫人開始安慰他，說他就是荷穆先生自己有時也難免失敗的……科可公爵引申了證實了她的話。默示錄和泰穆特經的權威者偷偷地跑到桌邊，迅速地用手指朝着蟹盡力地一指，他也想試試他的運氣，但是沒有成功；一點也沒有癩癩的徵候。於是他們把侍者喊了來，吩咐把蟹拿出去，侍者照樣做了，和剛纔一樣，嘴吧聒到耳朵根，門外，可以聽見他的忍峻不禁的笑聲……過後，在廚房裏可以聽到嘩然大笑 *über diese Russen* (對這批俄羅斯人而發的。) 那位無師自通的天才，在蟹的實驗中一直在敲着憂鬱的短音階調子的，因為無從知道這音樂會有什麼效果——於是又彈起他的千遍一律的華爾茲來了，當然，受了極恭維的喝采。被好勝心的驅使，我們的天下無雙的多才多藝的日伯爵(見第一章)也來奏一首他自己作的短歌，可是原原本本抄襲奧芬伯林<sup>①</sup>的。這短歌中兩個打趣的疊句：“*Quel œuf? quel boeuf?*” (「什麼蛋，什麼牛。」) 幾乎使我們全讀本太太們的頭顱都樂得左顛右擺，有一位甚至於輕輕地哼起這調兒來，

“*Charmant Charmant*”（「妙極妙極」）這接捺不住的無疑不易的字句從各人的唇邊飛出來。蘇麗娜和里維諾夫交換了一個眼花，於是又是那種神祕的護諷的表情，掠過她嘴唇……但是，過後一回兒當貴族階級權益的代表和維護者科可公爵，想起把他的意見對神媒開明一下的時候，這表情來得更明顯，甚至於有幾分惡意的影子了，當然哪，科可公爵說不了幾句之後，他的「財產的原則是連根動搖的了」的口頭禪便又搬出來，緊接着又對德謨克拉西攻擊了一番。神媒的阿美利堅血液被激動了；他開始爭辯。這位公爵，照他往常的習慣，立刻使竭力尖起嗓子大聲地喊：“*C'est absurde cela n'a pas le sens commun!*”（「荒謬絕倫，沒有常識！」）來代替各種辯論的理由。百萬富翁芬尼珂夫開始說些侮辱人的話，卻都是無的放矢；泰穆特經專家打着口哨子，連S伯爵夫人也咕噥着……總之一句話，這裏的喧鬧和谷柏廖夫家裏那種不協調的叫囂並無二致；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這裏沒有啤酒，也沒有雪茄的煙霧，以及每個人服裝穿得比較漂漂亮亮而已。賴米羅夫試想把他們平靜下來（將軍們顯見得不高興了，其中可以聽見波里斯的叫聲，

① 奧特伯赫(*Offenbach*, 1819—1880)德國音樂家所作(*Opéra Comique*) 本頁百餘種。——譯者。

“Encore cette salanée politique！”又是這一套政治的鬼話！）但是他的努力終歸無效，在這時候，一個「貌柔而內剛」的典型的高級官員，試想說出 *le résumé de la question en peu de mots*（這問題的寥寥數語的結論）來，同樣遭受失敗；事實上他只斷斷續續地重複着自己的話，顯然他不能聽取也不能作答，無疑地他看不過這問題究竟是什麼，不知道 *la question*（問題）根本是得不到什麼結論的。惹麗娜也狡猾地挑撥那些辯論者，叫他們彼此互相攻擊，時常和先前一樣地同里維諾夫交換一個眼花或會心地點點頭……但是他好像着了魔似地坐着，什麼也沒聽見，專待着那雙美麗的眼睛再燦爛一回，那蒼白的，溫柔的，害敵人的標緻的臉再照臨他的身上……終於太太們吵得不安起來了，要求停止爭論……賴米羅夫請多才多藝的公爵再唱他的短歌，無師自通的天才又奏起他的華爾茲……

里維諾夫直留到夜深，比別人都走得遲。這夜晚的談話牽涉到很多很多的問題，小心在意地避開了任何稍有趣味的題材；那三位將軍們，在莊嚴的牌局完了之後，也莊嚴地加入了談話；這批政治家們的影響立刻便非常明顯。談話轉到巴黎妓界的名花，（她們的名字和才藝，每人好像都十分熟識。）薩杜最近的小說，亞蒲最近的小說，托拉維亞歌劇中

的範圍。②一位將軍提議說來一個「祕書」的遊戲，*au secrétaire*；但是成績很壞。一些答語都是沒有趣味的，時常不免有文法上的錯誤，將軍說起他有一次回答過這樣的問題：*Qu'est-ce que l'amour?*（愛情是什麼？）他回答說，*Une coquette remontée au coeur*，（一種逆心的痴痛，）於是立即便起了乾澀的狂笑；那位老朽儘氣力用扇柄打他的臂膊，因為用力過猛，額角上一塊白粉掉下來了。皺眉的老嫗開始說到斯拉夫的王侯領土和在多瑙河流域宣傳正教的必要，只見沒人回答，便嚇嚇噓了一下不作聲了。真的，他們談論荷穆比什麼都談得多，連那位「胡蜂皇后」也來描述一下怎樣一次有幾只手摸到她的身邊，又怎樣地她看見了牠們，把自己的戒指套到一隻手上。當然啦，慧麗娜是勝利了；因為即

① 薩爾杜（Victorien, Sardou 1831—1908）法國戲劇作家。一八七七年被選為法國翰林院會員。

② 亞蘭（Edmond-François-Valentin, About, 1828—1885）法國作家，一八八四年被選為翰林院會員。——譯者。

③ 諾提（Adda Juana Maria Paris, 1843—1889）意大利歌女，以歌喉圓潤及美麗著名。一八六二至一八七〇年間，每逢夏季，往來英法，表演歌唱，要譽一時。托拉維亞曼是她的拿手演出之一。——譯者。

使里維諾夫盡力注意他的周圍，他仍然不能從這斷斷續續無連絡無生氣的空談中檢取一句真實的話，一竅聰明的心眼和一棒新鮮的典故。就是在他們的喊叫和驚歎裏，也沒有真的感情，真的熱。只是難得有幾次在假裝的愛國的義憤和假裝的輕蔑與冷淡的面具底下，爲了懼怕將來的損失，可以聽到幾聲怨怒的愁泣般的聲音，有幾個後世永也忘不了的人的名字，是咬牙切齒地被說了出來……在這喧囂嚷鬧的當中竟沒有一點鮮活的靈泉！在他們的腦海和心中所耽想着的是何等陳腐無用的荒唐和何等鄙劣的瑣屑，可不是僅僅在今天晚上，在社交場中才這樣想，而是在家裏，每點鐘，每天，在他們全部的生活中都這樣想着！說完了一句，何等的愚蠢！何等缺少對於構成人類生命使生命增添美麗的一切的悟性啊！

蕊麗娜和里維諾夫告別的時候，又緊壓着他的手輕輕地語意深長地說：「嗚！你怎麼說？你滿意麼？你看得夠了麼？你歡喜麼？」他沒有回答，只是一聲不響地鞠一個躬。

單剩下她和她的丈夫兩人的時候，蕊麗娜正要到寢室裏去……他喚住了她。

“*Je vous ai beaucoup admirée ce soir, madame.*”（『今晚我對你敬佩之至，太太！』）他說，抽着一根紙烟，身子斜靠在壁爐架上，“*Vous vous êtes parfaitement*

moquée de nous tous.”（『你把我們大家都取笑得十二分。』）

“Pas plus cette foi-ci que les autres.”（『這一次並不比其餘的幾次取笑得厲害些。』）她漠然不介意地回答。

『你叫我怎樣來了解你？』拉米羅夫問。

『隨便你高興。』

『欸。C'est clair.（這很明白。』）拉米羅夫貓般地小心翼翼地問，用他小指的長指甲彈去一段煙灰。『哦，順便說一句你的新朋友——他叫什麼名字？』里維諾夫先生無疑地是有聰明人之譽罷。』

聽到里維諾夫的名字，薇麗娜急速地回過頭來。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將軍笑了。

『他一聲都不響……可以看得出來是怕自貶身分。』

薇麗娜也笑了；這笑和她丈夫的笑是全然不同的。

『正如人們所說……不說話倒比說話好些……』

「Atypai (對了)」拉米羅夫裝做很和順的樣子回答。「不說笑話，他的臉非常有趣。這樣……專注的表情……還有他的一副儀表……是的……」將軍把領結理一理平直，低下頭去望着自己的鬍鬚。「我想，他是一個共和黨，和你另外一個朋友坡圖革是一流人物，那位先生也是你的一個啞吧聰明人。」

惹麗娜的眉毛在她的一雙睜大的明澈的眼睛上面慢慢地豎起，同時她的嘴唇緊閉着，微微擰着。

「你說這話有什麼目的，樊萊黎·弗拉達米羅米奇？她說，好像同情似的。「你向半空放冷箭了……我們不是在俄羅斯，這裏沒有人聽信你的話。」

拉米羅夫恍如被刺了一下。

「這不僅是我的意見，惹麗娜·巴夫洛夫，」他忽然帶着嘆音說：「別人也注意到這位先生有點叛黨的神氣。」

「真的麼？「別人」是誰？」

「噠，波里斯，比方——」

「什麼？他也有表示他的意見的必要麼？」



蓋麗娜好像受了涼一樣聳一聳肩膀，於是慢慢地用指尖撫過它們。

「他……是的，他讓我再說一句，蓋麗娜·巴夫洛夫娜，你好像生氣似的；你知道一個人在生氣的時候——」

「我生氣麼？爲什麼？」

「我不知道；也許我的話使你不高興，我是說到——」

賴米羅夫訥訥地說不出口。

「說到誰？」蓋麗娜以疑問的口氣承着他的話。「啊，請你不要暗諷，快點說。我疲倦了，想睡了。」

她從桌上拿起燭台。「說到誰——」

「還是說到那位里維諾夫先生；因爲現在我無疑地知道你非常關心他。」

蓋麗娜把拿燭台的手提高，直到燭籠和她丈夫的臉齊平，於是注意地，幾乎是好奇地，直望着他的面，忽然高聲大笑了。

「笑什麼？」拉米羅夫愕然問。

蓋麗娜還是笑。

「喂，笑什麼？」他重複了一句，蹣跚着腳。

他覺得受侮辱了，受傷了，同時悻乎他的意志的他又被這位如此輕盈如此勇敢地站在他面前的女子的美所震撼……她在磨折他。他什麼都看到，她全部的嬌媚——就是那緊握着古暗色的沈重的青銅燭臺的纖纖手指尖上的美麗指甲上的粉紅色返光，也沒有逃過他的眼睛……同時這侮辱愈來愈深地割進他的心。蘇麗娜仍舊笑着。

「什麼？你吃醋麼？」她終於說出來，轉過身來背朝着她丈夫，走出房間。「他吃醋哩！」他在門外聽見這句話，於是又是一陣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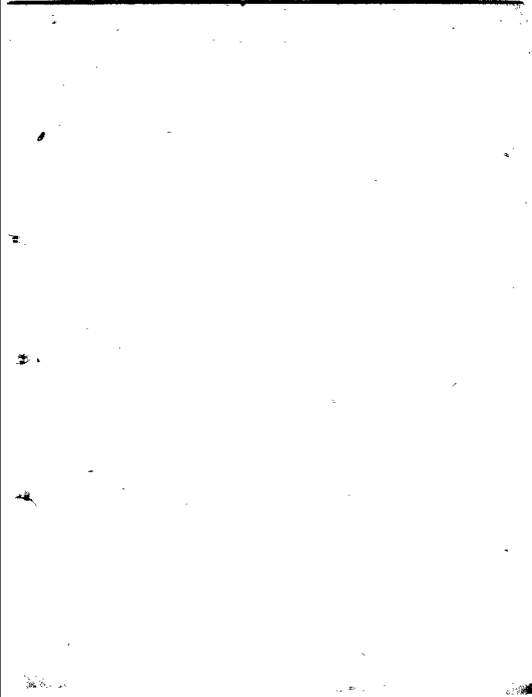
賴米羅夫悻悻然目送着他的妻子；就是在這時候仍不能不注意到她的身材動作的迷人的美，他猛然一揮，把紙煙在壁爐架的大理石鑲片上壓碎，丟得它老遠。他的頰突然變青了，一種癩癩掠過他的下巴，遲鈍的獸性的眼光掃過地板，好像尋找什麼似的……一切溫文爾雅的形迹都從臉上消失了。在他鞭打着白俄羅斯農民的時候，一定是帶着這副表情的。

里維諾夫回到自己的房間，靠桌邊坐下，頭埋在手裏，很久默着不動。終於他站起來，打開一隻箱子，拿出一個手夾，在夾子裏邊的袋裏抽出一張泰雅娜的像片。她的臉好像又老

又難看——像片總是這樣的——在哀愁地凝視着他。里維諾夫的未婚妻是一個大俄羅斯血統的姑娘，黃金頭髮，相當肥胖，臉貌頗有幾分拙笨，但是在她的聰明湛淨的棕色眼睛裏有着異常慈祥良善的表情，她的清秀白淨的額角，好像有陽光常住照隨着似的。很久很久地，里維諾夫眼盯着這像片，於是輕輕地把它推開，又用雙手捧住頭。「一切都完了！他輕輕地說，『惹麗娜！惹麗娜！』」

只是現在，只是在這一刻，他方纔明白他是無可挽回地無可理喻的愛上了她，自從在古堡第一次和她碰見的時候便愛上了她，他從來沒有停止愛她。可是，倘若在幾點鐘之前拿這話告訴他，他會多麼地驚奇，多麼地不相信，一定會發笑的！

「但是秦雅，秦雅，我的上帝秦雅，秦雅！」他痛悔地反復喊着；同時在他的眼前惹麗娜的形貌悄然浮現，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喪服似的長袍，大理石般白皙的臉放射着靜穆的勝利的光輝。



里維諾夫整晚沒睡，也沒有脫衣服。他很可憐。他是一個正直坦白的男子，他知道責任的重大，義務的神聖，應該慚愧於他自己的矛盾，他的軟弱，他的過失。最先他漠然無所感覺，隔了好久纔掙脫了那種因執的半知半不知的模糊的感覺的憂鬱的重壓；於是一種恐怖攔住了他，想到他的將來，他的差不多已經把握住的將來，又溜走到黑暗裏面去了，想到他的家，剛剛建築起來的穩定的家，突然在他的身邊搖搖欲傾了……

他開始毫不寬貸地責備自己，但是立刻又制止住自己的激動。「何等軟弱！」他想。「這不是責備自己的時候；現在我一定要決定取舍。泰雅是我的未婚妻，她信賴我的愛，信賴我的真誠，我們是終身結合了的，不能，無論如何也不能分離的。」他逼真地描繪着泰雅所有的品質，心裏暗暗把它逐項舉出來，計數着它；他試想引起自己的愛念和柔情。「現在只有

一條路可走。」他又想，「逃開，立刻逃開，不等泰雅到來，便搶先去迎接她；縱使我痛苦，縱使我拿泰雅來磨折自己——這大概不會的——但是無論如何用不着想到這一層，打算到這一層；我一定要履行我的義務，雖死不辭！」但是你沒有權利騙她啦，「另外一個聲音在他的心中輕輕地說，『你沒有權利向她隱瞞住你的感情的變化啦；也許當她知道你愛上了另一個女人之後，不願意做你的妻子啦？』」廢話！廢話！他回答，「這些都是說辦，可恥的矛盾，自欺的意識；我沒有權利不守自己的信約，就是這婚約啊，好，就這樣的……那末我離開這裏了，不等和她見面……」

但是想到這裏維諾夫的心苦楚地僵住了，他冰了——肉體的冰冷——一陣倏忽的寒顫掠過他的周身，他牙齒輕輕打戰。他伸一伸腰，打個呵欠，好像發癢病一樣。他的思想並不停留在最後的一句話上面，反而壓住它避開它，復開始苦惱地驚奇着詫異着，怎樣能夠再……一再愛上了這腐化的庸俗的女人，她的環境全是可憎可恨的。他試問自己：「多無謂你真的愛她麼？」而只有失望地絞扭着雙手。他兀自驚奇着詫異着，看哪，在他的眼前，好像從輕柔馥郁的薄霧中浮出，那誘惑的模樣，光輝的眉黛掀起，奇異的眼光溫柔地不可抵禦地刺入他的心坎，柔和甜蜜的聲音好像在他耳朵邊唱，那晶瑩的肩膀，這青年最

后的肩膀，散發出駘蕩的清新與暖氣……

黎明時分，在里維諾夫的心中終於釀熟了個主意。他決定當天動身去迎接泰雅，並且最後一次去看惹麗娜，如果沒辦法，便把全盤真情告訴她，——永遠地離開她。

他把行李都整理好包裝好，等到十二點鐘去看她。但是一望見她的垂帘半掩的窗戶，里維諾夫的心便崩潰了……他提不起勇氣走進那旅館。他在歷羅頓泰勒兩林蔭道來回走了一趟兩趟。『里維諾夫先生，天氣好！』忽然聽到一個譏刺似的聲音，從一輛疾馳而過的單馬雙輪車上招呼他。里維諾夫抬起眼睛來，望見賴米羅夫將軍，坐在M公爵——一位著名的獵手和英國式馬車和駒馬的愛好者——的旁邊。公爵趕着車子，將軍靠在一旁，露齒笑着，帽子高高地提在手裏。里維諾夫向他鞠躬，同時，好像聽從了一個秘密的囑咐，急急跑到惹麗娜那裏去。

她在家。里維諾夫通報進去；她立刻便接見他。當他進去的時候，她站在房間的中央。她穿着一件袖口很寬的早晨便服；她的臉和頸一天一樣蒼白，但是沒有那時的新鮮，顯露着勞倦；她用來歡迎來客的乏力的微笑，更足以清楚地表明這表情。她和藹地伸手給他，但是

好像失魂落魄似的。

「謝謝你來的好意，」她開始用一種幽怨的聲音說，「沉到一隻低椅子裏去。」今天早晨我不大舒服；昨晚沒睡好。怎樣，你對昨晚的事情怎樣說？我對麼？」

里維諾夫坐下來。

「我到你這裏來，」惹麗娜·巴夫洛夫娜，「他開始說。

她立刻坐起來轉過身子；她的眼緊盯着里維諾夫。

「怎麼啦，」她喊道。「你白得像死人一樣，你病了什麼事啦？」

里維諾夫迷亂了。

「我惹麗娜·巴夫洛夫娜？」

「你得到什麼惡消息麼？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不是告訴我，告訴我——」

里維諾夫反過來望着惹麗娜。

「我沒有得到惡消息，」他費力地說，「但無疑地是碰着了一樁不幸的事，一樁大不

幸……就是這不幸驅使我來你這裏的。」

「一樁不幸？什麼不幸？」



「啊……就是——」

里維諾夫想說下去……可是不能。他只是把兩隻手捻得很緊，弄得骨節格格地響。蓋麗娜身子俯向前面，好像變成石塊。

「哦！我愛你！」終於從里維諾夫的胸口吐出一聲低低的呻吟，他把頭轉過去，好像要遮住他的臉似的。

「什麼，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蓋麗娜也說不完她的話，把背靠到椅子上去，用雙手遮住眼睛。「你……愛我。」

「是的……是的……是的……」他痛苦地重複着。頭更加轉開去。

房間裏一切都闐然無聲；一隻誤飛進來的蝴蝶夾在窗簾和玻璃中間，掙扎着，拍着翅翼。

還是里維諾夫先開口。

「這就是，蓋麗娜·巴夫洛夫娜，」他開始說，「這就是降臨到我身上的不幸……我應該早就看到事先趨避的，假如我此次沒有像在莫斯科時候那樣也立刻被捲入了漩渦。好像命運要假你的手強迫我再受一次磨折，這道理不該再有了的磨折……我掙扎着……」

：我試想掙扎，但是當然一個人是逃不開命運的。我來告訴你這一些，是要把這……這悲喜劇立刻加以結束。」他以一種新的羞慚和痛苦的激動說。

里維諾夫又靜默了；蝴蝶仍同剛纔一樣地在掙扎。慧麗娜的手沒有從臉上移開。

「你不會弄錯麼？」從無血色的潔白的手底下漏出來的低微的聲音。

「我沒有弄錯。」里維諾夫以重濁的聲音回答。「我愛你，因為除了你，我沒愛過誰。我不是來責備你的；這太傻了；我也不來告訴你說假使你用另一種態度對待我，也許這種事情不會發生……當然，我自己才該埋怨，我的自信毀了我；我剛有該受，而你是預料不到的。當然你沒有想到假使你不痛切感到你自己對我的過錯——假想的過錯——想把它加以補償，這於我也許更少危險些……但是做錯了的事收不回的，我只想把我的情景對你說個清楚；像這樣已夠苦了……但是至少，如你所說，我們中間沒有什麼誤解，我希望我的白白的坦真，可以略為減輕你憤怒的感情，這感情在你無疑地是免不了的。」

里維諾夫眼也不抬地說了這些話，但是即使他望着慧麗娜，他也不見她臉上起什麼變化，因為她和先前一樣地拿手遮住。此際，她臉上的表情也許會使他驚異的，這上面交集着又驚又喜，一種幸福的無奈和激動；她的眼，在低垂的臉皮底下，發着幽輝；徐緩的斷續

的呼吸吹涼了她的好像乾渴似的微微翕開的嘴唇。

里維諾夫靜默了，等待着回答，有什麼聲音麼？……沒有！

「現在只有一個辦法，」他再往下說，「跑開去；我是來和你辭行的。」

意麗娜慢慢地把手放在膝上。

「但是我記得，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開始說；「那……那位你對我說起過的女人，她不是要來這兒麼？你不是在等她麼？」

「是的，但是我要寫信給她……要她在半路上停留……比方在漢德堡那種地方。」

「啊？漢德堡……是的，那兒很美……但是這樣你的全部計劃打翻了。格里哥利·密

哈里奇，你的確沒有想得太誇張麼？*et que ce n'est pas une fausse alarme?*（這不是虛警麼？）

意麗娜柔和地，幾乎是冷淡地，略略停歇地說，眼望向窗口。里維諾夫沒有回答她最後的問句。

「只是，為什麼你要提起「憤怒」？」她繼續說下去，「我並不憤怒……哦，不假使我們中間有誰該責備的，無論如何也不是你；不是單只你一個人……記着我們上次的談話，

你可以相信應該責備的不是你。」

「我從來不懷疑你的寬宏。」里維諾夫在牙齒縫裏訥訥地說，「但是我很想知道，你贊同我的意見麼？」

「離開？」

「是的。」

惹麗娜仍朝窗看。

「最初一下子，你的意見在我看來是早熟了一點……但是現在我把你所說的再想了一遍……倘使你真的沒有錯，那末我以為你應該離開。這樣比較好……對你我都比較好。」

惹麗娜的聲音愈說愈低，她的話愈來愈慢了。

「賴米羅夫將軍，當然，也許會注意到，」里維諾夫正想說下去……

惹麗娜的眼睛又低下去了，有什麼奇異的在她唇邊顫動，顫動而復消失了。

「不；你沒有懂得我的意思，」她打斷他的話。「我並沒有想到我的丈夫。為什麼我要想到他？而且也沒有給他可疑的地方。但是我再說一句，在我們中間分離是必要的了。」

里維諾夫檢起帽子，原先就掉在地上的。

「什麼都完了，我必得走。」他想，「那末只賸下和你說句告別的話了，意麗娜·巴夫，洛夫娜。」他高聲地說，忽然又覺得一陣劇烈的痛苦，好像是在預備宣讀自己的判決詞似的。「只希望你不得我的壞處，如果異日我們再——」

意麗娜又打斷他。

「等一等，格里哥利·密哈里奇，還不能和我告辭，這樣太匆促了。」

里維諾夫動搖了。但是燃燒般的痛苦又在他的心裏以加倍的猛烈爆發了。

「但是我不能再留，」他喊道。「爲什麼？爲什麼把這痛苦延長呢？」

「還不能和我告辭，意麗娜再說一遍。」我一定要再見你一次……又是一個莫斯科式的無言的分別——我不要。你現在可以回去，但是你一定要答應我。給我一句話，你在未曾再度見我之前不離開。」

「你要這樣？」

「我一定要，假使你別而行，我永遠都不原諒你，你聽見麼？永遠都不！」——「奇怪呢！」她又好像在對自己說，「我不相信我是在巴登……我仍然感覺到我是在莫斯科……」

……現在走罷。」

里維諾夫站起來。

「惹麗娜·巴夫洛夫娜，」他說，「給我手。」

惹麗娜搖搖頭。

「我告訴過你我不要和你告辭……」

「並不是爲告別而要求的。」

惹麗娜正想伸手給他，但是望一眼里維諾夫——自從他說這番自白之後，她還是第

一次望他——又縮回去。

「不，」她低聲說，「我不給你手。不……不……現在走。」

里維諾夫一鞠躬離開了。他不知道爲什麼惹麗娜拒絕他最後的友誼的握手……他

不知道她害怕的是什麼。」

他走開了，惹麗娜重又沉到圈椅裏，把手蒙住眼睛。

里維諾夫並不同家；他跑去山裏，走進蔭密的樹叢中，臉孔朝下撲倒在地上，在那兒躺了一個鐘頭左右。他不感覺到苦楚，沒有哭；他陷入一種重壓的難堪的麻痺中。他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經驗；這難受的刺痛和蟲嘴般的空虛，他本身的空虛，周圍一切的空虛，到處的空虛……他沒有想惹麗娜，也沒有想泰雅娜。他只覺得：一個打擊落下來了，生命好像繩子一樣鬆散成兩股，他的一切落入了一個冰冷的不熟識的抓攪中，被牽着走。有時候髮髻一陣旋風掃到他身邊，他感覺到它的迅速的渦旋和它的黑色的翅翼不規則的撲打。但是他的決心並沒有搖動。留在巴登……這簡直不用提。想像中他已經走了，已經坐在轟隆轟隆噴着煙的火車裏，馳向馳向啞默的死寂的遠處。他終於站直來，頭靠在一株樹上，默着一動也不動；只有一隻手完全無意識地抓住一莖鳳尾草的葉尖，韻律地擺搖着。一陣走近的腳

步聲使他從麻痺中醒過來：兩個燒炭人，肩上負着巨袋，走下峻斜的小路。「這是時候了！」里維諾夫輕輕說，跟着燒炭的走回城裏，折到火車站，打一個電報給泰雅娜的姑母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在這電報裏他告訴她他馬上要離開，指定漢德堡 魯爾 旅館作會晤的地方。

「要結束，便趕快結束，」他想；「用不着挨到明天。」於是他跑到賭廳裏去，以索然寡味的好奇心凝視着兩三個賭客的臉，老遠地望一望華達舍夫醜陋的頭顱的背影，注意一下比須察金的無可指摘的面相，復在走廊上等了一會兒，他不慌不忙地動身到蓋麗娜家裏去。他並不是受了不克自持的偶然衝動的影響去的；當他打定主意要離開，他也打定主意要實踐他的諾言，再去看她一次。他在看門人不留心的當兒走進旅館，爬上樓梯，什麼人都沒碰到，他也不在房門上敲一下，機械地推開它來，走進房裏。

房裏，在同樣的圈椅上，穿着同樣的衣服，和三個鐘頭之前完全同樣的姿勢，坐着蓋麗娜……顯然她坐在那裏不會換過位置，這許久工夫中不會動彈。她慢慢地抬起頭來，只見里維諾夫，周身打一陣寒顫，用手抓住椅圈，輕輕說，「你嚇了我！」

里維諾夫以無言的迷惑望着她。她臉上的表情，黯然無光的眼睛，使他驚異了。



惹麗娜裝出一個勉強的笑，理一理她蓬亂的頭髮。「沒關係……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我坐在這裏睡着了。」

「我請求你原諒，惹麗娜·巴夫洛夫娜，」里維諾夫開口說。「我沒有通報一聲便走進來……我要履行你認爲合式的要求。我今天要走了——」

「今天但是我記得你對我說過你要先寫一個信——」

「我已打去一個電報。」

「啊！你覺得你必得趕緊才行。你什麼時候走呢？我的意思是，幾點鐘？」

「晚上正七點。」

「啊！七點鐘！那末你是來辭行的麼？」

「是的，惹麗娜·巴夫洛夫娜，來說聲再會。」

惹麗娜靜默了一下。

「我應該感謝你，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來這裏也許不容易。」

「是的，惹麗娜·巴夫洛夫娜，確乎不容易。」

「就一般而言，生活都是不容易的，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怎樣想？」

「這要看什麼人……惹麗娜·巴夫洛夫娜。」

惹麗娜又靜默了一會兒；她好像沈入思索中。

「你來了，證明了你對我的愛，」終於她說，「我謝謝你。我也完全贊成你要把一切愈早愈好地加以結束的決心……因為任何的延緩……因為……因為……我，就是你曾經罵過她是一個反覆無常者，一個女戲子……是個，我想，你叫我什麼啦……」

惹麗娜急速地站起來，坐到另一把椅子裏，頭伏下來把臉和手靠在桌子的邊緣。  
「因為我愛你……」她在緊握的手指縫中喃喃地吐出來。

里維諾夫倒退了幾步，好像有人兜胸打了他一拳似的。惹麗娜沮喪地把頭轉過去，好像這一次是她要躲開他，藏起她的臉來似的，於是又靠在桌上。

「是的，我愛你……我愛你……你知道的。」

「我？我知道的？」里維諾夫終於說：「我？」。

「現在你總可以知道了，」惹麗娜往下說，「你當然一定要離開了，慢一步都不行……對於你我雙方，都不能延遲，這是危險的，這是可怕的……再見罷！」她接着說，激動地從椅子上站起，「再見！」

她朝她的梳粧室的方向走了幾步，把手伸向背後，在空中作了一下急遽的動作，好像在摸索里維諾夫的手，和他握別似的；但是他如同一段木頭站在老遠……她又說了一次，「再見，忘了我罷，」於是頭也不回地跑了。

房中單留下里維諾夫一個人，但是他仍然回不過意識來。終於他清醒了，急速地跑到梳粧室的門邊，喚着芭麗娜的名字，一遍，兩遍，三遍……他的手已經按在門鈕上面了……外面門廊邊傳來賴米羅夫宏亮的聲音。

里維諾夫把帽子扳到眼沿，走到樓梯跟前。溫文爾雅的將軍正站在瑞士管門人的小屋子前面，用拙劣的德語向他解釋說他明天要租一輛馬車，租一整天。將軍望見里維諾夫，又把他的帽子舉得不自然的高，又想和他說一句「天氣好，」他顯然是在取笑他，但是里維諾夫無心管這些。他勉強向賴米羅夫回了一個禮；跑回自己的寓居，一動不動地站在包紮好的上了鎖的箱囊的前面。他的腦在轉着轉着，心好像琴絃在振動。現在該怎麼辦？他也曾預料到這一層麼？

是的，他曾預料到它，雖則粗看，不近情理。它好像雷霆般地蕩了他，可是他會料到它，雖則不敢承認它。再者，現在他什麼都不能確實知道。他心裏一切都錯雜混亂了；他失去了

思想的線索。他記起了莫斯科，他記了起來，那時候「它」也是這樣像暴風雨般地襲擊了他。他呼吸都閉塞住了。喜悅，一種莫能慰藉的絕望的喜悅，磨折撕毀他的心。地上的一切換不了這在意麗娜真不該說卻又說了出來的話……可是，這話卻換不了他所下的決心。和先前一樣，這決心沒有搖動，好像鐵錘般堅定。里維諾夫又失去他思想的線索了……是；但是他仍然把握着自己的意志的，他擺佈自己好像擺佈一個由他作主的別人。他按鈴喊了旅館侍者，叫他開賬單來，吩咐替他在傍晚的行李馬車上定一個位。他是有計畫地把一切後退的路都割斷了。「雖死不辭！」他喊，如同上一個不寐的夜晚所說的一樣。這句話好像特別合他的口味。「雖死不辭！」他重複着，在房間裏慢慢地踱來踱去，只是很難得有幾次，他無意識閉上眼睛，屏住呼吸，於是那些話，意麗娜的話又潛入他的靈魂，使他燃燒。「顯然一個人不會愛兩次的，」他想；「另一個生命來就你，你也接受了它——而你不能澈底淨除那些毒素，你永遠是藕斷絲連！恰是這樣；但是這證明點什麼？幸福……這可能麼？你愛她，姑且這樣假定……而她……她也愛你……」

●「它」指意麗娜的自白，她愛他的自白——譯者。

但是想到這裏他又不得不振作自己。猶如一個黑夜的旅人，看見眼前有一點火光，生怕迷路，眼睛便一刻都不移開它。里維諾夫正是這般情形，他繼續地把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單獨的一點，單獨的目標上。跑到他未婚妻的身邊，也不一定要到他未婚妻的身邊（他試想不去想她），只要跑到漢德堡旅館的一個房間裏，這就是站在他面前的固定不移的引路的火光。以後怎樣，他不知道，也不知道……有一樁事是決不庸疑慮的，他不再回來。「雖死不辭」他說了第十次，於是看一看時錶。

六點一刻還有多久等待！他又走來走去。太陽快要西沉了，樹林上面的天色一片絳紅，黃昏的紅輝照在漸漸黑暗的房間的長窗上。突然，里維諾夫好像聽見在他身後門輕輕地急速地開了，復急速地關上……他回過頭來，靠門邊，裏在一襲黑色長袍裏，站着一個女人。

「蓋麗娜」他喊，驚訝地握着手……她抬起頭來，撲跌在他的胸頭。

兩點鐘後他坐在房間中的長椅上，他的箱子放在一只角落，打開了，裏面空的，桌上，在亂七八糟地堆着的東西中間，放着一封泰雅娜寄來的信，他剛收到的。她在信中告訴他說

她決定趕快離開德萊斯頓，因為她的姑母的健康完全恢復了，又說假使沒有什麼事情多耽擱，她們倆在第二天十二點鐘便可以到巴登，希望他到火車站來接她們。里維諾夫已經替她們在自己住的旅館裏定好了房間。

當夜他寫了一個信給惹麗娜，第二天早晨他接到她的回信。「早遲」她信中寫着，「一定得這樣。我再把昨晚說過的話向你講一遍：我的生命在你的手裏，你高興怎樣就怎樣。我不想阻止你的自由，但是讓我說，假使必要的話，我可以拋開一切，跟你到地角天涯。我們明天再見，不麼？——你的惹麗娜。」

信中最後這兩個字筆迹寫得很大，很粗，很堅定。

八月十八日正午十二時，火車站月台上的人羣中，雜着里維諾夫。一會兒之前，他碰見惹麗娜：她同着他的丈夫和另一個年紀較大的男子，坐在一輛無蓬的馬車裏。她瞥見了里維諾夫，里維諾夫覺得她的眼睛裏有一種模糊的東西掠過；但是她立刻用太陽傘遮住了。

自從上一天來他起了一種奇異的變化——在他全部的形貌上，動作上，和他的顏面表情上；真的他自己覺得是另一個人了。他的自信消失了，他心頭的平靖消失了，他的對於自己的尊敬也消失了；他先前的心境，也一絲不留。最近的不可消抹的印象遮隱了其他的一切。一種素不相識的感情到來，強烈的，甜蜜的——而又邪惡的；這神祕的不速客闖進他的最內部的心的神殿，占據了他，一聲不響地安頓下來，施威作霸的，好像是這新宅的主人。里維諾夫不再慚愧了，他是怕；同時又生了一種挺而走險的頑強的膽量：凡是被俘虜的，被

征服的人們很能知道這種矛盾的感情的混合；偷兒在第一次盜竊之後也可以領會到一點這樣的心境。里維諾夫是被征服了，突然被征服了……他的廉恥那兒去了？

火車遲到幾分鐘。里維諾夫的懸待變成了煎熬的痛苦；他不能安安穩穩地站在一個地方，蒼白得像死人一樣，在人羣中擠來擠去。「天哪，」他想，「假如再有二十四個鐘頭便好，……他看泰雅的第一眼，泰雅的第一眼看他……使他的心中充滿了恐怖……這就是他必得衝過的難關……以後呢？以後……由他罷，怎樣都好……現在他不能多有所決定，不能對自己所保證。昨天那句話又痛苦地閃過他的腦際……里維諾夫就是在這樣心境之中去迎接泰雅的……

終於一陣悠長的汽笛聲響了，越來越響的沈重的隆隆的聲音可以聽見，火車轉了一個彎，便來到眼前了。羣衆搶着迎上去，里維諾夫跟着他們，好像判了罪的囚犯，拖着脚步。人們的臉，女人的帽子開始從車廂中出現了，在一個窗口中一塊白手帕閃爍着……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在搖着手帕和他打招呼……事已如此，無可倖免的了，她看見了里維諾夫，里維諾夫也認得是她。火車停了，里維諾夫跑到門邊，打開它，泰雅站在她姑母的旁邊，欣然色喜地笑着，伸手給他。



他扶她們下了車，說了幾句含糊糊糊的沒說完的歡迎的話，便開始忙起來，拿了她們的票子，接過她們的行囊，替她們拿衣服，跑去找一個腳夫，喊一輛搭客馬車；別的人們也在他的身邊忙亂着。他很高興他們的在場，他們的喧叫和高聲的談話。泰雅娜稍稍退在一旁，仍然微笑着，安靜地等待着他的慌張的料理結束。在另一方面，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卻站都站不穩；她不相信她終於到了巴登了。

她突然叫起來，「啊，拿呢？泰雅，我們的傘呢？」全然沒想到它們是緊緊揀在臂下；於是她開始和一位在漢德堡到巴登的一段路上結識的婦人高聲道別，告別了很久。這位婦人並非別人，便是我們的老朋友蘇亨威珂夫人。她是爲了禮敬谷柏廖夫到漢德堡去的，帶了許多「指示」回來。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穿一件相當特別的條紋花的一口鐘，戴一頂菌傘式的圓形旅行帽，帽子底下簇着剪得短短的蓬亂的白頭髮；她又短又瘦小，因爲旅途的勞頓，臉有點發紅，不住地用尖銳刺耳的俄語說話……她立刻便成了被人注意的目標。

終於里維諾夫請她和泰梯安娜上了馬車，自己坐在她們的對面。馬開始跑了。於是又是一番問訊，一番握手，交換一番微笑和歡迎……里維諾夫鬆了一口氣；這最初的瞬間過

得很滿意。顯然，他身上沒有什麼給泰雅懷疑的；她正和從前一樣地明朗地信賴地望着他，愛嬌地紅起臉，溫良地笑着。他終於打定主意看她一眼；——直到這時候，他眼睛還不肯聽命——不是偷偷地粗忽的一瞥，而是直接堅定地望着她，他的心被一種不由自己的情緒激動了：這正直坦白的臉龐的寧靜的表態給他以深自疚的痛楚。「啊，你來了，可憐的孩子，」他想，「你，我所渴待的，趕來了，你，我曾期望和你偕老的，你來了，你相信我……而我……而我……」里維諾夫低下頭；但是略比多林娜·瑪爾珂夫娜不容他有默想的時間；她的問題兩點般打過來。

「這座有圓柱的大房子是什麼啊？他們在那兒賭博的？前面來的是誰啊？泰雅，泰雅，看哪，怎樣的硬裙子啊！這又是誰呢？我想他們大半是巴黎來的法國人，天哪，何等的帽子！這裏也和巴黎一樣什麼都買得到的麼？但是，我想，一定樣樣異常貴，是麼啊？我認識了一位這樣有見識的婦人，你認識她的，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告訴我她在一個俄羅斯人家裏碰見過你，那一位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聰明人物。她答應來望望我們。她多麼地痛罵那批貴族——罵得真好！那位灰白鬍子的紳士是誰啦？普魯士王麼？泰娜，泰娜，看，這是普魯士王。不是普魯士王，是荷蘭公使麼，你說我聽不見，車輪戛戛地太鬧了。啊，多美麗的樹！」

「是的，美麗的姑姑，」泰雅答應着，「而且這裏的一切多麼蒼翠，多明淨多快樂！是麼，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

「哦，明淨，快樂……」他從牙齒縫裏吐出回答。

馬車到了旅館前面停住，里維諾夫領兩位客人走進豫先定好的房間，答應她們在一個鐘頭之內回來，便跑到自己的房裏去。一跨進那兒，他立刻好像又着了剛才已經鏢伏了一下的魔咒了。這兒，在這房間，上一天，蒼麗娜君隨着，一切都好像替她說話，甚至空氣裏都保留着她光臨過的祕密的蹤跡……里維諾夫又覺得變成她的奴隸了。他把藏在胸口的蒼麗娜的手帕抽出，來壓在嘴唇上，燃燒的記憶如微妙的毒液流過他的脈管。他覺得現在是不能回頭了，沒有選擇了；被泰雅那喚醒的痛苦的感情像落入火裏的雪片般消融了，良心的譴責也消滅了……消滅得乾乾淨淨，連那種不安的感情也平靜下來了，虛偽——他心中暗暗存在的——於他也不再引起惡感……愛，蒼麗娜的愛，這就是他目前的真理，義務，良心……聰明謹慎的里維諾夫簡直想都不想如何逃出這在他僅僅感到可怕和醜惡的地位，好像和他痛癢無關的一樣。

一個鐘頭還沒有過去，這兩位新來的女客人便喊侍僕來請里維諾夫了，她們要求里

維諾夫在公共客廳裏會見她們。他跟着來人走去，只見她們都已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她們都表示說要立刻出去見識一下巴登，因為天氣是那麽好。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尤顯得焦急不安；當她聽到說「寒喧廳」前的流行散步的時間還沒有到的時候，甚至有幾分着惱了。里維諾夫攔住她的手，於是這觀光典禮開始了。泰雅娜和她姑母並旁走，很感興味地望着四週；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繼續她的詢問。輪盤賭的場景，尊貴模樣的賭客，——倘使她在別的地方碰到他們，準會把他們當作內閣大臣的——迅速移動的鏢子，綠樣面上的大堆金銀，賭迷了的老婦人，塗脂抹粉的妓女們，這些使喀比多林娜·瑪爾珂夫娜呆得說不出話；她簡直忘記了她應該感覺到一種道德的義憤，只是眼睛張得很大，身體不時震顫，默着默着，驚奇於每一次的輸贏……象牙球廳，然落入盤底的聲音震撼了她的骨髓，直到她回到露天底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之後，她才神智恢復過來說這種碰運氣的賭博是貴族的不道德的發明。里維諾夫的唇上浮着一種固定的不愉快的微笑；他說話斷斷續續地懶洋洋地好像他厭倦了，不耐煩了……但是他轉過頭來望一望泰雅娜，便暗暗地困惱了；她在注意地望着他，表情中好像在問她自己，她給他的印象怎樣。里維諾夫忙和鈍點點頭，她也同樣點頭回答他，仍然疑問地，用一種緊張的力量望着他，好像他離開得比

實際位置更遠似的。里維諾夫領這兩位女客人離開「寒喧廳」經過「俄羅斯樹」——那裏已經坐着兩位俄羅斯貴婦人——走向歷卑頓泰爾林蔭道。他剛折入這條大道，便遠遠地看見蒼麗娜。

她伴着她的丈夫和坡圖蓋迎面走來。里維諾夫臉白得像一張紙；可是他並沒有放慢脚步，當他和她相值的時候，他默默地打了一個躬。她也禮貌地，冷峻地向他鞠躬，迅速地瞥了泰雅娜一眼，溜過去了……賴米羅夫高高地舉起帽子，坡圖蓋喃喃地說了些什麼。

「這位貴婦人是誰？」泰雅娜突然問。直到這時候她簡直沒有開口。

「這位貴婦人？」里維諾夫重複着她的話，「這位貴婦人是賴米羅夫夫人。」

「她是俄國人麼？」

「是的。」

「你在這裏和她認識的麼？」

「不，我早就認識她。」

「她多美麗！」

「你注意到她的服飾麼？」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插口道。「只要她那副繡花帶

的賣價，便足夠十個家庭一年吃用。和她一起的是她的丈夫麼？」她向里維諾夫問。

「是的。」

「他一定非常有錢的，我想？」

「真的，我不知道；我不這樣想。」

「他是什麼官職？」

「將軍。」

「她的眼多美！」泰雅娜說，「它們的表情多奇異；又深思又犀利……我從來不曾見過這樣的眼睛。」

里維諾夫沒有回答；他好像覺得泰雅娜疑問的眼光又落在他的臉上，但是他錯了；她在望着自己的腳，望着路上的砂。

「天哪！這人妖是誰？」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指着一輛低蓬的遊覽馬車，突然喊道。車裏面，一位紅頭髮獅子鼻的女人，服裝非常華麗，穿一雙淡紫的襪，靦不知恥地斜倚着。

「這人妖什麼，這是著名的科拉小姐。」

「誰？」

「科拉小姐……巴黎姑娘……明星。」

「什麼？這獅子狗但是她顏得死！」

「這可並不妨害其為明星。」

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只能驚愕地攤開雙手。

「哦，這樣的巴登！」最後她說了這樣一句。「可以在這椅子上坐坐麼？我累了。」

「當然可以，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這椅子就是給人家坐的。」

「啊，真的麼，倒不知道！但是在巴黎，有人告訴我，沿大街也有椅子，可是不便坐。」

里維諾夫沒有回答她的話；此刻他只想著，離開他腳前兩步，便是前天和瑟麗娜解釋

和她決定一切的地點。於是他記了起來，今天他注意到她的鬢上有一抹紅暈……

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頹然落到椅子上，泰雅娜坐在她的旁邊。里維諾夫仍舊站

在路上；在泰雅娜和他的中間——是否只是他的幻覺呢？——好像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不知不覺地，逐漸地。

「啊，她是一個壞女人，一個十足的壞女人！」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大聲說，悲憤

地搖搖頭。「噯，以她的服飾的錢，你可以養活不只十家——一百家人。你看到她的帽子底

下，紅頭髮上面戴着鑽石麼？我起誓，白天戴鑽石！

「她的頭髮原來不紅，」里維諾夫說：「她把它染紅的——現在流行這樣。」

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又只能感慨無既地攤開一雙手：她簡直驚愕得說不出話來了。

「哎，」她終於說，「在我們住過的德萊斯頓，人們還不至於墮落到這樣的地步。那裏離巴黎稍或遠一點，多少遠一點，就是這緣故。你不這樣想麼，格里哥利·密哈里奇？」

「我不這樣想？」里維諾夫回答。同時他想，「究竟她在說些什麼啊……」  
「我當然……當然……」

說到這裏，他聽見一陣緩慢的脚步聲，坡圖蓋走近椅前。

「您——好，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他微笑着點點頭說。

里維諾夫立刻握住他的手。

「您——好，您——好，索尚·伊凡尼奇。我想我剛纔碰到你和……剛纔在大街上。」

「是的，是我。」

坡圖蓋禮貌地向坐在椅上的兩位女客人打躬。



「讓我給你介紹，索尙·伊凡尼奇。她們是我的老朋友兼親戚，剛到巴登的。」坡圖蓋，索尙·伊凡尼奇，我們的同胞，也暫住在巴登的。」

她們兩人都站起來。坡圖蓋又是一番打躬。

「這裏是五方雜處的烟花地。」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開始用纖細的聲音說道；這位好心腸的老婦人是很容易和人親熟的，但是她先想保持她的尊嚴。「誰都當作一個愉快的義務，來這裏盤桓一下。」

「巴登是一個愉快的地方，當然啦，」坡圖蓋回答，斜看了泰雅娜一眼；「一個很愉快的地方，巴登。」

「是的；但是就我的管見所及，只是太貴族化了一點。你知道她和我在德萊斯頓——一個美麗的城市——很住了一些時候；但是這裏簡直是五方雜處的烟花地。」

「她很高興掉書句，」坡圖蓋想。「你說得完全不錯，」他高聲說；「可是在另一方面這裏的景物是再美麗不過，這風光在別處是找不到的。尤其是你的旅伴，她一定能賞識它的好處的是麼，小姐？」這一回他直接向泰雅娜說話。

泰雅娜撩起她的大而湛淨的眼，望一望坡圖蓋。她好像是迷亂了。要她怎麼啦，為什麼

里維諾夫在她初到的第一天便把她介紹給這位素不相識的男子，雖則瞧他的臉相也還聰明和藹，態度也誠懇親切地在望着她。

「是的，」她終於說，「這裏很美麗。」

「你們應該逛一逛古堡，」坡圖董繼續道；「我特別勸你們坐車到——伊堡去」

「到薩克遜的瑞士——」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正開始說。

管樂的聲音從大街上飄送過來，這是拉斯泰特（一八六二年，拉斯泰特仍是普魯士聯邦的一個城堡）來的普魯士軍樂隊，在天幕下開始演奏每週一次的音樂會。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站起來。

「音樂！」她說；音樂，à la Conversation!（在寒暄館）……我們去那兒。現在四點鐘了……是麼現在時流人物都到了麼？」

「是的，」坡圖董回答：「這是時流人物頂多的時候，音樂極好。」

「那末，我們不要遲留。泰雅，來。」

「允許我奉陪你們麼？」坡圖董問，這使里維諾夫相當驚奇；他腦子裏簡直想不到是意麗娜叫坡圖董來的。

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露着牙齒笑。

「非常榮幸——默宜……默宜——」

「坡圖董」他喃喃地接口說，就把自己的手遞給她。

里維諾夫挽着泰雅娜，他們兩對朝寒館館走去。

坡圖董繼續和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談話。里維諾夫走着，一句也開不口；有兩次，並沒有什麼原因，他微笑着，輕輕把泰雅娜的臂壓着他自己的。這動作中有着虛僞，泰雅娜對它也沒有什麼反應，里維諾夫自己也覺到這是虛僞。這動作並不能表示兩個彼此相許的交融的靈魂的相互的信賴，而是一種暫時的替代品——替代他找不到的話。這不會言宣的芥蒂在他們中間開始增長了，加強了。泰雅娜又留意地專注地望着他。

當他們四人在寒館館前面的一張小桌子的周圍坐下來的時候，情形還是一樣，所不同的就是在人羣的嘈雜喧囂中，在音樂的嗚嗚叫吼中，里維諾夫的沈默似乎比較說得通一點。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非常奮興；坡圖董幾乎來不及回答她的問話，滿足她的好

● 她想說一個法蘭字，monstère（先生）讀音不高明——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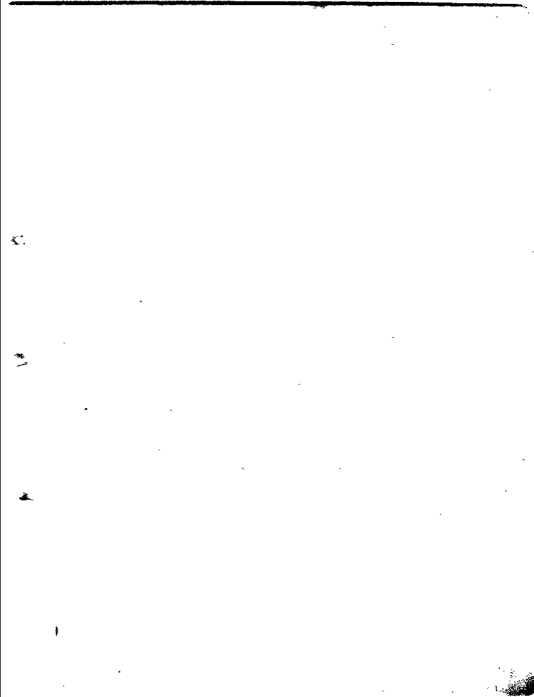
奇心。僥倖了他，在流動的人羣中突然出現了身材瘦小的眼睛老是要纏出來的蘇亨威珂夫夫人。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立即認得是她，請她來桌邊，要她坐下，於是談話的狂飈捲起來了。

坡圖莖回頭朝着泰雅娜，開始用一種溫柔的低聲下氣的聲音和她談話，他的帶着親切的表情，臉微微側向着她；她呢，自己也奇怪，自由舒暢地回答他；她很高興和這位陌生人，這位局外人談話，同時里維諾夫仍和剛纔一樣，一動不動地坐着，脣邊浮着固定的令人不愉快的微笑。

晚餐時間到了，音樂停止了，人羣稀散。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和蘇亨威珂夫夫人慫慫道別。她對她懷着極大的尊敬，雖則後來她對她的甥女說：「這人真太苛刻；但是她通曉百事，認識很多人；真的，我們在結婚喜筵過後，也得立刻買一架縫衣機。」坡圖莖接着也和他們告辭，里維諾夫陪她們回家。當他們走進旅館的時候，侍者遞給他一封信；他閃開一步，趕忙撕開信封。一張小小的香箋上寫着這幾個字，是鉛筆寫的：「請於今晚七點鐘來我這裏，只要一分鐘，我懇求你。」——意麗娜。里維諾夫把這封信塞在衣袋裏，回過頭來，又裝上一付笑臉……對誰笑？爲什麼笑呢？泰雅娜背過臉站着。他們在旅館的公共餐室裏用晚

餐。里維諾夫坐在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和泰悌安娜的中間，一下子他高興起來，帶着奇異的突然的歡樂，談着，說着故事，替自己和她們斟酒。他的態度是這樣瀟灑跌宕，使得坐在他對面的留普 *à la Napoleon III*（拿破崙第三式）鬍子的斯德萊保來的法國步兵隊軍官，也想插幾句嘴，甚至於喝起乾杯來說 *à la santé des belles Moscovites*（祝莫斯科美人們的健康）！晚餐後，里維諾夫伴送她們回到臥室，臉上帶幾分不快的神色在窗邊站了一會之後，突然說他有點事情要出去一下，但是當晚一定回來。泰雅娜沒說話；她蒼白了低垂下眼睛。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有飯後打瞌睡的習慣的；泰雅娜相信里維諾夫一定知道她姑母的習慣；她希望他利用這機會，陪她坐一會兒，因為自從她到來之後，他沒有和她單獨在一起的機會，也沒有和她說過一句知心的話。而現在他要出去了！她如何能懂得他的心思？還有，真的，今天他的一切的態度……！

里維諾夫不等到挽留，趕快地退出去；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躺在沙發上，嘆了兩三聲，便安靜地睡着了；泰雅娜走到一只角落裏，坐在一把低椅上，雙手緊緊地抱在胸前。



里維諾夫急速跑上歐羅巴旅館的樓梯；一個有一張加穆克人狡猾的小臉的十三歲的小姑娘，顯然在等候他，攔住他用俄國話說：「請往這邊走，惹麗娜·巴夫洛夫娜馬上就來。」他迷惑地望着她，她微笑了，又說：「請這邊來，這邊來。」領他走進一個小小的房間，便輕輕地帶上了門，一下子隱去了。這房間正對惹麗娜的臥室，裏面堆放許多旅行的箱籠和提囊。里維諾夫還沒有功夫把周圍細看，門呀地又很快地打開了，在他的前面站着惹麗娜，穿一身薔薇色的跳舞服，頭髮和頸項上飾着異珠。她直衝到他身邊，抓住他雙手，一下子說不出話；她的眼睛發光，她的胸口吁喘起伏，好像登了一段高山一樣。

「我不能在……那邊招待你，」她以急促的輕語說：「我們正要動身去赴一個夜宴，但是我非得先要見你一下……今天我碰到的那一位，我想是你的未婚妻罷？」

「是的，她曾經是我的未婚妻，」里維諾夫說，把「曾經」這兩個字說得很重。

「我所以要見你一見，就是要告訴你，你應該把自己看作是絕對自由的，昨天所發生的一切並不影響到你的計劃……」

「蓋麗娜！」里維諾夫喊着說，「你為什麼說這樣的話？」他說這話很大聲，裏面含着奔放的熱情。蓋麗娜不由自主地把眼睛閉上一刻。

「哦，我親愛的！」她用更輕柔的低聲繼續說，但是顯着不能制馭的熱情，「你不知道我多愛你，但是昨天我只是付還我的債，我贖償我過去的罪愆……啊！我不能還給你以我的青春，如我所渴望的那樣，但是我並不拿什麼義務加在你身上，我並不要求你的任何約言，我親愛的，你歡喜怎樣便怎樣，你是和空氣一般的自由，你沒有受任何束縛，請懂得這一點，請懂得這一點！」

「但是我不能沒有你而生活，蓋麗娜，」里維諾夫打斷她的話，這道卻是輕輕地說：「自從昨天起我是永遠地永恆地是你的……我只能在你的腳邊呼吸……」

他低下頭來渾身顫慄地吻着她的手。蓋麗娜望着他低垂的頭。

「那末讓我說，」她說，「我也是一切都準備好了的，我也不顧誰，不顧一切。你怎樣決



定，便怎樣。我也是永遠地永恆地是你的。」

有人在門上輕輕地敲。意麗娜俯身下去，又輕輕地說一次，「是你的……再見！」里維諾夫在髮尖上感覺到她的呼吸，她的唇的接觸。當他站直身子來的時候，意麗娜已經不再在這房間裏了，只有走廊上衣襖纏綿的聲音，遠處，賴米羅夫將軍在喊：「Eh bien? vous

ne venez pas?»（「噢？你不來麼？」）

里維諾夫坐在一只大衣箱上，手掩住面。一種女性的清新幽潔的芬香黏附在他的身上……意麗娜曾經握過他的手。「這是太……太……了。」他想。小女孩子又跑進房裏來，對他的激動的目光作微笑的答覆：

「現在，請你——」

他站起來，走出旅館。這時候他不能回家去，想都沒想到，他先要定一定神。他的心沈重地不規律地怦跳着；地面好像在他腳底顫動。里維諾夫復折向歷摩頓泰爾林蔭道走。他知道最後決定的一刹那到了，不能再拖延，再裝假，再規避了，和泰雅娜作一番解釋是無可避免的了；他可以向想像她怎樣地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在等着他……他可以預想他要對她說些什麼，但是怎樣發動，怎樣開口呢？他把他的正直端方的計劃，縝密的井然有條的將來

委棄在身後置諸不顧了；他知道他是腳朝上頭向下地投到一個不能逼視的深淵裏面去了……但是這並沒有動亂他的心。事情已經做了，只是怎樣去面見他的裁判者呢？假使這裁判者——一位握着火焰的劍的天使——來找他，這對於罪孽深重的心倒舒服些……而現在要他自己把短刀插入自己的胸口……多可恥啊！但是若要回頭來放棄那一個，利用別人許給她的自由，認作這是他固有的權利……不，倒情願死，他不願享有這可恥的自由了……只願卑躬屈膝到塵埃裏，讓那雙情愛的眼睛來垂青他。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有誰以憂鬱的聲音在喊，一隻手沈重地落在里維諾夫身上。

他不免一驚地回頭望，認得是坡圖董。

「我請你原諒，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坡圖董用他慣常的謙恭口氣開始說，「我也許打擾了你，但是在老遠看到你，我便想……可是，如果你不生氣……」

「我倒反，很高興，」里維諾夫在齒縫中喃喃說。

坡圖董就傍着他的身邊走。

「多可愛的夜晚！」他開始說，「這樣溫和你散步得很久了麼？」

「不久。」

「可是我爲什麼要問你這句話，我剛纔看到你從歐羅巴旅館裏出來。」

「那末你跟着我麼？」

「是的。」

「你有什麼話要和我說的麼？」

「是的，」坡爾董重複一句，聲音低微得幾乎聽不見。

里維諾夫停步望一望這不招自來的伴侶。他的臉是蒼白的，他的眼睛不安地轉動着；他的歪曲的身姿好像籠着古舊的長存的憂鬱。

「你有什麼特別的話要對我說，」里維諾夫慢吞吞地說，仍向前走。

「啊，如果你允許……馬上就說。假如你覺得沒關係，讓我們在這椅子上坐坐吧。這樣比較方便些。」

「唔，這好像有什麼神祕似的，」里維諾夫說，在他的身邊坐下。「你好像有點不安，索

尚·伊凡尼奇。」

「不，我很好，也沒有什麼神祕。我特別要告訴你的……是你的未婚妻給予我的影像

……她和你訂了婚麼，我想……不管是否訂了婚，我是指你今天介紹給我的那位女孩子。我應該說在我的一生中從來不曾碰見過比她更可愛的女子。一副黃金的心腸，天使般的品質。」

坡圖菴說這番話時仍舊是帶着那副苦相愁相，使得里維諾夫縱使不注意也看得出他所說的話和面上的表情不調和。

「你對泰佛安娜·彼得羅夫娜估量得十分準確，」里維諾夫說，「雖則我不能不驚奇，第一點，你應該知道我和她的關係；第二點，你怎能這樣迅速便了解了她。她真的是有天使般的品質；但是請容許我問，你便是爲了告訴我這番話而來的麼？」

「要立刻了解她是不可能的，」坡圖菴連忙回答，好像要規避這最後的問句似的。「只要看一看她的眼睛。她配受世界上一切可能的幸福，誰有造化替她謀幸福的，那人的福氣是值得妬羨！不過希望他能夠消受得起這樣的福氣。」

里維諾夫微微皺一皺眉頭。

「原諒我，索尚·里凡尼奇，」他說，「我還得承認這話來得奇突……我想知道，你的話中有因，是在指着我麼？」

坡園裏沒有立即回答里維諾夫；顯然他內心交戰着。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他終於說出口來，「除非是我誤解了你，不然你定能夠聽懂這話的真意，不管是從誰的口中，以怎樣不討人歡喜的形式說出來。剛纔我對你說過，我看到你從那兒出來。」

「是啊，從歐羅巴旅館出來。這有什麼呢？」

「當然，我知道，你在那兒會見了誰。」

「什麼？」

「你會見了賴米羅夫夫人。」

「對啦，我會見了她。下文呢？」

「下文麼……你，和泰雅娜·彼得羅夫娜訂了婚，卻又去赴賴米羅夫夫人的約會，她

是你所愛的……她也愛你。」

里維諾夫從椅子上跳起來；血湧上他的臉。

「這是什麼意志？」他終於說，聲音中帶着激怒：「是開惡笑？還是偵察？請你費神爲我解釋。」

坡蘭董黯然望着他。

「啊，不要對我的話生氣。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不能和我生氣的。我並不是爲談這些而來，我現在也沒有開玩笑的心思。」

「也許是的，也許是的。我準備相信你來意十分純良；但是我還是要請你允許我問一句：你有什麼權利來管別人的，一個和你不相干的人的私事，內生活，你有什麼理由把你自己的……憑空捏造的真實以這樣自信的態度說出來？」

「我的捏造」倘使我是憑空想像出來，那你便不應該生氣；至於權利，我從來不曾聽到過誰看到了一個將要溺斃的人而尚待自問他有沒有權利向他援手的。」

「謹謝你的切切的關懷，」里維諾夫怒沖沖地說，「但是我一點也不需要援手，所有一切的老話，比如說血氣方剛的青年人會被社交界的婦女引得墮落啦，時髦社會的不道德啦，類此等等，我都把牠們當作爛調，真的在我心中我也簡直輕蔑牠；所以我請求你收回你的援手，讓我平平安安地淹死罷。」

坡蘭董又抬起眼睛望望里維諾夫，他呼吸都窒住了，嘴唇扭搐着。

「但是請看一看我，青年人，」他拍一拍自己的胸脯遽然說，「你能夠把我當作一般

的沾沾自喜的道德家，說教者，和他們同樣看待麼？你知不知道倘使不是純然出於對你的關懷，縱使這感情對我最多麼強烈，我決不吐露半句話，我決不授你以把柄來責備我不知趣，幽莽——這是最厭惡的。你看不看得出來，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在你的面前坐着的是一個被熱情壓碎了的完全毀滅了的老人，從他身受的遭歷可以來救你……而且……也爲了同一的女人！

里維諾夫倒退了一步。

「這是可能的麼？你說些什麼……你……你……索尚·伊凡尼奇那末蓓耳斯基夫人……那個孩子？」

「啊，不要盤問我……相信我！這是一個暗黑可怕的故事，我不來告訴你。蓓耳斯基夫人我不大認識，這孩子也不是我的，但是我負着這責任……因爲……「她」願意這樣，因爲這對「她」有必要。爲什麼我在這裏，在你的可恨的巴登呢？啊，事實上，你能夠費一剎功夫來想一想我來向你致忠告是出於對你的同情麼？我悲憫那位美麗溫良的少女，你的「未婚妻」，但是對你的將來，你們兩人的將來……我那裏管得了這許多閒是非？我只是擔心她……擔心她。」

「你對我真是情深意厚，坡蘭莖先生，」里維諾夫說，「但是，照你說來，我們兩人處在同樣的情況之下，你爲什麼不把你的勸告應用到你自己身上去呢，而我可不可以把你的關懷歸之於另一種感情……？」

「妬忌，你的意思是啊，青年人，青年人，你用這種話來搪塞，避開正題，你應該慚愧，你不知道現在我身邊所說的話是含着多麼良藥苦口的悲哀，你應該慚愧！我的情況和你是不同的，我是老了，絕對無危險的可笑的朽材——但是你這用不到說，叫我和我易地相處，恐怕一秒鐘都不肯，不消說是心甘情願！妬忌麼？在一個沒有一滴希望的餘瀝的人是不會有妬忌的，而這也不是我命運中的第一次來忍受這種感情了。我只是擔心……替她擔心，請懂得這一點。當「她」叫我來找你的時候，我怎能夠猜得到那自覺曾經虧待你的心情——她自承有這心情的——會使她走到這樣的一個地步呢？」

「但是原諒我，索尚·伊凡尼奇，你好像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什麼都知道，我知道，」他轉過頭去接着說，「我知道她昨天在那兒。但是現在她是無法遏止的了；好像滾下山來的石塊，一直要滾到底。我真是一個大傻瓜，以爲憑我的話能夠立刻勸阻你……你，當這樣的一個女人……但是說得夠了。我抑不



住我自己的感情，這就是我全部的缺點。而且說到完來，誰知道不會生一點效果，爲什麼不試試呢？也許你會把我的話重想一番；也許，我的話有幾句會滲入你的心，你並不想毀了她。連同你自己以及那位無辜的可愛的女子的……啊！不要生氣啦，不要躁腳啦！我怕什麼呢？我爲何不直言，並不是妬忌叫我說話，也不是憤恨……我很可以跪倒在你的腳前，求懺你……可是，再見罷。你不用害怕，這一切都將守着祕密的。我原是爲好。」

坡圖革沿着林蔭夾道走去，很快便在漸濃的暮色裏消失了，里維諾夫也沒留他。

「一個黑暗的可怕的故事……」坡圖革對里維諾夫提起一句却又不肯說的……讓我們以簡略的一言數語來說一遍罷。

八年前，有一次他被上司遣派到萊森巴赫伯爵邸裏做一個臨時職員。時候是夏天，坡圖革時常挾着公文案卷趕車到伯爵的鄉間別墅去，有時候在那裏耽擱上一整天。惹麗娜這時候住在伯爵的家裏。他對地位較低的人是從來不驕傲的，至少她對他們不倨慢無禮，伯爵夫人也曾不只一次地責備過她的莫斯科風的好心眼兒。惹麗娜發現這位穿着一排鈕扣到頂的發硬的公務員袍服的低級職員是一個聰明解意的人。她時常和他談天，很高興和他談談……而他，他熱烈地深剷地愛上了她，暗暗地……暗暗地！他這樣想。夏天

過了，伯爵不需要外人幫助了。坡圖董和惹麗娜斷了面緣，但是不能忘記她。三年過後，他完全出乎意外地從第三者的手裏接到一個請柬，要他去會見一個稍稍有點相識的貴婦人。這位貴婦人起先吞吞吐吐不肯說真話，但是在得到他的誓首說把他所聽到的絕對嚴守秘密之後，她勸他和一個女孩子結婚……一個在社交界有很高地位的女孩子，她有結婚的必要。貴婦人對於這主要的角色簡直不大提起，只答應給坡圖董一批錢……一大批錢。坡圖董並沒有生氣，驚異把他的憤怒的感情掩住了；可是，當然，他斬截地拒絕了。於是貴婦遞給他一封信——惹麗娜的。「你是仁厚的，高貴的人，」信中說，「我知道你肯替我做任何事，我要求你這番犧牲。你能夠解救一個我所最愛的人。救了她，也便是救了我……不要問……怎樣。我不能對任何人作這樣的要求，但是對你，我向你伸手說，請爲我這樣做罷。」坡圖董考慮了一下說，爲了惹麗娜·巴夫洛夫娜，他當然可以多多效勞的，只是他希望她把這項願望親口告訴他。這會見在當晚便照辦了；談話並不久，除了那位貴婦人之外也沒有別人知道。惹麗娜那時已經不再住在萊森巴林伯爵家裏了。

「在許多人當中你爲什麼單想到我？」坡圖董問她。

於是她譽稱他的優美的品格，但是突然停住了……

「不，」她說，「我得說老實話。我知道，我知道你愛我；所以我想起你來……」接着便把全部真實告訴了他。

艾里莎·舊耳斯基是個孤女；她的親戚都不歡喜她，打算霸佔她的財產……眼見她就要破滅了。雖說是打救她，惹麗娜其實却對於負此責任的男子，就是這時和惹麗娜已發生非常密切關係的那個男子盡了極大的力……坡圖董沒有說話，長望了惹麗娜一眼，答應了。她哭了，眼淚潸潸地抱住他的頭頸。他也流淚了……但是他的眼淚和她的是完全不同的。秘密結婚的一切佈置都早已準備好了，一隻強有力的手把一切障礙都掃除了……但是病來了……於是一個孩子生下來，母親服毒死了……這孩子怎麼辦呢？由坡圖董領去負責撫養，又是從同一個人的手中，從惹麗娜的親手中接過來的。

一個暗黑可怕的故事……讓我們略過去罷，讀者，讓我們略過去罷！

當里維諾夫打主意回旅館去的時候，已經過了一個多鐘頭了。快要走到旅館，他突然聽到身後有腳步聲。這腳步好像是緊緊地逼着他，他走得快點，脚步也跟得快點。當他走到路燈底下的時候，回過頭來看，只見是賴米羅夫將軍。他打着一條白領結，穿一件時式的外套，衣襟敞開，常禮服的鈕孔上掛着一行黃金鍊子的寶星十字勳章，將軍是赴晚宴回來，獨

自個兒。他的眼睛，帶着侮辱的意味，固執地盯住聖維諾夫看，表示着一種輕蔑，一種憎恨，他全身的態度好像都暗示着挑戰的氣味，使得里維諾夫想，這應該是他的義務，鼓起勇氣去迎見他，而受這「侮辱」。但是當將軍和里維諾夫碰面的時候，他的臉色突然改變了，他的慣常的帶幾分嬉皮的爾雅溫文的表情又浮現了，他的戴上淡紫色手套的手高高地在空中揮舞他的帽子。里維諾夫也默默地向他脫帽，兩人各自走開了。

「當然他注意到什麼的了！」里維諾夫想。

「不見得是他……是另一個人罷！」將軍想。

里維諾夫跑進泰雅娜的房間裏的時候，她正和她的姑母打皮克。

「啊，我得說，你真是一個好傢伙！」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放下紙牌來說。「我們到的第一天，你便整個晚上溜得無影無蹤了！我們等了又等，罵了又罵……」

「我沒有說什麼，姑姑，」泰雅娜說。

「你真是百般和順的，我們大家都知道！你羞也不羞，先生！況且你是訂了婚的！」

● 皮克 (Pique)：一種紙牌戲，三十二張牌，二人對打。——譯者。

里維諾夫說了些抱歉的話，在桌邊坐下來。

「你們爲什麼放下牌不打呢？」他靜默了一會之後問。

「啊，問得真好！我們只是爲了無聊才打牌，爲了不知怎麼辦……而你又不來。」

「假使你們願意去聽聽夜晚的音樂，」里維諾夫說，「我很高興陪你們去。」

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望着她的甥女。

「好的，姑姑，我立刻準備。」她說，「但是在家裏坐坐不是更好些嗎？」

「正如我的意思一樣！讓我們照莫斯科的老方法用一把茶炊，喝茶，談一白天。我們還不會好好談過呢。」

里維諾夫吩咐把茶端上，但是好好的談話並不會到來。他繼續不斷地覺得良心受苛責；不論他說些什麼，他總覺得他是在說謊，而且被泰雅娜看穿了。同時在她的身上卻看不出什麼變化；她的態度正和往常一樣的毫無拘束……只是她的眼光連一次也不落在里維諾夫身上，只是含着寬容的羞怯瞟他一眼，臉色比平時更蒼白一點。

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問她是否頭痛。

泰雅娜原要說不痛，但是想了想說，「是的，一點點。」

「這是路上的疲勞，」里維諾夫說，他羞得臉紅了。

「是的，路上的疲勞，」泰雅娜跟着說，又瞟了他一眼。

「你應該休息一下，泰雅，親愛的。」

「是的，我要去睡了，姑姑。」

桌上，放着一本旅行指南；里維諾夫拿起來，高聲讀着關於巴登四週景物的描寫。

「說得一點也不錯，」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打斷他說，「但是有一樁事情我們

不能忘記。有人告訴我這裏的苧蓆很便宜，所以我們一定要買一點回去做嫁奩。」

泰雅娜低下頭。

「我們正有時間，姑姑。你從來不想到你自己，你應該替你自己買幾件衣料。你看這裏

的人個個穿得多時髦。」

「噯，我親愛的！這有什麼用？我不是一個漂亮的太太！假如我有你的女朋友那般的漂

亮，那又是另一回事，格里哥利·密哈伊里奇，她叫什麼名字？」

「那一個女朋友？」

「就是，我們今天碰見的。」

「哦，她！」里維諾夫說，假裝着漫然不介意的樣子，於是他又覺得可恥而厭惡。「不，」他想，「像這樣下去是不可能的。」

他坐在他未婚妻的旁邊，同時離開她身邊幾寸遠的地方，在他的衣袋裏，藏着一個手帕。

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到隔壁房間裏去轉一轉。

「泰雅……」里維諾夫費了大勁說，他用這名字叫她，今天還是第一次。

她回過頭來朝着他。

「我……我有很要緊的話想對你說。」

「哦，真的麼？什麼時候？此刻麼？」

「不，明天。」

「哦，明天，很好。」

里維諾夫的靈魂忽然充滿了無限的慈憐。他操着泰雅娜的手，很卑恭地吻着她，好像一個罪人；她的心微微悸動了，她覺得這一吻不是幸福。

晚上，兩點鐘的時候，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和她的甥女同睡一個房間裏的。）

忽然抬起頭來聽。

「秦娜，」她說，「你在哭麼？」

秦娜沒有立即回答她的話。

「不，姑姑，」她溫柔地說，「我着了涼了。」



第二天早晨里維諾夫在自己房裏靠窗口坐着，這樣想：「爲什麼我要對她說呢？」他懊惱地聳聳肩膀。他對泰雅娜說了，只是爲了截斷自己的一切退路。窗檯上放着惹麗娜的一張便條，她要他在十二點鐘的時候去看她。坡圖董的話不住地在他的腦海中縈迴，這些話好似地底下的雷聲，帶着不吉的預兆傳到他的耳邊。他生氣了，但又無法排除它們。有人在敲門。

“Wer da?” (誰) 里維諾夫問。

「啊！你在家開門！」他聽到萃達舍夫想嘎的聲音。  
門鈺嘎然響了。

里維諾夫氣得臉都發白。

「我不在家，」他尖聲地叫。

「不在家，開得好玩笑！」

「我告訴你——我不在家，去罷。」

「很客氣，我是來向你借一點錢的，」萃達舍夫嘟囔着。

他走了，鞋跟蹭蹭地走，和平常樣。

里維諾夫真想追上去，扼死這討厭的傢伙。幾天來的事情把他的腦筋擾亂了；再來一下，他便要哭出來了。他喝了一杯涼水，自己也說不出理由，把傢具上的抽屜都鎖起來，跑到

泰雅娜的房裏。

他發見房裏單只她一個人。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到外邊買東西去了。泰雅娜坐在沙發上，雙手捧着一本書。她並沒有讀它，也簡直不知道這是一本什麼書。她沒有動，但是她的胸脯在急速地跳，圍在她頸際的白色的硬領明顯地有規則地顫動着。

里維諾夫不知所措了……可是，他在她的身邊坐下，和她說聲早安，對她笑一笑；她也不說話對他笑一笑。在他進來的時候，她向他行了一個有禮貌的，並不親密的鞠躬，他也不看他。他向她伸手，她把冷冰冰的手指遞給他，但是立刻又掙脫開，重新拿起書本。里維諾夫覺

得拿無關緊要的題目作談話的開頭，那簡直是侮辱泰雅娜，照她平時的習慣，她從不自動要求，不過她全部的表情都好像在說：「我在等着……我在等着……」他一定要履行他的諾言。但是雖則他整個夜晚都沒有想旁的的事情，可沒有預備好第一句開頭的話，全然不知道怎樣來打破這殘酷的沈默。

「泰雅，」他終於開口了，「昨天我告訴過你（在德勒斯頓，每逢二人對面而沒有旁人的時候，他總是叫她「您」，但是現在他不想這樣叫。）我有點要緊的話要和你說。我準備說，但是我先得請求你不要對我生氣，信任我對你的感情……」

他停住了。他透不過氣來。泰雅娜依然不動，也不望他；只是把書握得更緊一點。

里維諾夫沒有說完第一句話便接着說第二句：「在我們中間一向是完全坦白的；我太尊敬你了，不能對你裝假；我要證明我知道怎樣尊重你的品格的高貴和磊落的胸懷；……雖則……雖則……當然……」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泰雅娜以不疾不徐的聲調說，同時臉上變成死人般的灰白，「我來幫你說，你不再愛我了，而你不知道怎樣對我說。」

里維諾夫不由得一怔。

「爲什麼……」他說，聲音簡直低得聽不見，「爲什麼你這樣想……我真不懂……」  
「什麼！這不是真的麼？不是真的麼？——告訴我，告訴我。」

泰雅娜把全身轉過來向着里維諾夫；她的鬢髮往後梳掠的臉貼近他的臉，她的眼睛，好久來不曾正視過他的，好像要刺透他的眼睛。

「這不是真的麼？」她再問。

他沒說話，一個字都不脫口。在這個時候他不能再說謊了，雖則他知道她會相信他，而一句說話就會救了她。他簡直受不了她雙眼的逼視。里維諾夫沒說話，但是她不需要他的回答。她可以從他的沈默中，從他的惘然若喪的畏罪的眼光中得到回答的，——她背過身去，書從她的手中溜脫了……直到此一剎，她還是不確實相信，里維諾夫也知道；他知道她還是不確實相信的——他所做的事是多醜惡，真的多醜惡啊！

他投身跪到在她的面前。

「泰雅，」他叫道，「假使你知道我見你處在這樣的情形中，心裏是多麼難過，多麼可怕地想到我……我的心碎成片片了，我不知道我自己，我喪失我自己和你以及一切……一切都破碎了，泰雅，一切！我能夠夢想到我……我會給你這樣的一個打擊麼？你是我最親

愛的朋友，我護命的天使……我夢想得到我們竟是如此相見，像昨天那樣地過日子麼……」

秦雅娜想站起來走開去。他牽着她的衣襟留住她。

「不要走，再聽我一會兒。」你看我是跪倒在你的跟前，但是我並不要求你的饒恕；你也不能夠，也不應該饒恕我。我來告訴你說你的朋友是滅亡了，他陷到泥坑裏面去了，他不想連你也拖進去……但是救救我能……不！就是你也救不了我。我要推開你，我是滅亡了，秦雅，我是無可挽救地滅亡了。」

秦雅娜望着里維諾夫。

「你是滅亡了？」她說，好像不大懂得他的意思。「你是滅亡了？」

「是喇，秦雅，我是滅亡了。一切的過去，一切寶貴的，一切直到現在構成我的生活，都滅亡了；一切都毀壞了，一切都破碎了，我不知道將來有什麼在等待着。你剛纔說我不再愛你了……不，秦雅，我並沒有停止愛你，但是一種不同的、可怕的、無可抵禦的感情攔住了我，克服了我。我掙扎着抵抗着，而我……」

秦雅娜站起來，蹙眉點頭，她的蒼白的臉陰沈了。里維諾夫也站了起來。

「你愛上了另一個女人。」她說，「我也猜得到她是誰……我們昨天碰到過的，是不

是？……算了，我知道我現在應該怎樣做。因為既然你自己說這感情是無可挽回的……

（泰雅娜說到這裏停一停，也許她仍舊希望里維諾夫不把這最後的一句話無抗議地通過，但是他沒說什麼。）「現在只要我奉還……你的婚約。」

里維諾夫低下頭，好像俯首貼耳地恭受這該受的打擊。

「你有權利對我生氣，」他說。「你有種種權利責備我的卑怯……責備我的負情。」  
泰雅娜又望着他。

「我不來責備你，里維諾夫，我並不埋怨你。我同意於你最苦辛的真實總比昨天那種情形好些。如果照目前的情形下去，我們的生活將會怎樣！」

「我的生活將會怎樣！」里維諾夫的靈魂裏起着憂鬱的回音。

泰雅娜跑到她臥室的門邊。

我要求你讓我獨自個兒靜一回，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我們等一會再見，再談一談。事情來得太兀突，我須得仔細想一想……讓我一個人……請容納我的矜持。我們等一會再見。」

泰雅娜說了這話，便急速地跑到房裏，隨手把門鎖起來。

里維諾夫好像迷眩暈厥地奔到街上，在他心的深處隱藏着一種什麼暗黑的苦楚的，凡是謀殺人的兇手，該會體味到這種感覺；同時他又好像卸却了一種可憎的負荷，覺得輕鬆了許多。泰雅娜的仁厚寬宏夠誅貶了他，他爾切地覺到他所失去的一切……可是怎樣呢？……他的悔恨是攪和着惱怒的；他嚮念着蘇麗娜，好像這是他唯一的避難所，他恨她了呢？……好，好！……他久以來里維諾夫的感情一天激烈似一天，一天比一天複雜；這種複雜苦惱了他，激怒了他，他陷入一種混沌的狀態中了。他渴求着一椿事，就是不要再在薄暗的半明半晦的境地中徘徊，只要走上一條路，不論什麼路都好。像里維諾夫那樣的實事求是的青年們是不該被熱情帶走的，這把他們生活的意義都毀了……但是「自然」並不顧到邏輯，我們人類的邏輯；她有她自己的理論，這理論，要等到我們在它的輪下被碾碎了的時候，方才會認識它，理解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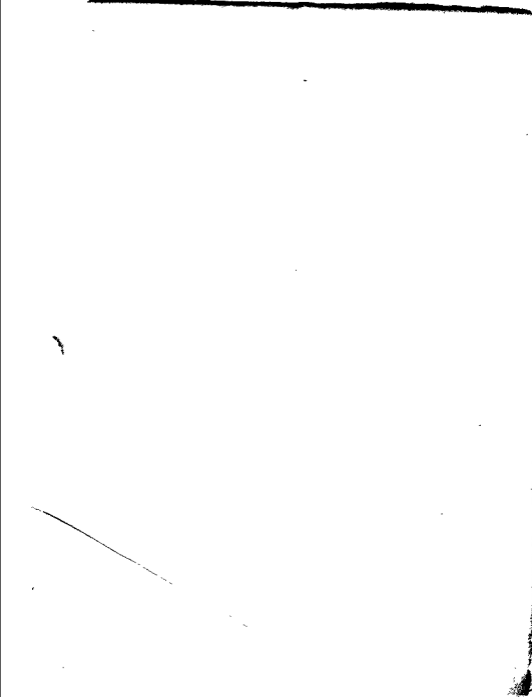
離開了泰雅娜，里維諾夫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去見蘇麗娜；他跑到她的寓所去。但是將軍在家，至少是管門人這樣告訴他，他不想進去，他覺得他裝不得假，於是他慢慢地走到「塞喧館」去了。里維諾夫的不能裝假，在當天碰到伏羅希洛夫和比須察金的時候也明顯地表示了出來；他對前者乾脆地說他空虛得像一枚鼓，對後者說他使任何人都討厭得

要死；假使他没有碰到李達會夫，否則無疑地是會惹起一番 groser Scandal（大流言）了。這兩位青年都駭異了；伏羅希洛夫甚至於暗暗問自己，爲了他的士官的名譽起見，要不要和他決鬥？但是像果戈里小說中的中尉畢羅夫一樣，他用麵包和牛奶咖啡來鎮靜了自己。里維諾夫遠遠地望見穿着花條紋一口鐘的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忙碌地從一家店跑到另家店……他羞於和這位善良的，可笑的却是仁厚的老婦人見面。於是他想起了坡圖蓋，他們中間昨天的談話……忽然有什麼香氣吹度過來了，一種不可捉摸的，却準定不會錯的氳瀉；假如飄擊的影子也會散出清香，那就沒有比這清香更難於捕捉的了，可是他立刻覺得蓋麗娜在他的身邊，真的，離開他沒幾步遠，她出現了，和另一位太太手挽着手；他們的眼光碰在一直線。蓋麗娜也許在里維諾夫臉上的表情中看出了什麼異樣，她在一家商店門口站住，商店的櫥窗裏陳列着幾件黑林製造的小木鐘，她指着其中的一只，點點頭叫他過來觀賞這上面畫着一隻杜鵑的美麗的磁面，對他說，不是低聲的，而是好像把一句剛開始的話接着說完似地以平常的聲音說，——這樣比較不引起旁人的注意——「請你隔一點鐘過來，我將單獨一個人在家」。

但是在這時刻那位著名的風流少年郎梵爾提先生旋風般撲過來了，開始狂喜地誇



帶着惹麗娜的長袍的 *feuille morte* (枯葉) 的顏色, 以及她歪戴着罩到眼眉邊的西班牙帽子……里維諾夫在人羣中溜開了。



「格里哥利，兩小時之後，惹麗娜坐在里維諾夫的身旁，在一張發沙上，雙手搭住他的肩膀說，「你怎麼啦，快點告訴我，趁沒人在。」

「我怎麼啦？」里維諾夫說。「我是幸福的，幸福的，就是這麼一回事。」

惹麗娜眼望着地板，微笑了一笑，輕輕嘆口氣。

「這不能算是回答我的話，親愛的。」

里維諾夫吟沉了。

「唔，既然你硬要我說，那末……讓我來告訴你，（惹麗娜眼張得很大，過身微微顫抖）

「今天我的一切情形都告訴給我的未婚妻了。」

「什麼，一切你提起我嗎？」

里維諾夫雙手一攤。

「蓋麗娜，看上帝面上，你怎能這樣想！我會——」

「啊，原諒我……原諒我，你怎樣說？」

「我告訴她我不再愛她了。」

「她問起爲什麼緣故麼？」

「我並沒隱瞞真情說我愛上了另外一個女人，說我們必得離開。」

「啊……她怎樣呢？同意麼？」

「哦，蓋麗娜，她是一個多麼難得的女子！她完全自我犧牲，完全大度寬容！」

「我並不懷疑，我不懷疑……雖則她也沒有別的辦法。」

「並且對於毀了她一生幸福，騙了她，毫無憐憫地離棄了她的我沒一聲責備，不說——」

句難堪的話……」

蓋麗娜細細地看着自己的指甲。

「告訴我，格里哥利……她愛你麼？」

「是的，蓋麗娜，她愛我的。」

蓋麗娜靜默了一會兒，把自己的衣襟理一理平直。

「我得承認，」她開口說，「我不大了解你怎樣會想起來把這事情告訴她。」

「我怎樣會想起來，蓋麗娜！你願意我說謊，對她——這純潔的靈魂——裝假麼？還是你以為——」

「什麼都不以為，」蓋麗娜打斷他的話，「我應該承認說我很少想到她。我不能夠同時想到兩個人。」

「這是說，你的意思是——」

「那末，後來怎樣？她要離開麼，這純潔的靈魂？」蓋麗娜第二次又打斷他的話。

「我不知道，」里維諾夫回答，「我還要看着她一次，但是她不會再住下去了。」

「啊！*bon voyage!*（上路平安）！」

「是的，她不會再住下去。但是我現在也無暇想到她，我在想着你對我所說的，你答應過我的。」

蓋麗娜斜睨了他一眼，「忘恩的東西！你還不滿足麼？」

「不，蓋麗娜，我不滿足。你使我幸福，但是我不滿足，你懂得我的意思的。」

「這就是我——」

「是的，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請記得你的話，記得你寫給我的信。我不能和別人分沾你；不，我不能做一個祕密的戀人的可憐角色；不單只是我的一生，我把另一個人的一生也投在你的腳前，我拋棄了一切，我毫不留情毫不惋惜地把一切都撲成齏粉；但是在別一方面我信任你，堅決地信賴你，相信你會守你的約言，把你的命運和我的永遠聯結在一起。」

「你要我同你逃走麼？我準備着……」（里維諾夫狂喜地俯身吻她的手。）「我準備着。我不食言。但是你自己有沒有把所有的困難都想透呢——你有沒有準備呢？」

「我，我現在還沒有時間來想，來準備，可是你只要說一聲『是』，允許我來實行，那末在一個月之內……」

「一個月！我們在兩星期之內動身到意大利去。」

「兩星期，那末，對我夠了。哦，意麗娜，你好像很冷淡似的接受我的話；也許在你看來這未免近於空想，但是我不是一個小孩子，我不慣用夢來安慰我自己，我知道這是多麼危險的一步，我知道我所負的責任；但是我也想不出別的辦法。請你想一想，我把過去的一切關係都割斷了，單就爲了教我在因你犧牲的女孩子的眼中不做一個可輕薄的撒謊者……」

也……」

惹麗娜突然挺一挺腰子，眼發着光。

「哦，我求你的原諒，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假使我決定，我要逃走，至少是要跟着一個爲我犧牲的男子，單只爲我，而不是爲了要在一個脈管裏流着不是鮮血而是水乳，*tu lait coupe*（攪水牛奶）的感覺遲鈍的年青女人家的眼前做個不甘墮落的男子！再者，我還得告訴你，這是第一次，我承認好像我命裏註定要聽到我所敬愛的男子是值得憐憫的，扮演可憐的角色！我知道還有更可憐的角色：一個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心在起什麼變化的男子！」

里維諾夫也挺起身子來。

「惹麗娜，」他正開口說——

但是突然間惹麗娜把雙手捧住自己的額，以癱瘓的動作，把身子投在他的懷裏，她用遠非女子所有的強力緊抱着他。

「原諒我，原諒我罷，」她震顫地說，「原諒我，格里哥利！你看我多整扭，多可怕，多妬忌而邪惡！你看我是多麼需要你的幫助，你的寬容，是的，救救我罷，在我尚未完全毀滅之前，把

我從這泥沼中拖出來罷！是的，讓我們逃走，讓我們逃開這些人們，這社會，到什麼遠遠的，美麗的，自由的地方！也許你的惹麗娜比你爲她犧牲了的女子更值得些！不要對我生氣啦，原諒我，我親愛的，我可以照你的吩咐做任何事情，跟你到任何地方！」

里維諾夫的心漩渦般翻騰。惹麗娜以她整個的年青柔軟的身體，愈加用力地抱緊他。他的頭俯在她的凌亂的芬香的頭髮上，狂喜地愉快地迷醉了，他簡直不敢用手撫摩這頭髮，只是輕輕用嘴唇接觸它。

「惹麗娜，惹麗娜，」他反復地說，「我的天使……」

忽然她抬起頭來，聽……

「這是我丈夫的腳步聲……他到他自己的房間裏去了，」她輕輕說，於是，急急地跑開，坐到另一把圈椅上。里維諾夫站起來……「你到那裏去？」她以同樣的低聲說：「你不能走；這樣會引起他疑心的。你怕他麼？」她的眼睛不離門扇。「是的，是他，他馬上要過這邊來了。同我說點什麼閒談罷，同我說，」里維諾夫一下子清醒不過來，靜默着。「你明天不去看戲麼？」她高聲地問。「他們在演着 *Le Verre d'Eau*（水瓶記）——翻古戲，普列西做得非常賣力……」她又放低聲音加上一句，「我們好像發熱狂一樣，」接着又說，「我們不



能像這樣啦；我們還得把事情好好想一下。我應當警告你我的錢都在他手裏；*mais j'ai mes bijoux*（但是我有一點珠寶首飾。）我們可以去西班牙，你歡喜麼？於是她又提高聲音，「爲什麼女戲子都那樣胖？比如馬特萊·勃洛亨夫人……」『說啊，不要閉口坐着。我的頭髮昏了。但是，你不要疑心我……我可讓你知道我們明天在什麼地方會面，只是你把這些都告訴了你的未婚妻是錯誤的……*Ah, mais c'est charmant!*（『啊，有趣！』）她把絲手絹的邊扯下來，突然高聲地神經質地笑了。

「我可以進來麼？」賴米羅夫在隣室問。

「請進……請進。」

門開了，門檻邊將軍出現了。看到了里維諾夫，臉上顯得不高興；可是他仍對他鞠躬行禮，這就是說，他把上半身彎了彎。

「我不知道你有客人，」他說：「*je vous demande pardon de mon indiscretion.*」

（「我請你原諒我的不小心。」）「怎樣，你仍舊覺得巴登很好玩嗎，里維諾夫先生？」

賴米羅夫每一次說到里維諾夫的姓，總是頓一下，好像他忘了，一下子想不起來似的。

……這樣說法，正和他的把帽子高高地在空中揮舞的敬禮一樣，意思是侮辱他。

「我覺得這裏並不討厭，*M'sieu le général*（將軍先生）」

「真的麼？可是我覺得巴登異常討厭。我們不久就要走了，不是麼？蓋麗娜·巴夫洛夫 *Assez de Bade comme ça*（夠巴登了。）順便說一句，我替今天你贏了五百佛郎。」

蓋麗娜嬌媚地伸出手。

「在那兒給我買針線。」

「當然給你，當然給你……你走了麼，里維諾夫先生？」

「是的，我走了。」

賴米羅夫復彎一彎身子。

「再見！」

「再見，格里哥利·密哈里奇，蓋麗娜說：『我守我的約言的。』」

「什麼約言？我可以問麼？」她的丈夫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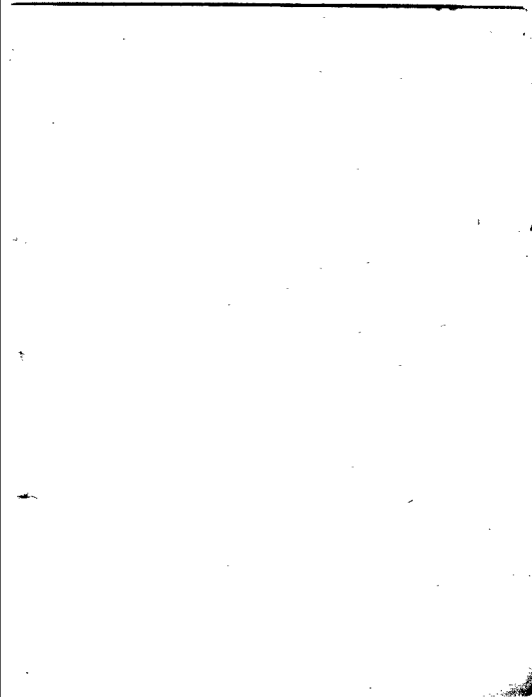
蓋麗娜微微一笑。

「沒有什麼……只是……剛才我們談起的一點什麼事情。 *C'est à propos du voyage……ou il vous plaira*（說到旅行……你也歡喜的。）你知道——史得安的那

本書廢？

「啊！當然知道。插圖非常美。」

賴米羅夫好像和他的妻子非常好；他對她說話的時候總是喚着她的小名。



「現在還是不去想它的好。」里維諾夫沿着大街一邊走一邊反覆地這樣想，他覺得內心又騷動起來了。「事情是決定了。她會守她的約言的，只要我決定一切應取的步驟就是……可是她好像猶疑……」他搖搖頭。他自己的計劃在他自己的腦中想來都好像很奇怪；有點虛矯的不類真實的氣味。人不能在同一的思想上停留得很久，它們好像是萬花筒裏面的玻璃片，逐漸移轉着……等你湊上眼睛去，花樣已經完全不同了。一種強烈的疲乏的感覺克服了里維諾夫……但得有一個短短的鐘頭的休息啊……但是秦雅呢？他一怔，於是想也不想，貼貼服服地回家走，一剎間他只想到，今天他好像一個彩球，從這個女子手裏拋到另一個女子的手裏……可是不管他，他一定要有個結束。他跑回旅館，帶着同樣的馴貼，無感覺，麻木，不猶疑也不遑巡，去見秦雅。

迎着他的是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里維諾夫第一眼望見她，便知道她是全盤底細都曉得了；這可憐的老處女眼睛哭得發腫，她的四緣白髮蓬鬆的紅漲了的臉，表示着失望，極度的憤懣，悲哀和無限的驚愕。她正想衝到里維諾夫前面來了，但是她停住，咬着顫抖的嘴唇，好像懇求似地要殺了他似地望着他，想給她自己證實這是一場噩夢，無稽的不可能的荒唐夢，是不是夢呢？」

「你……你來了，」她開口說……隣室的房門即刻打開了，泰雅娜以輕捷的步武走進來；她蒼白得透明，但是很鎮靜。

她輕輕地把一隻手臂攬住她的姑姑，在她的身邊坐下。

「你也坐下來，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對里維諾夫說，這時他像一個精神病患者站在門邊。「我很高興再見你一次。我把你的決心，我們兩人的決心都告訴了姑姑；她完全接受了同意了……沒有相互的愛不會幸福，單憑相互的尊敬是不夠的。（聽到尊敬這兩個字，里維諾夫低下頭來）與其來自懊悔，不如現在分離，不是麼，姑姑？」

「是的，當然是的，」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說，「當然，泰雅親愛的，一個不知道怎樣來看重你的男子……已經打定主意……」

「姑姑，姑姑，」泰雅娜打斷她的話，「記得你所應許我的。你以前老是告訴我：『其實，泰雅娜，真實高於一切——還有，坦白磊落。看哪，真實不常常是甜蜜的，坦白磊落也不見得甜蜜；不然它們算什麼美德呢？』」

她吻了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的白髮，於是轉身向里維諾夫，繼續說：

「我們，姑姑和我，想離開巴登……我想這樣對我們大家都舒服些。」

「你們想什麼時候走？」里維諾夫口音重濁地問。他記得在不久之前蓋麗娜也說過同樣的話。

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正想脫口說出來，泰雅娜在她的肩頭輕輕一觸攔住她。

「也許不久，不久。」

「你允許我問你們心想到那裏去麼？」里維諾夫以同樣的聲音問。

「先到德勒斯頓，以後也許回俄羅斯。」

「但是你现在要知道這些做什麼，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喀比多里娜·瑪爾

珂夫娜喊道。

「姑姑，姑姑，」泰雅娜打斷她。接着是短時間的沉默。

「泰雅娜·彼得洛夫娜，」里維諾夫開口說，「你知道在此刻我是多痛苦多酸楚。」  
泰雅娜站起來。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說，「我們不要談這些罷……即使不是爲你，爲了我，也請你不要談起。我認識你也不是從昨天起，我很能想得到你的苦處。但是說了有什麼用，何必來刺觸這創傷呢？」（她停了停，顯然要把激起來的感情壓制住，把湧上來的眼淚嚥下去，她做到了。）「爲什麼來撩撥這不能治癒的創傷呢？讓時間去醫治罷。現在我要拜託你一件事，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假如你好意幫忙，我等一會就交給你一封信，這是很重要的。一封信，請你親自送到郵局裏去，因爲我和姑姑都沒工夫……我一定很感激你。等一等……我立刻拿來……」

泰雅娜站在門邊不安地望一眼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但是她這般尊嚴地端莊地坐着，蹙攏的眉毛和緊閉的嘴唇表示着這般嚴肅，泰雅娜只是會心地點點頭，便走出去了。

但是一等到泰雅娜身後的門關上了之後，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臉上的尊嚴和莊肅便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她站起來，顛着脚尖跑到里維諾夫身邊，跪下背來望着里



維諾夫的臉，她開始用顫抖的聲淚俱下的低聲說：

「天哪，她說，」格里哥利·密哈里奇，這是什麼意思？是夢呢還是什麼？「你」棄離了泰雅了，你厭了她了，你圖賴了自己的話！你這樣做，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倚你如石築的長城啊！你你你格萊夏？」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停了停。「啊，你殺了她了，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不等到他的回答繼續說，眼淚在她的頰上流成一條細線，「你不能够憑她目前的態度來判斷她，你知道她的性格，她從不訴苦的；她不想到自己，所以別人須得想到她！她老是對我說，「姑姑，我們要保持我們的身份，」但是什麼身份，當我看到了死亡，死亡在我們的面前……」（隣室中泰雅娜的椅子在軋響着。「是的，我預見到死亡，」老婦人更溫柔地繼續着說。「這事情怎樣發生的？是妖術麼，還是什麼？在不久之前你還在寫給她頂溫柔的信，真的一個正直誠實的男子會這樣做麼？我是知道的，我是一個沒有任何偏見的女子，*esprit fort*（堅強的靈魂）我給泰雅娜的也是同樣的教育，她也是一個有自由思想的……」

「姑姑，」隣室泰雅娜的聲音。

「但是一句約言便是義務，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尤其是像你這樣的人，和我的思想

主義相同的人假使不認清義務，那還有什麼遺留給我們呢？這義務是不能恁般背棄了的，只憑你一時的糊塗，想不到別人將受到如何的遭遇！這是不忠實……是的，這是罪惡；這叫作什麼自由！

「姑姑，請到這邊來。」又是泰雅娜的聲音。

「我就來，親愛的，就來……」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握住里維諾夫的手。「我看你是生氣了，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我生氣麼？」他想喊出來，但是他的舌頭結住了。）「我並不想叫你生氣——哦，真的，恰恰相反！我甚至於來求戀你，請你再想一想，還來得及不要毀了她，不要毀了你自己的幸福，她仍舊信任你，格萊夏，她依然信賴你，什麼都不會失去啊，她愛你如像別人從來不曾那般愛過的！離開這可憎的巴登巴登，讓我們一塊兒走，只要丟開那妖迷，拋開那種蠢感，還有一句話，最要緊，憐憫憐憫罷，憐憫憐憫罷！」

「姑姑！」泰雅娜喊，聲音裏有點不耐煩。

但是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沒有聽她。

「只要你說一句『是』，」她對里維諾夫說：「我可以把事情弄得很圓轉……只要你向我點一點頭，只要像這樣地輕輕點頭。」

這時候里維諾夫真情願死，但是那個「是」字始終沒說出口，也沒有點頭。

泰雅娜又出現了，手裏拿了一封信。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立刻離開里維諾夫，背

過臉，俯在桌面上，好像在看着桌上的報紙和賬單。

泰雅娜跑到里維諾夫面前。

「這兒，」她說，「是我剛才說起過的那封信……請你立刻替我送到郵局去，你願意麼？」

里維諾夫抬起他的眼睛……在他的前面，儼然是站着他的裁判者。在他看來，泰雅娜似乎更高了一點，更清癯了一點；她的臉，迸發着不習見的美的光輝，有着雕像般的凜不可犯的莊嚴；她的胸口並沒有發出唏噓，她的純一色的長袍，平直得像希臘式的袈裟，長長的挺直的皺褶有如大理石的衣術，垂到腳面，掩蓋了它們。泰雅娜眼睛直望着前面，望着里維諾夫；她的冷峻而鎮定的眼光，也正像雕像的眼光。他在她的眼中讀到他的判決辭；他鞠躬，從她伸着不動的手中接了信，默然退出去了。

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趨向泰雅娜，但是泰雅娜掙開她的懷抱，低垂了眼睛；臉上發一陣熱說：「現在，愈快愈好，」跑進臥室去了。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垂着頭跟她進去。

泰雅娜交給里維諾夫寄的一封信，是寫給總勒斯頓的女朋友的，一個出租幾間有傢

具的小房間的德國太太。里維諾夫把信投進郵筒，他好像覺得，連同這小小的紙片，他把一切的去，全部的生命都投到墳墓裏面去了。他走出市區，在葡萄園中間的狹徑上走了好一些時候；他怎也抖除不脫這如同夏日之蠅的執拗的嗜營似的那種輕蔑自己的顏面的念頭；真的，在這最後的晤面中，他做了多麼並不怎樣令人羨慕的角色啊……回到旅館略爲憩息之後，問起這兩位女客人，人們告訴他在他出去之後，她們立刻便吩咐趕車到火車站去，趁郵車走了——到什麼地方，不知道。她們的行李早就理好，眼罩在早上便付清了。泰雅娜請里維諾夫替她到郵局裏寄信，明明是調遣開他。他再問管門的這兩位女客人有否什麼信留給他，管門的回答說沒有，並且表示他好生奇怪，原來這房間預定住一星期，現在突然離開，當然要覺得疑惑不解了。里維諾夫轉過背來沒理睬他，跑回自己的房間，把門鎖起來。

他一直到第二天才離開房間：這一夜的大半工夫他坐在案前寫着，又扯碎他所寫的……等他寫完的時候，天已發白了——這是寫給慧麗娜的一封信。

這就是給瑟尼的信中所寫的：

「我的未婚妻昨天走了；我們將永遠不會見面……我甚至於不知道她去什麼地方居住。隨同着她，她帶走了我直到此時所視為寶貴的所願望的一切，我從前的理想，我的計劃，我的企圖，都隨着她消失了；我的工作，是白費了，我幾年來的努力化為泡影，我的長期研究失去意義，失去應用的可能性，一切都死滅了；我的「我」，我的「舊我」，自從昨天便死滅了埋葬了。我覺得，我看到，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並不懊悔，一點兒也不懊悔。我把這話告訴你，不是來向你訴苦……我能向你訴苦麼？既然你愛我，瑟麗娜！我只想告訴你，一切我的死滅了的過去，一切的希望和努力，如今都化成煙，化

成塵，只有一樣還活着，不能泯滅的，就是我對你的愛。除了這愛，我什麼都沒有了；說它是我的唯一的寶貴的東西，這是不夠的；我完全生活在這愛中；這愛是我整個的身心；我的將來，我的前程，我的事業，我的祖國，都在它的裏面！你知道我的，蒼麗娜！你知道這一套動聽的言辭在我不會的，是我所深惡而痛絕之的，所以縱使我用如何強烈的字眼來表達我的感情，你毋庸置疑心牠們的真實，你不會當作它們是誇張的。我不是一個小孩子，受了一時熱情的衝動，來向你絮絮地吐出未加思索的信誓，我是一個到了成熟年齡的男子——爽直地，坦白地，幾乎是帶着恐怖的來告訴你他自認決無錯誤的真實。是喲，你的愛情代替了我的一切，一切你自己判斷一下罷，我能夠把我的「一切」交給別人的手裏，我能夠讓「他」來擺佈你麼？——你是屬於「他」的，我的整個身心，我的心血是屬於他的——而我自己……我處在什麼地位？我是誰？一個局外人，一個旁觀者……對自己的生命作旁觀者！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偷偷摸摸地和別人分沾生命中所不可缺少的沒有了便不能生活的愛……這是自欺，是死亡。我知道我所要求於你的是何等重大的犧牲，我沒有任何權利作此要求；真的，誰賦予我要求這犧牲的權利呢？但是我這樣做，並非由於我的自私：一個自私者會覺得更

舒適些更平安些，根本不會發生這問題。是的，我的要求是苛重的，我並不駭異你對它的震驚。你憎惡你生活於其間的人們，你討厭你的社會，但是你是否夠堅強來拋棄這社會？來把他們加諸你頭上的桂冠勝利地予以踐踏？不辭接攬起對你不利的衆議——這些可憎的人們的贊議？問你自己罷，意麗娜，不要負起你所不能勝任的重荷。我並不來責備你；但是記得：你已經有過一次敵不過誘惑了。對你將受的一切損失，我所能償還的是那麼微小。聽我最後的一句話罷！假使你覺得不能夠在明天，甚至於今天，離開一切來跟我——你看我說得多大膽，對自己多麼不留情——假使你害怕將來的不安定，害怕和社會隔絕，孤獨，害怕人們的贊議，假如你不能信任你自己，那末請你坦白地不用躊躇地告訴我，我就離開；我將斷着破碎的心離開，但是我將祝福你的真實。倘使你，我的美麗輝煌的皇后啊，真的愛了像我這樣渺小的庸庸碌碌的男子，真的甘願分沾他的命運——那末，請把你的手給我，讓我們動身一道走上這艱險的途程！只要懂得，我的決心是不更變的；不完全，毋寧無。這沒有理由可說……但是我沒有第二條路——沒有第二個辦法，意麗娜，我太愛你了。——你的，

格里哥利。

里維諾夫自己不大歡喜這封信；它並沒有正確忠實地表達出他想說的話；這裏面充滿着拙劣的措辭，非常誇張，有點奮發氣，無疑地這封信並不見得比許多扯了的來得好；但這是最後的一封信，無論如何，主要點已經說得很透澈，並且他乏力了，疲倦了，腦筋裏再也抽不出什麼東西來。其次呢，他沒有把思想寫成文學形式的能力，像許多不慣於寫作的人，他在體裁上便碰到不少困難。也許他的第一封信寫得頂好；因為這從心頭傾出來，更溫熱些。不管怎樣，里維諾夫把這封信送給意麗娜了。

她回他一個短簡：

「請你今天來我這裏，」她寫：「他」出去了，要一整天。你的信使我大大不安。我想着，想着……我的頭打轉了。我真煩惱，但是你愛我，我是幸福。來罷。你的「意。」

當里維諾夫進去的時候，——又是前天在樓梯口上候他的那位十三歲小姑娘領他進去的——意麗娜坐在梳妝室裏。桌上，在她的前面放着一隻打開的半圓形的硬紙絲帶盒子；她心不在焉地一隻手翻着絲帶，另一隻手拿着里維諾夫的信。她剛哭過；睫毛還濕的，



眼皮發腫；在她的頰上還可以看得出來沒有擦去的未乾的淚痕。里維諾夫悄悄地站在門口，她沒有注意到他進來。

「你哭了麼？」他奇怪地問。

她一驚，把手掠過頭髮，微笑着。

「你爲什麼哭？」里維諾夫再問一句。她一聲不響指着那封信。

「原來你是爲了……這……」他聽說又住口了。

「過來，請坐下，」她說，「給我手。啊，是的，我哭過……有什麼可使你驚異的？「這」是好受的麼？」她指着這封信。

里維諾夫坐下來。

「我知道這不好受的，蓋麗娜，真的，我在信中告訴你……我知道你的處境。但是倘使你相信，你對我的愛的價值，信任我的話，你也應該懂得我看到你的眼淚有何感覺。我來這裏，正像一個受審判的人，我等待我的判決詞。死呢還是活？你的回答將決定一切。只是不要拿這雙眼睛來看我……它們叫我想起舊時我在莫斯科見到過的那雙眼睛。」

蓋麗娜臉立刻紅起來，轉過頭去，好像她自己也覺得這眼光裏有幾分邪惡似的。

「爲什麼你這樣說，格里哥利！慚愧啊！你要知道我的回答……難道你意下對它懷疑麼？你爲了我的眼淚不安……但是你不了解眼淚的意義。你的信，最親愛的，使我深深思索了。那裏面你寫着，我的愛情代替了你的一切，寫着，你從前的研究都失去意義失去應用的可能了；於是我自己問自己，一個男子能夠單憑愛情過活麼？到後來他會不會厭倦，會不會找點活動的事情做做而向誘引他離開活動生涯的人投下怨嗟麼？這思想使我驚恐，我所害怕的便是這個，不是如你所想像的那一種。」

里維諾夫凝注地望着惹麗娜，惹麗娜也凝注地望着他。好像各人都在向對方的靈魂作更深更進的透視，言語所不及言語所不能洩露的更深更進的透視。

「你害怕這一點，你是錯了，」里維諾夫說。「一定是我的信寫得不高明。受了你給我的愛的新的鼓舞，我會厭倦麼？不活動麼？惹麗娜，在你的愛情裏我有了整個的世界，我這預料不到在這世界裏將有如何的發展。」

惹麗娜沈吟了。

「我們到那裏去呢？」她輕輕說。

「到那裏去？我們過一回再談。但是，當然，那末……那末你同意了，你同意了麼，惹麗娜？」

她望着他。「你會幸福麼？」

「哦，意麗娜！」

「一點都不會懊悔麼？永遠？」

她把頭低倒在紙盒子上面，於是又將盒裏的絲帶用眼光揀挑了一遍。

「不要和我生氣，親愛的，在這樣的時候還要照顧這種廢物……今天我還有應酬，赴一位太太的跳舞會，這幾件裝飾品是送來給我，要我在今天選定的，啊！我真煩惱！」她忽然哭了，把臉靠在紙盒的邊上。眼淚從眼眶中流下來……她旋即扭開了頭，眼淚會把絲帶弄壞的。

「意麗娜，你又哭了，里維諾夫不安地說。

「哦，是的，我又哭了，意麗娜連忙打斷他的話。「哦，格里哥利，不要磨折我，不要磨折你自己……讓我們做個自由人罷！我哭了又有什麼關係！真的我自己能夠知道眼淚是爲什麼而流的麼？你知道，你已經聽見了我的決心，你相信它是不會改變的。我同意於……你怎麼說啊……不完全，毋寧無……你還要怎麼啦？讓我們自由罷！爲什麼互相枷鎖？現在只有我們兩人，你愛我，我愛你，難道我們便沒有旁的事情可做，只顧來絞榨刺取各人的思想

麼？請看我，我不願談到我自己，我從來沒有一言半語的暗示說我做別人妻子的職務推翻也許是不容易……當然，我並不欺騙我自己，我知道我是一個罪人，我知道「他」有權利殺死我。那有什麼要緊？讓我們自由罷，我說。今天我們的，天長地久是我們的。」

她從圈椅上站起來，仰臉望着里維諾夫，微微笑着，雲動一下眼眉，同時拿一隻裸露到肘部的手把掛在臉上的閃爍着幾顆淚珠的髮束掠到腦後。一枚華麗的絲帶從桌上溜到地下了，落在她的腳邊。她輕蔑地踩着它。「還是你今天不歡喜我了麼？是不是我昨天起就變醜了？告訴我，你看到過比這更美麗的手麼？和這頭髮？告訴我，你愛我麼？」

她用雙手緊抱住他，把他的頭擡在胸前，她的髮櫛鏘然下墜了，她的披散的頭髮挾着溫柔的香息裹住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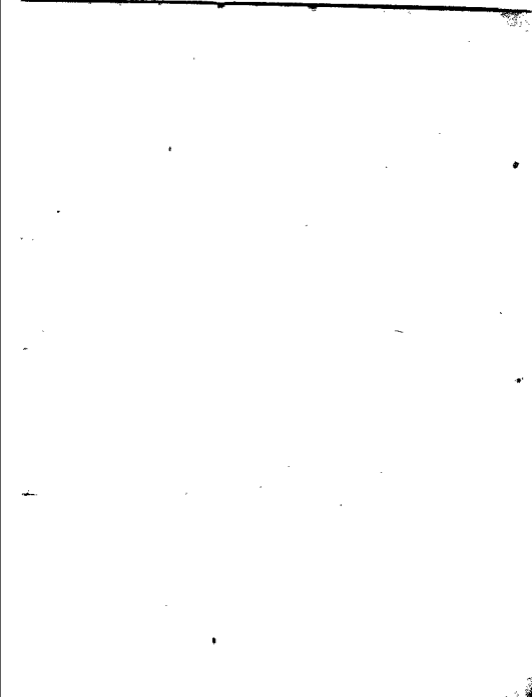
里維諾夫在旅館的房間中走來走去，低頭沈思。他現在要從理論過渡到實行了，要計劃逃走的手段和方法，逃到一個無人知的地方去……說也奇怪，他並不怎樣思考着逃走的手段和方法，只是想着他是否真的毫無疑義地得到了他所堅執要求的決定？那一句最後的，不翻悔的話說過了沒有？但是惹麗娜在和他分手的當兒明明告訴他「行動罷，行動罷，等到你一切都準備好了的時候，只要通知我便好。」這是最後的決定！去罷，無端的懷疑……他一定要着手進行。於是里維諾夫——在這時候——開始打算了。第一件是錢。里維諾夫手頭只有一千三百二十八個「盾」，換成法國錢，合得兩千八百五十五佛郎；這數目很少，但是目前差可張羅了，他必得立刻寫信給他的父親，儘可能地寄錢來；他可以把他產的森林部份售出。但是借什麼藉口呢？……不要緊，一個藉口總找得到的。固然，惹麗娜也說

過，她有她的  *bijoux* （珠飾），但是這不好算進他的賬裏的；誰知道，天有不測風雲呢。此外他還有一隻漂亮的日內瓦錶，這可以……作算牠——換得四百佛郎。里維諾夫跑去找銀行家，婉轉曲折地說出了這項詢問，說在需要的時候可否借一點錢；但是巴登的銀行家都是刁猾小心的老狐狸，立刻裝出一副沒精打彩的枯燥的神氣，正像被鑷刀刈斷了的一叢野花似的，來回答他的迂迴的詢問；有幾個直當他的面嗤笑他，好像很能夠領會他的無傷大雅的說笑似的。里維諾夫，說也慚愧，甚至於到賭盤上碰碰運氣看，哦，輸死了！放一個泰勒●在第三十號——符合他的年齡——上，他想把本錢翻滾得大一點；但是試問滾得多次，結果是輸去了二十八個零頭一盾。還有第二個也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護照。但是女人的護照並不是一定非有不可的，有幾個國家簡直不要，比如說，比利時，英國；再者，他也許能夠弄到一張別國的，不是俄羅斯的護照。里維諾夫在這些事情上面都認真地考慮了一番；他的決心是堅定的，絕對不動搖的，但是偏和他的意志相反，和他的意志作對，有一些不認真的幾乎是滑稽的什麼滲入他的思想裏，好像這個計劃是一椿開玩笑的事情，除非在什

麼戲劇裏，小說裏，或者是在什麼偏僻的鄉間，如同朱克倫和世茲蘭那些遠遠的邊區，照旅行家的說法，那裏的人們都病於 *exhaust*（厭倦）了，實際上從來不曾有人帶女人逃走過。想到這裏，里維諾夫記起了他的一個熟人，一個退職的騎兵少尉巴佐夫，他同着一個商人的女兒，坐了駕着三匹馬裝響鈴的雪橇逃走，事先把女人的父母和新娘灌醉。可是後來被發覺了，騙了出來，差不多打得個半死。想到這不淡趣的故事，里維諾夫非常不高興，於是想到泰雅娜和她的突然的離開，他想到這一切的苦痛，悲傷，和羞辱，覺得現在這樣做法是非常正當的，他告訴麗娜說爲了尊重自己，再也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這話是多麼合理……於是，一想到這名字，又有什麼火燄似地又甜蜜又苦痛地燒灼着他的心，然後乃漸漸消滅。

一陣馬蹄聲起自他的背後……他閃在一旁……麗娜騎在馬背上趕過他，她的旁邊騎着將軍。她認得是里維諾夫，向他點點頭，忽然在馬腹上加了一鞭，馬便奔躍起來，風馳電掣般衝過去了。她的黑色的面紗在風中飄舞……

“*Pas si vite ! nom de Dieu ! pas si vite !*”（『不要跑得這樣快，媽的！不要這樣快！』）將軍喊着，也疾馳着緊追上去。





第二天早晨里維諾夫跑去一個銀行職員，和他談談本國匯兌講奇變幻的漲落和寄錢到外國去的最便利的方法等等，當他剛從那裏回來的時候，旅館侍者遞給他一封信。他認得這是登麗娜的筆跡，還沒有拆開封口，便有一種不吉的預感，天知道是什麼緣故，在他的心中擾動了，他跑進自己的臥室。這就是他所讀到的（信用法文寫。）

「我親愛的，我整夜想着你的計劃……我不想來欺蒙你。你對我坦白，我也將以坦白報你；我不能同你逃走，我沒有力量這樣做。我覺得我是多麼愛了你；我第二次的罪孽是比第一次的更重，我卑夷我自己，卑夷我的懦弱，我責備我自己，但是我不能改變我自己。我徒然對我自己說我毀壞了你的幸福，說你現在有權利把我看作是一個

輕狂挑逗的女子了，說是我先來勾誘你，說我會經許你以鄭重的約言……我充滿了恐怖，我憎恨我自己，但是我不能那樣做，我不能，我不能。我不想辯解我自己，我不想告訴你我心情是如何激越……這些都不關緊要的；但是我要告訴你，再三再四地告訴你，我是你的，永久是你的，你願意把我怎樣便怎樣，沒有任何義務，不用負任何責任！我是你的。但是要逃走，拋棄這一切……不！不！不！我曾求懇你援救我，我曾希望把從前的一切抹消，把過去投在火中焚燬……但是我看到我是不能得救了；我看到我的毒已經中得太深；我看到在那種氛圍裏呼吸了如許年頭，不能不受感染。我猶疑了很有些時候，要不要寫這信給你，想到你將採取何種決定我便害怕；我只信賴你對我的愛。但是我覺得把真情瞞住你在我的一方面是不誠實的——尤其是也許你已經開始進行我們的計劃的最初步驟了。啊！這計劃是美麗的，但是不能實行。哦，我親愛的，請把我當作一個軟弱的，無價值的女人，你可以看輕我，但不要離棄我，不要離棄你的意麗娜……要離開這種生活，我沒有勇氣，但是沒有你我也不能生活。我們不久就要回彼得堡去，到那邊來罷，住在那兒，我們可以替你找一個位置，你過去的努力不致於拋荒，你的所學將得其所用……只要和我住得相近，只要愛我，我雖則有那麼多的缺點和壞

處，請相信我，沒有一個心會像你的瑟麗娜對你這般虔誠這般情深的。立刻來罷，在未  
見到你之前我是一刻也不能安寧的。——你的，你的你的  
——  
——

血液在里維諾夫的頭腦裏好似鐵鎚般敲打着，於是慢慢地痛苦地流入心裏，在那裏冰凍得如同石塊。他讀完了瑟麗娜的信，正如從前在莫斯科的那一天，昏倒在睡椅上，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他的四面好像突然張開了暗黑的深淵，他心驚膽戰地望着這一片黑暗。又是，又是欺騙，不，更甚於欺騙，是無恥，下賤……生命破碎了，一切都連根拔起來了，他所依附的最後唯一的支柱也碎成片片了！到彼得堡來罷，他帶着酸苦的暗笑反覆着說，「我們可以替你找個位置」……替我找一個課長的位置罷，「我們」是誰？這裏可以說明她的過去。這裏就是她的秘密，她想要抹消的投在火中焚燬的爲我所不知的秘密。這就是私情，秘密關係，荷耳斯基和陀耳斯基的醜史的世界……將來是什麼，多可愛的角色在等我去做！和她住得靠近，望望她，替她分受一種厭倦於社交病於社交卻又不能在這社交圈子外生活的時髦貴婦人的病態的憂鬱，做他們的家庭——「他」大人閣下——的朋友……直到有一天這反覆的喜愛改變了，這「平民戀人」失却他的刺激性了，於是又

換上了胖將軍或者菲尼可夫先生——這是可能的，有趣味的，我也敢說有好處的……她說我的才能將有用處……而那個計劃却是不能實行的，不能實行的……在里維諾夫的心裏，好像暴風雨前的狂飈，湧起了憤怒的突如的激動……黛麗娜信中的每一個字句都激起他的忿恨，她的說了又說的無可改變的感情惹怒了他。「不能夠讓她這樣，」他終於喊出來，「我不容許她這樣無悲憫地拿我的生命開玩笑。」

里維諾夫跳了起來，抓起帽子。但是他怎樣辦？跑去見她麼？回答她的信麼？他突然站住了，手垂下來。

「是的，怎麼辦？」

豈不是他自己把這致命的選擇交給她的麼？這選擇沒有照他所願望的實現……任何選擇都有這種危險性的。她變了主意了，這是真的；她當初曾經親口宣稱說她可以拋開一切跟他跑，這也是真的；但是她並沒有否認她的過愆，她自稱是一個軟弱的女人；她不想騙他，她是騙了她自己……還有什麼話說？不管怎樣，她不虛偽，她沒有騙他……她是坦白的，無可指摘的坦白。沒並有誰逼她說出真情，也沒有什麼阻止她專用甜言蜜語哄他，把事情懸起來，延着不決定，直等到她的離開……等到她同她的丈夫到意大利去但是她毀了

他的生活，毀了兩個人的生活……這不是夠了麼？

但是關於泰雅娜，這不該怪她；這罪孽是他的，他的，里維諾夫個人的，他沒有權利擺脫這責任，他自己的罪孽把枷鎖加在自己的頸上……既然如此，便只好如此罷，但是現在他怎麼辦？

於是他又倒在睡椅裏，陰沈地，暗澹地，憂鬱地，飛矢般的時暮不留痕迹地馳過去了……「爲什麼不依她呢？」這思想閃過他的腦筋。「她愛我，她是我的，在我們彼此的思慕中，在這經過了如許年頭之後以如此的強力突破出來的情熱中，是不是有什麼不可避免的不可抵禦的類似自然法則那樣的東西住在彼得堡……處在這種地位的我豈不是第一人？況且我們到何處去找安全的藏身之所呢……」

他又細細地想了，在他最近的記憶中永遠銘刻不忘的，惹麗娜的面貌輕柔地在他的眼前浮起……但是不久……他鎮定了自己，又以重新突發的惱怒，驅散了這片記憶，這誘惑的影子。

「你給我呷一口黃金杯，」他喊道，「但是美酒裏有毒藥，你的潔白的羽翼已被污泥塗髒了……離開罷！再留在這裏和你一起……在趕跑了我的未婚妻之後……這是無恥

之尤，無恥之尤！」他悲痛地捏着拳頭，於是另一個人的臉，在她凝定的容貌中有着痛苦的烙印的，在她告別的眼光中含着無言的譴責的，復從深處浮起……

很久的工夫里維諾夫陷在這苦惱中；很久的工夫這磨折他的思想，好像纏人的病魔，使他懶轉呻吟……終於他鎮靜下來了；終於他有了決定。起先僅有一些決定的預感……在他內心衝突的黑暗和旋風中，矚目是遼遠的模糊難辨的一點；於是這一點漸漸跑攏了，直到後來像一柄霜刀刺進他的心。

里維諾夫再是一番把他的箱子從角落裏拖出來，再是一番從容不迫地，簡直是笨手笨脚地仔仔細細收拾他的行李，按鈴喊了侍役來，付了賬，給薩麗郵送個俄文的短簡去，信中大意如下：

「我不知道你是否對我作了一番比前次更大的過失；但是我知道這目前的打擊是無限地沉重……這是最後一次了。你告訴我，「我不能」；我也對你說同樣的話「我不能」……做到你所要求的。我不能也不肯。用不着覆信。你不能够給我以我所能接受的惟一的回答的。明天一早我要趁第一班火車走了。再見，願你幸福！大概我們

不會再見的了。

直到天黑里維諾夫沒有離開房間；上帝知道他是否在期待着什麼。夜晚七點鐘左右，一位披大黑氈面戴罩紗的貴婦人，兩次走近旅館的台階。又稍稍移開一步，朝遠處深深凝望一番，忽然做一個堅決的手勢，第三次跑近台階……

「你到那裏去，蓋麗娜·巴夫洛夫娜？」她聽到身後一個用力的聲音在喊。她神經質地敏捷地回過頭來……坡圖董跑上前來。

她突然站住了，想了一下，幾乎是飛撲到他的身邊，握住他的手，拉他到一旁。

「帶我走罷，帶我走罷，」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說。

「什麼事啦，蓋麗娜·巴夫洛夫娜？」他迷惑地喃喃道。

「帶我走罷，」她以加倍的力氣重複說，「假使你不想我永久留在這裏。」

坡圖董貼服地點頭，他們一道急急忙忙地走開。

第二天早晨一大清早里維諾夫便把行裝完全整理好了——坡圖董走進他的房間。他默默地跑近里維諾夫，默默地和他握手。里維諾夫也什麼話都沒說。兩個人都愁眉

苦臉，兩人都想裝笑，笑不出來。

「我來祝你一路平安，」終於坡圖蓋說。

「你怎樣知道我今天要走了呢？」里維諾夫問。

坡圖蓋一望地板……「我知道……你看。我們上次的談話結局弄得非常僵……

我不願意在沒有對你表示我的真誠的好感之前和你分離。」

「現在你對他表示好感了……當我要走了的時候？」

坡圖蓋憂鬱地望着里維諾夫。短短地吁了一聲說，「啊，格里哥利·密哈利奇，格里哥利·密哈利奇，現在我們沒有時間來作精微的議論來鬥嘴了。你大概，據我所知，不大留心我們的民族文學的，所以你也許，對於梵史迦·布新萊夫沒有明晰的概念。」

「你說誰？」

「梵史迦·布新萊夫，諾夫哥羅德城的英雄好漢……基爾須·達尼羅夫叢書裏面的。」

「什麼布新萊夫？」里維諾夫說，對於這突然轉變的話頭顯見得有點驚訝，「我不知道。」



「那沒有關係。我只想請你注意。」梵史珈·布斯萊夫，帶了諾夫哥羅德人到那路撒冷聖地去巡禮，在那兒，大大地駭了他們，他衣服脫得精光在聖河中洗澡，因為他「不相信預兆，不相信夢，也不相信飛鳥之影。」這位梵史珈·布斯萊夫攀登上泰僕之山，山頂上有一塊大石頭，各色各樣的人曾經試跳過這塊石頭，都失敗了……梵史珈也試試一試他的運氣。在路上，他碰到了一個死人頭，一個骷髏；他把它一脚踢開。於是死人頭對他說：「你為什麼要踢我？我會知道怎樣生活，我會知道怎樣在塵沙裏滾——你也是一樣。」事實上，梵史珈跳過了那塊石頭，跳得毛手毛腳，腳蹠絆住了，摔破了頭顱。說到這裏，我要順便說一句，我們的朋友們，歡喜踢死人頭和腐朽民族的斯拉夫主義者，請他們想一想這故事，倒未始沒有幾分裨益的。」

「但是這說的是什麼意思？」里維諾夫終於不耐煩地問。「失禮失禮，時間到了，我要……」

「這就是，」坡圖革回答，他的眼睛射着里維諾夫所意想不到的親熱溫和的光輝，「這就是，你不要去踢死人頭，爲了你的好心腸，你也許跳得過這塊喪命的石頭的。我不再打擾你，只是讓我在分別的時候抱吻你。」

「我並不想跳過那塊石頭，」里維諾夫說，吻了坡圖董三次，充填着他心中的苦痛的感覺暫時被對於這位可憐孤寂的老人的憐憫替代了。

「但是我一定要走了，我一定要走了……」他在房中踱來踱去。

「我可以替你拿點東西麼？」坡圖董白薦幫忙。

「不，謝謝你，用不着費神，我管得了……」

他戴上帽子，提了行囊。「啊，你說，」他又停在門邊問，「你見到她麼？」

「是的，我見到她。」

「那末……告訴我，她怎樣。」

「坡圖董靜默了一下。「昨天她等你……今天她也等你……」

「啊！請你告訴她……不用不着，什麼都用不着。再見……再見！」

「再見，格里哥利·密哈里奇……讓我對你再說一句話。你還有時間聽我說，還有半個多鐘頭火車才開。你是回到俄羅斯去了……在那兒……以後……可以做點事……容許我這老饒舌——因為，唉，我只是一个老饒舌——來給你一個臨別贈言。每一次你決定要做什麼事的時候，要問問你自己：你是不是在為文明——照字面上的真實嚴格的意義

來說——服務；你不是在促進着文明的某一種理想；你的工作是不是啓蒙的，是不是帶着今日只有牠才有益於民族國家的歐化性質的？倘使是這樣，請你勇往直前，你是走上正路了，你的工作是該祝福的！爲了它，感謝上帝罷！你不會孤單。你將不會「在沙漠中播種」；還有很多工作者……拓荒者……就在我們的中間……但是我若你無心聽這些了。再見，不要忘了我！」

里維諾夫快跑地走下樓梯，鑽進馬車，趕到火車站去，對於拋撇下如許他個人生活的城市一次也不回頭看。他好像把自己投入潮流中；這潮流攔住他，將他挾捲而去，他也打定主意決定對它不再掙扎……一切自己作主的意志顯然是放棄了。

他剛踏進火車的車廂裏。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格里哥利……」他聽見身後哀求的低弱的聲音。

他一驚……難道是登麗娜麼？是的，是她。裹在女傭人的肩巾裏，蓬鬆凌亂的頭髮上戴着一頂旅行帽，她站在月台上，以黯然的眼光望着他。

「回來罷，回來罷，我是來找你的，」這雙眼睛好像在這樣說。這眼睛裏，有什麼不能允許的呢？她沒有動，她沒有能力再添一句話；她身上的一切，她凌亂的衣服，一切都好像在求

懇他的寬恕……

里維諾夫幾乎要暈倒了，差點兒他就要奔去她的身邊……但是他所委身的潮流又把他鎮定了……他跳進車廂裏，回過頭來，向蓋麗娜指一指他身邊的空位。她懂得他的意思。還來得及的。只要一步，一個動作，這兩個靈魂便永遠連合在一起，馳向不確定的遠處去了……而她仍在游移，一陣尖銳的汽笛響了，火車開動了。

里維諾夫仰後倒在椅背上，同時蓋麗娜跟跣地移步到一把椅子前面，倒了下去，剛巧一個和她有點相熟的非常崇拜她的候補外交官在車站月台上閒逛，看到她昏過去了，大吃一驚，他想這是 *une attaque de nerfs* (神經性昏厥) 於是認為這是他的義務，*d'un galant chevalier* (一個漂亮騎士) 的義務，去救護她。但是當他向她問了第一句話的時候，他更吃驚不小，她突然站起來，拒絕為她效勞的手，急急地跑到街上，不一刻工夫便在黑林早秋天氣特有的乳白的濃霧中消失了。

我們曾經有一次走進一個農婦的草屋，她剛失去了她千般鍾愛的獨養子，深使我們驚奇的，就是她非常安靜，簡直是快活的樣子。「由她去罷，」她的丈夫說，大概是看出了我們的驚奇，「她是麻木了。」里維諾夫也同樣的「麻木」了。在他的旅程的最初的幾個鐘頭之內他也有着同樣的平靜。完全頓挫了，無望地可憐極了的他，竟是這般安然泰然，最近幾個星期來挨盡了百般的磨折和痛苦，他的頭腦中連番地受了如許的打擊而竟能安然。他的本質生來是經不起疾風勁雨的，這種種的痛苦於他是太激烈了。現在他真的什麼也不希望，什麼也不想記憶，尤其是不願意記憶。他去俄羅斯……因為他總得去什麼地方；但是他沒有作和他切己有關的任何計劃。他不認識自己，他了解自己的行動，他完全失去了他的真的「本身」事實上，他對於他自己的「本身」極少關切。有時候他覺得好像

是把他自己的軀殼搬回家去，只有在癱瘓的精神創傷的痛苦的癱癱不時地掠過的時候，他才恢復意識，覺得自己仍舊活着。有時候他真不解，一個男子——一個七尺的鬚眉——會讓一個女人，讓愛，在他的身上發揮威力……「可恥的軟弱啊！」他喃喃地自言自語道，於是整一整外套，坐得更方正些；好像是說，已往的過去了，讓我們重新開始……過了一回，僅有慘然一笑，自覺詫異而已。他朝窗外望。天色灰暗，空氣是潮濕的；沒有雨，但是霧仍舊掛着；低雲掠過天空。風緊對火車正面吹來；白濛濛的蒸汽，有的純一色，有的混和着黑色的煤煙，翻捲成無盡的行列，滾過里維諾夫坐着的窗前。他開始望着這蒸汽，這煙。它們不住地騰湧，上昇復低落，捲着滾着掛在草葉上，掛在樹枝上，好像在遊戲，伸長着，消隱去，一團又是一團地飛過去……它們老是變化着，但是仍舊作着同樣單調的，匆忙的乏味的遊戲。有時候，山迴路轉，風勢轉向，忽然間全體消失了，於是立刻復在對面的車窗上出現；長大的尾巴又拖起來了，遮住了里維諾夫的視線，那一片萊茵河流域的廣漠的平曠。他凝望着凝望着，起了奇異的幻想……車室中只有他一個人，沒有誰來打擾他。「煙，煙，」他重複了好幾遍；忽然間他好像覺得一切都是煙，他自己的生活，俄羅斯人的生活，人類的一切，尤其是俄羅斯的一切。一切都是蒸氣，都是煙，他想：一切都好像老是在變化，在各方面推陳出新，換了新的

形象，現象逐着現象，而實際上還是一樣，始終和原來一樣；一切都馳驟着飛向一個什麼地方，但是一切都不留痕跡地消失了，什麼目的也沒有達到；換了一陣風，一切又奔上相反的方向來了，於是又是那同樣的不疲倦的，無休止的然而無用的遊戲！他記起了許多他耳聞目睹的最近幾年來鬧得甚囂塵上的事情……「煙，」他輕輕地說，「煙，」他記起了在谷柏廖夫的家裏，在其他的上流人士和低等人，進步思想者和保守主義者，青年人和老年人，集團中間的熱烈的爭辯，反駁，喧嘩……「煙，」他又反復說着，「煙和汽，」他也記起了那批時流人物的野宴，他記起了其餘的政治人物的各色各樣的意見和談話，甚至於記起了坡岡董的全部說教……「煙，什麼都是煙。」那末他自己的奮鬥，熱情，苦痛，夢想是些什麼呢？他只能以絕望的手勢回答了。

此際火車向前飛馳着飛馳着；過了拉斯丹特，喀爾斯盧了，布魯雪柴早已落在後面；路線右邊的連山移到一邊去了，退到遠遠的地方，於是又迎上來，不過不似先前的高峻，樹林也比較稀疏些……火車轉了一個急彎……便是漢得堡了。列車滾進車站的屋頂底下，一片汽報的聲音嚷起來，他們賣着各種的報，也有俄國報；旅客們開始在座位上忙起來了，出到月台上走一走，但是里維諾夫並沒有離開他的角落，仍舊垂頭坐着。突然間有人直叫

他的名字；他抬起眼睛；華達莎夫醜陋的臉伸進車窗來；在他的後面——他是在做夢麼，不確實是真的——全是巴登熟識的嘴臉；其中有蘇亨威夫人，有伏羅錫洛夫，還有巴倍夫；他們都朝他奔來，同時華達莎夫吼道：

「比須察金在那裏啊？我們在等他；但是沒關係，跳下來罷，我們立刻動身到谷柏廖夫家裏去。」

「是喲，我的孩子，是喲，谷柏廖夫在等着我們，巴倍夫擠上前來證實一句，「跳下來。」

里維諾夫真的會生氣，但是死沈沈的重荷橫在他的心裏。他瞥了華達莎夫一眼，一言不發地轉過頭去。

「我告訴你谷柏廖夫在這裏，蘇亨威夫人尖起嗓子叫，她的眼脣幾乎要跳出來。里維諾夫一動也不動。」

「聽着，里維諾夫，巴倍夫又說，「不單只谷柏廖夫，這裏還有一大隊的最卓越最聰明的青年人，俄羅斯青年——他們都是研究自然科學的，都懷着高尚的信仰！真的就是爲了他們，你也應該在這裏停留一下。這裏，比方說，其中有一位……啊，我忘了他的姓，但是他是一個天才！簡直是一個天才！」



「哦由他去罷，由他去罷，羅斯蒂斯拉夫·珂爾達留諾維奇，」蘇亨威可夫夫人插嘴道，「由他去罷！你看他是那一種人；他的一家門都一樣。他有一個姑母，開頭我覺得她是一個有見識的婦人，但是前天我去看她——她剛去了巴登，但是，你頭也來不及轉過來時，她又回來了——唔，我去看她，開始問她許多話……你相信麼，從這傲慢的人的口裏我得不到一句話，可憎的貴族！」

可憐的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是一個貴族！她能夠想得到受這樣侮辱的稱呼麼？

但是里維諾夫依然沈默着，把帽子攀到眼眉沿，轉過頭去。火車又開動了。

「喂，至少在分別時總得說一兩句話，你這個鐵石心腸的人！」巴倍夫喊道，「這真的太難堪了！」

「流氓懦夫！」萃達莎夫吼叫。火車漸漸加快了，他可以毫無危險地發洩他的臭罵。「卑鄙的滾在爛泥堆裏的無賴。」

這最後的稱呼是否萃達莎夫在當場發明的還是從別人那裏轉借過來的，不得而知，總之顯然在當時站在一旁的兩位研究自然科學的貴公子聽來，認為非凡滿意，因為只隔

了不多天，這稱呼在一張俄文定期刊物中出現了，這刊物是在漢德堡印行的，名稱是：

*tout venant je crache !* (吾必唾其面) ●又名「上帝不棄你，猶猶不吃你」●

里維諾夫不住重複着「煙，煙，煙！在這裏，」他想，「目前在漢德堡差不多有一百多個俄羅斯學生，他們都是研究着化學，物理，生理學——他們別的話聽都不要聽……但是五六年之後，在這些名教授們的講座之下留不了十五個人的，風轉變了，煙就朝……另一方面……吹……煙……煙……」●

夜色將墜的時候他過了凱塞爾。黯黑的難堪的悲痛像一隻鷹爪攫住了他，他躲藏在火車的一只角落裏哭了。很久的工夫他流着眼淚，不能使他心寬，只是以一種虫噬般的痛苦磨折他；同時，在凱塞爾的一家旅館中，泰憐安娜躺在牀上，發熱得厲害。略比多里娜。

● 一掃歷史的事實——原註。

● 意思是「天助者，人不能傷之」——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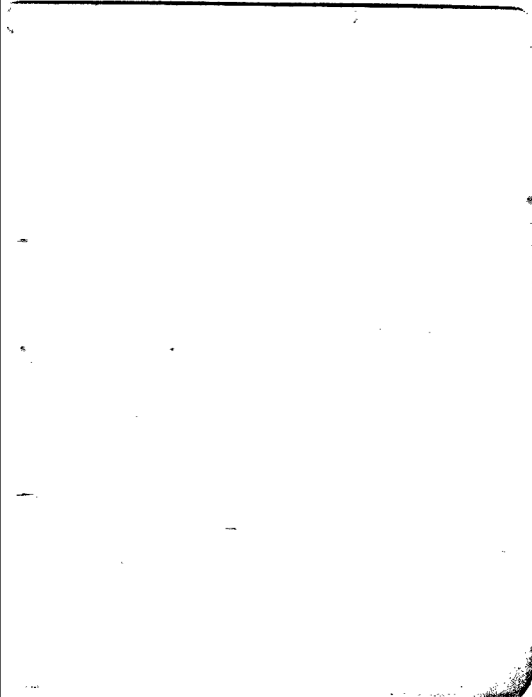
● 里維諾夫的預料不錯。一八六六年暑假有十三個俄國學生在漢德堡，到寒假就只有十二個了。——原註。

瑪爾柯夫娜坐在她的旁邊。

「泰雅，」她說，「看上帝面上，讓我打個電報給格里哥利·密哈里奇罷，讓我去打罷，泰雅！」

「不，姑姑，」她回答說，「千萬不要打電報；不要害怕，給我喝一口水；不久就會好的。」

一星期過後，她真的復原了，這兩位同伴又繼續他們的行程。



里維諾夫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沒停留，一直回到自己的田莊。一見到他的父親，他吃了一驚；他父親是這樣的衰弱病弱了。這位老人見他的兒子歸來，非常歡喜，一如生命將終的人所能歡喜的；他立刻便把七零八糟的種種家務交給他，再挨過了幾個星期，便和這處長世辭了。里維諾夫孤另另地住在古舊的小田莊裏，帶着一顆沈重的心，沒有希望，沒有熱情，也沒有錢。他開始耕地。耕地是一種沒有趣味的工作，大家都是太熟知了的，我不必再來鋪敘這在里維諾夫是如何辛苦的了。至於改良和革新，當然啦，談都不用談；他從外國學回來的實際應用的知識是遙遙無期的擱置起來。貧困逼得他天天想法為家用張羅，對各方面妥協——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讓步。新的計劃「不行」，舊的完全失去力量了；愚昧和欺詐相激撞；整個的農村組織好像泥淖般浮動，不安定，僅餘一個偉大字眼「自由」。

像上帝的氣息掠過淵而。凡事第一需要忍耐，不是消極的忍耐，而是積極的，百折不撓的忍耐，有時也少不用了一點手段和狡獪……這在於里維諾夫，以他目前的心境，更見得加倍困難。他連生活的意志都賡得不多……叫他到那裏去找努力工作堅勞耐苦的意志呢？

但是，一年過去，接着又是一年，第三年開始。農民解放的偉大的理想逐步實現了，變成血和肉了，播下的種子茁出嫩芽，它們的敵人，無論是公開的或秘密的，現在都蹂躪不了牠們。里維諾夫自己呢，雖則他終於把大部分的地產用輪種法發給農民耕種——這就是說他回復到可憐的原始方法上去了——可是他也做了一點事；他把那個工廠恢復了，辦了一個小小的農場，由五個僱傭的工人管理——最多時曾僱到四十個——把主要的私人債務還清……他的精神也漸漸恢復；他又開始像原來的里維諾夫了。固然，一種深深埋葬着的憂鬱永也離不了他，以他這樣的年齡他是太寡默了；他把自己困在狹小的圈子裏面，斷絕一切舊日的往來……但是死寂的冷淡終於過去，他在生人中間奔走活動着，又像一個生機活潑的人。就是遮住他的妖障也連最後的痕迹都消失了；一切在巴登的經歷在他看來好像夢似的朦朧……達麗娜呢？就是她的印象也漸漸褪淡消失，里維諾夫只微微感覺到在那逐漸裏住她的情影的薄霧當中隱藏着一點什麼有危險性的東西。關於泰佛

安娜時時有消息傳到他的耳朵裏；他知道她和她的姑母一起住在離他一百六十英里遠的田莊裏，過着平靜的生活，很少出外，也難得接待客人——可是快樂而健康的。有一次，一個美麗的五月天，他坐在書齋裏，沒精打彩地翻着最近一期的彼得堡雜誌；一位僕人進來通報說一位老舅父來看他。這位舅父是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娜夫的表兄弟，最近和她一起住過一些時候的。他在里維諾夫田莊的附近買了一塊地產，現在正要去那裏。他在他外甥的家住了二十四個鐘頭，告訴了他許多泰悌安娜的生活情形。在他走後的第二天，里維諾夫寄給她一封信，自從分別後的第一封信。他求她允許重新恢復她的友誼，至少在通信上，並且表示願意知道他是否必須永遠放棄想在一天跑去看她的希望。他感情激越地等待着回音……回音終於來了。泰悌安娜親切地回答他的請求。「倘使你想來探望我們，」信中最後說，「我們希望你來；你知道這句俗語，「就是病人，在一起總比離開的好。」」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也附筆致候。里維諾夫快活得如同一個孩子；很久以來他的心沒有像這樣快活地跳過了。他覺得突然輕快了。正如初昇的太陽驅散了夜的黑暗，伴着這陽光，一陣輕柔的微風拂過那萬象回春的地面。一整天，里維諾夫只是微笑着，就是當他到農場上去吩咐工作的時候也微笑着。他立刻開始作旅行的準備，兩星期過後，他

動身到秦悌安娜家裏去了。



馬車沿着鄉村道路慢慢地走，沒有碰到什麼特別的事故；只有一次後車輪的鐵箍爆斷了；一個鐵匠跑來銼了又銼，錐了又錐，對鐵箍咒罵了一番，對自己咒罵了一番，爽性丟下不管了；幸而在我們貴國，就是輪箍破了也還能夠好好兒走路的，尤其是在所謂「軟路」上，就是說在爛泥路上。另一方面，里維諾夫碰到了兩三樁非常湊巧的遇合。在一處他發見仲裁委員會正在開會，比須察金做主席，他的說話中所特具的高超的智慧和地主們和農民們雙方對他表示的無限的景仰和尊敬，使里維諾夫想起了梭倫或所羅門……在外表上，他也正像一個古代的賢人；額頂的頭髮脫了，豐滿的臉蛋上凝固着一種原封不動的未曾斷毀的德行的莊嚴。他看見里維諾夫到來，表示歡喜說：「啊，在我的區域裏——倘是我敢於大膽說這樣一句誇張的話，」接着便是一大串十分好意的沒頭沒腦的問候和

吩咐。可是終於也給他遞了一個消息，就是關於伏羅錫洛夫的；這位金榜題名的英雄又重新入伍服務了，他已經有機會對他聯隊裏的將校們演講「菩提論」或「物力論」或諸如此類的題目，——比須察金記不清楚了。在第二個驛站上里維諾夫等候馬匹等了好久，正是破曉時分，他坐在馬車裏打盹。一個好像熟悉的聲音把他驚醒，他睜開眼睛……天哪！穿着一件灰色厚外套和寬大的隨風拍動着的睡衣，站在驛舍的階沿上咒罵着的男子，難道是谷柏廖夫嗎？……不，不是谷柏廖夫先生……但是多麼出奇地相似啊……只是這位奇人嘴吧更闊一點，牙齒更粗一點，他的遲鈍的眼睛中的表情更來得野蠻，鼻子更大，鬍子更濃，全身的風貌更笨重更可憎些。

「混——蛋，混——蛋！」他兇悍地慢慢地吼着，狼般的血口張得很大。「賤胎……吹你「自由」的牛……馬都弄不到……混——蛋！」

「混——蛋，混——蛋！」屋子裏另一個聲音在接腔，同時階沿上出現了——也是穿着灰色外套和睡衣的——真實無二的，決無錯誤的真正老種谷柏廖夫本人，斯丹芬·尼

哥萊維奇·谷柏摩夫。「賤胎！他摹做着他兄弟（原來剛纔那位男子是他的哥哥，替他管理田產的以拳頭著名的舊派人物）的口吻罵著。『應該抽他們一頓，這就是他們所需要的自由……自治啦……我可以叫他們認識認識……但是密雪羅斯頓』那裏去了？……他管點什麼事啊？……這是他的事情啦。懶坯……真叫人不耐煩。」

「對啦，我對你說過不只一遍了，弟弟，」大谷柏摩夫說，「他是一個懶坯，一點也沒有用！只有你，爲了從前的交情，……密雪羅斯頓，密雪羅斯頓……躲在那兒啊？」

「羅斯頓，羅斯頓！那偉大的小谷柏摩夫吼，『好好兒喊他一喊，陶里密·尼哥拉伊奇哥哥！』」

「是啊，我在喊他啊，斯丹賁·尼哥拉伊奇密雪羅斯頓！」

「我在這兒，在這兒，在這兒！」一個倉皇的聲音答應着，從驛舍的一個轉角上，巴倍夫跳出來。

里維諾夫幾乎要喊出來了。這位不幸的熱情家身上穿了一件破爛的輕騎兵式的舊

●這是法國式的稱呼，「密雪」就是 MOUTON 的轉音，羅斯頓也是一個法國名字。——譯者。

外套，臂肘上滿是破洞，可憐樣兒懸擺着；他的容貌並沒有完全改變，但是瘦了枯槁了；他的過分不安的細眼睛表示着一種良意的儲怯和飢餓的卑順；但是他的染色的鬍鬚仍舊和從前一樣在肥厚的嘴唇上面挺出來。谷柏廖夫兩兄弟立刻便齊口同聲地在階沿上居高臨下地開口罵他；他面朝着他們在階下的爛泥裏站住，卑遜地弓着腰，他想用一個小小的神經質的笑向他們陪不是，把鞦韆舌柄放在紅赤的手指裏搓揉着，兩隻腳交互地移動着，蹣跚着，嘴裏喃喃地說馬匹立刻就有了……但是兩兄弟還是罵不絕口，直等到小谷柏廖夫一眼瞥見了里維諾夫，不知道是他認得里維諾夫呢，還是他覺得在陌生人前面覺得不好意思呢，總之他立刻翻過腳跟去，像一隻熊一樣，咬咬鬍子，走到驛舍裏面去了；他的哥哥也立刻住口，也像一隻熊一樣，跟他進去。顯然，偉大的谷柏廖夫在他自己的村莊裏還沒有失去勢力的。

巴倍夫正在慢慢地跟着他們兩兄弟進去……里維諾夫喊他的名字。他向四周望了望，抬起頭來，認得是里維諾夫，立刻便張開雙臂向他奔過來了；但是當他跑到馬車的前面，手抓住了車門時，便靠在門上烏里烏里地強烈地哭起來了。

「不要哭，不要哭，巴倍夫，」里維諾夫勸慰他說，身子俯出來拍他的肩膀。

但是他仍舊嗚咽着。「你看……你看……到這般地步……」他斷斷續續地喃喃說。

「巴倍夫，」兩兄弟在屋裏雷響般吼。

巴倍夫抬起頭來，連忙擦去眼淚。

「歡迎，親愛的，」他低聲說，「歡迎，願你一路平安……你聽得，他們在喊我了。」

「但是，你是怎樣來這裏的？」里維諾夫問，「這一切是什麼意思？我以為他們是在喊一個法國佬……」

「我是他們的管家僕，廚司務，」巴倍夫指着驛舍回答說。「我是被開玩笑才變成了法國人了。我有什麼辦法，兄弟？你看，我沒有東西吃，我最後的一文錢也化去了，所以不得不把頭頸套進這範圍裏。現在是不能驕傲了。」

「但是，「他」在俄羅斯住得很久了麼？怎樣他離開他的同志們呢？」

「啊，兄弟，現在統統離開了……風向轉變了，你看……蘇亨威訶夫夫人，瑪得羅娜，塞密登諾夫娜，她一脚便把她踢出去。她悲傷地到葡萄牙去了。」

「到葡萄牙去多荒謬！」

「是的，兄弟，到葡萄牙去，同着兩個瑪得羅夫茨。」

「同誰？」

「瑪得羅夫茨；她的集團中的團員是這樣稱呼的。」

「瑪得羅娜·塞密茲諾夫娜有她自己的集團麼？團員很多麼？」

「恰正只有這兩個。再說，「他」是六個月之前回到這裏來的。別人都沒有辦法了，但是他還是好好的。他同他的兄弟住在一起，剛纔你已經看到了……」

「巴倍夫」

「來了，斯丹賈·尼哥拉末奇，來了。你啊，親愛的老朋友，你發福了，出來玩玩麼？謝謝上帝！你現在到那兒去……啊，我再也想不到，我永也猜不到……你記得巴登麼？那才是一個住人的地方！順便說一句，你還記得革達莎夫麼？想想看，他死了。他做了收稅員，在公共機關裏辦事，一次在一家酒店裏和別人打了起來，被彈子棒敲碎了頭。是的，是的，現在時勢艱難起來了！但是我還得要說，俄羅斯……啊，我們的俄羅斯！只要看一看這對鵝；整個歐洲都找不到同樣的！這是真正的阿柴瑪斯種！」

說了這抑不住的熱情的最後一句贊美的話，巴倍夫跑到驛舍裏面去了，在那裏，配上極端侮辱的形容詞，在喊着他的名字。

當天薄暮時分，里維諾夫行近了泰佛安那的村莊。他從前的未婚妻居住的小屋，坐落在一個山坡上，一個新栽植的蔬果園的中間，山下流過一條小溪。房子是新的，最近建築的，隔着小河對岸的一片曠野，遠遠便可望見了。里維諾夫在一英里半的遠處便望見了牠的尖頂，和一排小窗，在夕陽裏閃爍着紅輝。從最後的驛站出發之後，里維諾夫便覺得有一種暗暗的激動；現在他簡直是戰慄了——一種幸福的戰慄，多少帶點皇虛的。「她們將怎樣接待我呢？」他想，「我怎樣見她們呢？」……爲得遣散他的思想，他開始和馬車夫談話。這位馬車夫是一個灰白鬍子的結實農民，可是他索取了二十五英里的車錢，而實際距離還不到二十英里。里維諾夫問他，他認得薛斯它夫太太們麼？

「薛斯它夫太太當然認得！好心腸的太太，無疑的她們也替我們醫病。我告訴你的都是真的。她們是醫生！四處的人都跑來找她們。是的，真的。人們簡直是匍匐在她們的面前。譬如說，倘使有誰病了，或者受傷了，或者有別的什麼，他只要直截地跑到她們那裏去，她們立刻就給他塗上藥水，或藥粉或藥膏，馬上就無事了，好了。但是人們不能給她們送禮，「這我們是不答應的，」她們說，「我們不是爲錢的。」她們也辦了一個學校……可是這倒是一樁再傻不過的事情！」

馬車夫說着的時候，里維諾夫眼不離這座小屋望着……一個穿白衣的婦人跑到露台上來，站了一回兒又不見了……「是她麼？」他的心簡直跳了。「快快！」他對車夫喊道；馬夫催一陣馬。不多刻工夫……馬車滾進打開着的大門……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已經站在階台上等候他，喜不自禁地，拍着手喊道：「我聽到他，我先看到他！是他！是他……我認得他！」

里維諾夫從車裏跳出來，等不及僕人跑上去替他開門，連忙擁抱住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衝進屋子裏，穿過客廳，一直跑到餐室裏……在他的前面，怪不好意思的，站着泰安娜。她以和善溫柔的眼光望着他，（她瘦了一點，但這對她剛合適，）伸手給他。他並不去握她的手，卻跪倒在她的面前。她料不到他會這樣，不知道怎麼說才好，不知怎麼辦……眼淚湧自她的眼睛，她受了一驚，但是她整個的臉煥發着快樂的光輝……「格里哥利·密哈伊奇，這算什麼意思，格里哥利·密哈伊奇，她說……同時他仍舊吻着她的衣襟……帶着一種溫柔的感動他記了起來在巴登，也曾有一次同樣地跪倒在她的面前……但是彼一時——此又一時啊！

「泰雅！他說，『泰雅！你饒恕我麼？泰雅！』」



這時候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跑進來，泰佛安娜朝着她喊道：「姑姑，姑姑，這算什麼意思？」

「不要攔阻他，由他罷，泰雅。」善良的老婦人回答說。「你看他懺悔了。」

但是故事應該結束了；真的也沒有什麼可以添敘的；下文如何，讀者自己可以猜得到。但是蒼麗娜怎樣呢？

她依然嫵媚動人，雖然上了三十年齡；無數的青年人愛上了她，還有更多的青年們愛上她呢，假使……假使……

讀者，你高興不高興和我們一起到彼得堡一所最闊氣的屋子裏去瀏覽一下？在你的面前是一間深而且廣的大廳，我們不能說是華麗地——這形容詞還嫌太嚴厲——而是莊嚴偉大地高皇現空地驚歎觀止地裝飾得。你覺得有點自形藐小麼？要知道你是走進了一座神殿，供奉着至高的禮儀至高的慈愛的德性的神殿，一句話，一切非人間的……一種神祕，真正的神祕的肅穆籠罩住你。門上天鵝絨的垂帘，嵌口天鵝絨的帷幕，和地板上綿軟的有彈性的氈毯，一切都好像事先安排事先配置來消滅來軟化各種粗糙的噪音和

激烈的感情似的。光影配合非常得宜的掛燈觸發起你的動止有度的情緒；一陣幽微的香氣浮散在無風的空氣裏；就是桌上的茶炊，也噤不敢聲地溫和樣子嘶嘶沸着。這屋子的女主人，是彼得保社交界的重要人物，說話幾乎聽不見聲音；她說話老是這樣，好像這房裏有一備病得垂死的人似的；別的貴婦人們，也做着她的榜樣，輕輕地低語着；這時候，她的妹妹，倒了一杯茶，嘴唇動了動，却絕對沒有聲音，使得坐在她對面的以偶然的機緣進入這威儀的神宇中的青年人簡直弄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她要叫他幹什麼，而她已經是對他說了六遍：「Voulez-vous une tasse de thé？」（「你要喝一杯茶麼？」）在每只角上你可以看到幾個年青的眉清目秀的男子；他們的眼光是明潔地，溫柔地善於奉承顏色；他們的臉顯露着泰然自若的淺趣的和悅；他們的胸前燦然閃爍着許多有身份的寶星和十字勳章。客廳中的對話總是柔和的；談到宗教和愛國問題，F·N·格林加的「神祕之滴」，派道到東洋去的傳教團，白俄羅斯的寺院和宗教團體等等。有時候，一陣不敢踏重的脚步經過柔軟的地氈；穿號衣的僕人進來；他們的緊緊纏在絲襪裏的粗大的腿脛，走起路來一步一顫。這壯健結實的肌肉的必恭必敬的動作，益足增加那一般威儀，莊嚴，肅穆的普遍的印象。

這是一座神殿，一座神殿！

「你今天看到拉米羅夫人麼？」一個貴族命婦輕輕地問。

「我今天在麗茲家裏碰到她，」女主人以伊娥鈴風枝一般的聲音回答。「我替她悲哀……她有冷傲的心……*elle n'pas la foi.*（她沒有信仰。）」

「是的，是的，」命婦重複說……「我記得，比得·伊凡尼奇說過她，說得很對，*qu'elle a* ……*qu'elle a*（她有……她有）冷傲的心。」

「*Elle n'a pas la foi,*」女主人的聲音像香薰的烟般嘔吐出來——「*C'est une âme égarée.*（這是一個迷途的靈魂。）她有冷傲的心。」

就爲了這個緣故所以青年們除了幾個例外沒有統統愛上薩麗娜……他們怕她……怕她的「冷傲。」這是一句對她的流行評語。在這句話裏面，正如在別的話裏面一樣，也含有一點點真理。不只是青年人怕她；就是成年人，地位很高的成年人，甚至於最大人物簡直也怕她。沒有一個人能夠像她那樣正確地巧妙地把某人性格中可笑的地方或弱點察覺

出來，沒有一個人有她這一副本領，把這些可笑的地方和弱點以幾個叫人永遠忘不了的字眼毫不假借地加以嘲諷……尤其是，這種字眼的毒螫，從這樣可愛的香甜的芬芳的層邊說出來，更顯得尖，顯得銳……她的靈魂裏掠過什麼想頭，真也難說；在她的崇拜者的羣中，即使流言也認不出誰是受得起她的青睞的求愛者。

意麗娜的丈夫，沿着法國人所謂「青雲之路」，很快地飛黃騰達起來。胖子將軍越過了他卑遜的將軍落在他的後面。還有，在意麗娜居住着的同一個城市，也居住着我們的朋友索尚·坡圖董；他很少去看她；她也沒有特殊的需要和他往來……託他照顧的小女孩子，在不久以前死了。